再试一试

目录

前传 1

再试一试（1）——菩提老祖谋划解瘟疫 2

再试一试（2）——四大民仙重聚八仙桌 6

再试一试（3）——黄河之水荡涤瘟神罪 11

天神篇 15

再试一试（4）——民仙收徒 16

再试一试（5）——初觉法力 18

再试一试（6）——明明北大山见山神 22

再试一试（7）——狐仙出面山神息怒 26

再试一试（8）——霜霜蔡蔡战风雨雷电 29

再试一试（9）——龙王降甘露平瘟疫 33

再试一试（10）——第一次寻常的出游 36

再试一试（11）——四个人认识以来首次一起去逛街 40

再试一试（12）——应援会明明战雷公 42

再试一试（13）——孙孙介绍正神界 45

再试一试（14）——英雄山孙孙霜霜明明大战风伯 48

再试一试（15）——美术馆蔡蔡突袭雨师 53

再试一试（16）——解放阁边孙孙霜霜蔡蔡明明迎战电母 57

再试一试（17）——齐上三圣庙 63

再试一试（18）——孙孙霜霜蔡蔡明明齐战风伯电母雨师雷公 66

地神篇 69

再试一试（19）——姜子牙现身 70

再试一试（20）——佳佳蹬倒南海龙王 73

再试一试（21）——霜霜砸倒西海龙王 76
再试一试（22）——黄黄战胜两位龙王 79
再试一试（23）——弘阳广场齐战姜子牙 82
鬼神篇 86
再试一试（24）——鬼界觑觎 87
再试一试（25）——琴琴首战告捷 89
再试一试（26）——救琴琴冒险入鬼界 92
再试一试（27）——明明首战崔珏 95
再试一试（28）——三战崔珏 97
再试一试（29）——找到琴琴 100
再试一试（30）——齐战十殿阎罗 104
再试一试（31）——琴琴掌控邪术 107
再试一试（32）——云中蔡氏钦赐如意法新觥筹琼月天君 110
再试一试（33）——琴琴摧毁黄泉路 114
烛明游记 118
再试一试（34）——七位凡圣 119
再试一试（35）——明明只身入晋地 123
再试一试（36）——依附凡人的民仙 125
再试一试（37）——三副意识的交流 129
佛神篇 133
再试一试（38）——毁灭黄泉路的罪魁祸首 134
再试一试（39）——凡圣齐拆黄泉路 136
后记 139
再试一试（40）——游乐场和潍城博士 140
再试一试（41）——“只是想多了解你们一些罢了。” 146

再试一试（42）——“我愿意成为您的学生” 151
再试一试（43）——愿此夜，永不落幕 156
再试一试（44）——五圣归降 160
共工篇 161
再试一试（45）——曦曦 162
再试一试（46）——红月 166
再试一试（47）——新泰长老 170
再试一试（48）——曦和上仙 172
再试一试（49）——共工复活 174
再试一试（50）——水来土掩 177
再试一试（51）——欢声笑语的一个晚上 179
再试一试（52）——“现在，贫道就是霜霜。” 182
再试一试（53）——酣畅淋漓的乒乓球比赛 186
再试一试（54）——“那个叫艾绒的家伙” 188
再试一试（55）——出发前的派对 191
再试一试（56）——红纪之地起惊雷 193
终章 197
再试一试（57）——活力十足的青青 198
再试一试（58）——豪迈奔放的晶晶 200
再试一试（59）——挥出剑气的镰刀 204
再试一试（60）——“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你了” 208
再试一试（61）——黄岛狐仙的法力，由我接手 211
再试一试（62）——平度真君的职责，由我承担 214
漫谈 217
再试一试（杂谈）——杂谈 218

再试一试（亦是）——亦是杂谈 221
自由自在 224
自由自在（1）——明明晶晶平地震 225
自由自在（2）——乒乓球场的一次闲谈 227
自由自在（3）——莱西太傅 230
自由自在（4）——太傅指点晶晶 233
自由自在（5）——青青明明游明水古城 236
自由自在（6）——明明和青青的闲谈 238
自由自在（7）——太傅遇险 241
自由自在（8）——真正成为了凡圣 243

前传

再试一试（1）——菩提老祖谋划解瘟疫

这天，海神正坐在驴子石上看日出。

太阳升起来了，但海神的脸上却没有露出一丝的笑容，因为他知道，这一刻终于来了。

“海神。”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

海神没有回头，叹了口气，说：“是什么风把菩提老祖吹过来了？”菩提走到海神旁边坐下，转头看着海神那满是皱纹黝黑的脸和花白的头发，又转头看着刚刚升起的太阳，“你应该知道我们所看到的太阳并不是真正的太阳吧。”

海神笑着答道：“何出此言？扶桑一共十个太阳被后羿射掉了九个，难不成这三足鸟学会了分身之术？”

菩提答到：“谬矣，我们所看到的太阳是太阳光线经过大气层折射后光线的反向延长线形成的虚像，真正的太阳还并没有升起。”

“罢了，罢了”，海神低下了头，“那一刻总会到来，就像这若有若无的太阳早晚会升起。”

“海神所言极是……”

两个人都沉默不语。

“老祖啊……”，菩提闻声转头听海神说，“你说瘟神这厮在那荆楚之地所做为何？”

“海神常把言多必失四字挂在嘴边，我就不说了吧。”

“你可从来没有听过我一句劝啊”，海神无奈的笑着，“你可从来都是听狐仙的。”

“不是这样，我从来称狐仙为大师，而称您却为海神。”菩提答。

海神略微的露出了笑容，问道：“向老太婆祈福的那家怎么样了？”

“不知海神问的是谁？”

“就是明明那家。”

菩提叹气，“瘟神作祟，大师没有余力保佑其，只能看他的造化了。”

“欲救之否？”海神转头面对菩提。”

“是开。”菩提答到。

菩提成熟的脸和海神苍老的脸面对面。

“以吾所闻，此疫已经遍布荆楚，但是黎元不自知，小看它的危害。今天是公元2020年第一天，是危害显露之日。吾为小神，虽长于汝，然力不足矣，如若欲救天下苍生，当立刻前往寻访平度真君。”

“谢海神指点。”

次日，菩提前来拜访平度真君。

“真君在上，小神前来请教。”

“但进无妨。”

“谢真君。”

菩提入座，屋内尚有另外二人，分别是莘县道人和阳信老姑，二人正愁眉不展。

菩提也不说话，过了许久，莘县道人说：“诸位可知我的童子否？”

老姑曰：“我们都见过童子霜霜，为何不知，你不是让她下凡历劫了吗？”

“昂对”，道人抹了一把脸，“但是这几天，霜霜都不自觉的凌晨醒来，然后从家往教室赶，到了教室之后才发觉仅有凌晨一二点，后回家再睡，但醒后便对凌晨刚刚发生之事全然不知，如果只是一天这样，那也没什么，但是她这样了一周。虽为历劫，但其为我的童子，我于心不忍，略施法术，令其保留最后那晚的记忆，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当晚半夜惊醒去学校，这件奇怪的事情才结束。”

道人掩面说：“虽然事情发生到结束的七天，她只记得一天，也罢，忘掉便忘掉吧，修行之人不能分心。”

菩提长叹一声，问老姑这几天怎么样。

阳信老姑开口：“本姑损失了二十年的修为。”

其他三个人抬起头。

老姑继续说：“本仙曾做过运气，蔡蔡应该和她最好的小伙伴选择同样的科目然后分到一个班级。可是选科的时候她们都没有按照运势的旨意选择。”

“老姑从不会算错……”平度真君说。

“最后”，老姑接着说，“蔡蔡这个孩子坚持了自己的本心，改变科目，选择了史地生。这个孩子一家从来都很虔诚，蔡蔡选课都敢于追求自己的人生，本姑又何尝吝啬这二十年修为。”

“老姑莫不是……”，菩提问。

“本姑给她的小伙伴托梦，只说了三个字——史地生，那孩子也是聪慧，虽没有与我见面，但是明白了我的心意，修改了自己的选科，最后蔡蔡和她的小伙伴去到了同一个班，本姑也没什么牵挂的了。”

在场的人们同时舒缓了一口气。

“老祖啊”，菩提老祖看着平度真君，“狐仙最近怎样啊？”

“大师不枉黄岛狐仙的雅号，近日尚安，正潜心修炼。”

“哼！”莘县道人嗤之以鼻，“贫道最近因为瘟神的事情都急得要命，那个老狐狸竟然还有清闲之心修炼！你回去后告诉她，她再这么与世无争，贫道就拿它的皮做衣服！”

“道人息怒，我回去便转告提醒大师。”

“放肆！本君的府邸岂容得其他人口出狂言！”

莘县道人深吸一口凉气：“贫道失礼了……”

“真君，依您之见……”

“依本君之见，当静观其变。”

“什么时候真君也知道静观其变了？”阳信老姑疑问道。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或许狐仙是对的……”莘县道人说。

“现在只有一件事是我们要做的，”平度真君说，“与瘟神当面对质，搞明白他的企图。”

“此事便不劳几位了，交给我吧。”菩提老祖说。

“谢老祖。”三人齐声回道。

再试一试（2）——四大民仙重聚八仙桌

过了一个晚上。

这天上午，菩提老祖进入了临沂的地下大峡谷，他确定瘟神一定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的气息。神仙看起来和普通人没有区别，平度真君他们还有海神等的民仙，看起来像六十岁，而菩提作为正神，看起来也就三十岁。菩提和人群一起往峡谷走去，人们的欢声笑语和地下阴森可怖的气息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地下被放置了灯光，把峡谷照的色彩斑斓，但是危险是不会被掩盖的，每走一步菩提都觉得如履薄冰，他不清楚自己的到来会不会让瘟神迁怒其他人……

“你想多了……”，这奇怪的声音让菩提提高了警惕，因为他确定听到了，虽然人们依旧笑的那么自然，“我不会对这些人下手，因为他们不值一提。”

菩提闭嘴，集中意念进行千里传音：“你想干什么？”

瘟神回道：“往前走，你会知道的。”

菩提继续走着，直到他看到人们排队漂流，他放心了，然后加快脚步向前走去。

走着走着，菩提停住了。“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吧。”菩提对着面前的空间轻声说道，“这里的湿度和气压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一旦普通人走进来，轻者风湿复发，重者脾脏破裂。”

“当然当然”，瘟神迈着稳健的脚步走了出来，“没想到只有你菩提一个人敢来到这里，果然都是一群废物。”

“你想干什么？”菩提问。

“你会知道的，”瘟神走过来，“而且”，瘟神再靠近一点，“你一个人也救不了……”

菩提怒火中烧，上去就给瘟神一套组合拳。最后一圈挥出的一瞬间，瘟神消失不见，“这是在地下，一旦我把气压和湿度再增加，没有人能活着离开这里，老祖不为了自己考虑，也要为了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游客考虑考虑。”

菩提冷静下来。

“还有，”瘟神露出了诡异的声音，“你一个人也救不了……”

此刻菩提格外冷静，他知道他现在必须冷静……

不久之后，武汉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急剧增多。

早晨的太阳又升起了，黄岛狐仙正打坐，“大师”，一句洪亮的声音喊了出来。

“呦，老祖来了，快坐快坐。”狐仙说。

“打扰大师修行，请大师见谅。”菩提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不是瘟神那小子的事情啊？”狐仙问。

“大师神机妙算，晚辈佩服。不知大师有什么计划。”菩提回。

“老祖啊，你看到那石头没有？”

“看到了。几年前看它就有要碎的意思。”

“是开，要放在以前早就碎了，今时不同往日啊。”

今时不同往日，菩提豁然开朗，“谢大师指点！”

2020 年的前七个月，一切都变了，人们每天提心吊胆，不愿意出门，用尽全力防止自己被感染。

菩提老祖、平度真君、莘县道人和阳信老姑再一次坐在了真君的八仙桌上。

“老祖”，阳信老姑率先发问，“狐仙是不是还在修炼？”

“大师不来，应该有她的深意。”菩提回。

“我看她就是不敢来”，莘县道人坚毅的拍了桌子，“瘟神作祟的这七个月，正好又引动风邪，使风邪亢盛的时候，霜霜已经发了三次烧了。这孩子向来皮肤紧实，极少生病，下凡十几年到去年一共才生了四次病。看她生病我心疼啊！”

“道人请息怒。”菩提说。

“我怎么息怒”，莘县道人老泪横流，“还有她那个学校，她那些老师和领导，一个个都是胆小鬼，都是废物，本来霜霜生病就不容易，还把她赶回家去，真是无能无用！”

“道人啊”，老姑说，“那学校也是为了学生吧。”

“胡说八道！”，莘县道人说，“他们想保住的只有自己的乌纱帽！什么为了学生健康，还什么为了疫情防控，一群吃里扒外什么都不会干的废物，如果他们真为了那么多，怎么不把自己的官位交出来，让能把所有事情干周全的人上自己的位！”

“道人怎么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啊？”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是什么风把狐仙吹过来了。”莘县道人擦干眼泪。

菩提见黄岛狐仙到来，连忙起身让座，“大师请坐。”

狐仙落座。

平度真君长叹一声，露出了欣慰的表情，说：“安阳，我们好久没有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了。”

“昂，上回坐一起应该是一百年前了吧。”阳信老姑说。

“是开，好久了。”黄岛狐仙也说。

“昂对，一百年过去了啊。狐仙今天过来应该带了什么好东西吧。”莘县道人卸下包袱般的说道。

“知己莫若你们仨”，狐仙笑着说，接着说道，“不知真君敢不敢犯天下之大不韪？”

在坐的和在站的都看着狐仙。

“不敢。”平度真君叹了口气。

“狐仙有什么打算吗？”老姑问。

“老狐狸你要干什么？”道人发问，然后说：“贫道绝不会让你不顾自己的性命为所欲为的。”

“别卖关子了”，平度真君说，“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做傻事，尤其是不能在瘟神面前。”

“我太感动了。”黄岛狐仙说，说着就抹了一把眼泪。

平度真君补充道：“我只会遵从自己，曾经人们经过我的牌位前，没有一个人给我留下贡品，只有孙孙把她手里唯一一根香蕉留了下来，所以我发誓要保佑这个孩子，所以当她今年在水上乐园从高空滑下已经断气的时候，我也像去年老姑那样，宁愿损失修为也要帮她把已经断掉的气接上，只不过逆转生死是大忌，本君损失了二十倍于老姑的修为，整整四百年。”

“我这半年没有保佑明明。”狐仙说。

“什么！岂有此理！”“你这是渎职大罪！”

……

阳信老姑和莘县道人破口大骂。

“没办法啊……”，黄岛狐仙说，“菩提啊……”

“大师请讲。”

“你知道为什么今年明明高考没考好了吧。”

“大师如此所为，必有您的深意。”

“是开”，黄岛狐仙长叹一声，“明明今年考到了山西，等明明去山西，你也跟着去，到时候瘟神一定主动现身。”

“为什么说瘟神一定会主动现身。”平度真君震惊的问。

“真君可能不知道，明明这孩子很特殊，瘟神一见到他就浑身发抖，所以明明来到狐仙洞之前，瘟神就在他身上下了很多咒语。”

“您的意思是要通过明明引瘟神现身？”菩提问。

“没错，到时候瘟神一定会在黄河边现身。”黄岛狐仙又说。

“老狐狸你怎么确定一定是在黄河边？”莘县道人问。

“因为只有那里的黄河水才能掩盖瘟神的咒语，抹去他作恶的证据。所以黄河会诱发瘟神杀害明明的企图。”

“明明如果出事儿，你岂不是就要受下地狱的酷刑了！”阳信老姑说。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黄岛狐仙说，“而且，菩提老祖虽然比我们年轻，但是实力并不比我们差，我们应该相信他啊。”

“菩提。”平度真君说。

“真君。”菩提老祖回。

沉默了好久，平度真君说：“此去凶险，千万小心。”

“菩提”，菩提顿了一下，“明白。”

再试一试（3）——黄河之水荡涤瘟神罪

明明一家踏上了前往山西的火车，菩提也混在人群里上了车。漫长的车程让乘客们昏昏欲睡，但是让菩提的神经越发紧张。终于，车到站了，菩提跟随明明一家下车了，虽然来过很多次，但这一次，菩提却不自觉的流下了冷汗。菩提感受到瘟神就在这里，太行山以西已经因为瘟神的存在变得越发异常。

从来到晋中市榆次区的那一刻，明明身上的咒语就越发的明显，菩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菩提永远也不会忘记茗茗那不自主颤动的肉体和那一直睁大的双眼，瘟神的咒语就像把他全然堵住一样。

直到明明进入了山西中医学院，明明父母离开了山西，菩提依旧没有感知到瘟神的存在，又过了几天，依旧没有进展。直到国庆假期的某一天，山西中医学院依旧在军训，但是瘟神的气息竟然出现在了学校里。

学校办公室里，某个领导正在工作，他不自觉甚至可以说是不受控制的一回头，发现他的背后站着一个人。

领导吓了一跳，跪下，“大人在上，请宽恕小人招待不周之罪。”说完依旧全身颤抖。

“无妨。”

“大人到来有何吩咐？”

“我要杀死你们学校一个学生。”

“大人不可啊，死了一个学生，我的乌纱帽可就不保了啊。”

瘟神苦笑一声，说：“如果你让一个被我诅咒的人留在学校里，不用我杀，总有一天他会死在你的面前。他总会死的，你的乌纱帽总是保不住的。”

“可是大人，我求您了，我只想保住我的官位啊，您要是想杀死他，您您您，对了，我可以把他赶出学校，然后您再下手。”

“你有什么本事把他赶出去？”瘟神鄙夷的问。

“大人只需要加大诅咒的力量，我就有办法让他离开学校去医院看病，甚至通过看病的事情，设计一个圈套把他赶走都行。”

“这一切可是都是你说的，我也正有此意。”瘟神诡异的笑着说，随即便坐下施法，瘟神的手中出现了紫色的光线，随即光线消失。

通过法力的感知进行窃听的菩提知道，这是瘟神的咒语，接着菩提向他们两个所在的那个房间千里传音：“瘟神！”领导被吓了一跳，瘫坐在地上四下张望，“瘟神！你为什么要杀害明明！”

“原来菩提老祖早就来了”，瘟神笑着说，“告诉你也无妨，如果我的实力足够干掉那个孩子，我就不会费劲力气给他下咒语了。”

“原来如此。”菩提道。

“我也害怕下地狱，所以我会把他的灵魂彻底打散，这样就没有我下咒语的痕迹了。”

“用黄河水。”菩提沉静的说。

瘟神先是顿住了一下，然后镇定下来，“既然你知道了，我就不必多说了。后会有期吧，菩提小儿。”然后瘟神化成一缕烟消失了。

“这孩子不能留，这孩子不能留！他要留在学校里，不但我要丢乌纱帽，我的性命也会不保！”领导想着。

这是一通电话把领导的魂拉了回来，他接电话，电话那头传来让他舒服的声音。

“领导，我作为辅导员负责的一个班里有个叫明明的学生精神不对劲，您看这怎么办。”

领导镇静下来，咳了咳嗓子，“你把他父母找来，就算是住在新疆也找来，然后让他父母带着他去山大一院看病，记得现在立刻跟他谈话，把他怎么回事搞明白。”

“那如果他住院了怎么办？”

领导说：“你不用管，山大一院一定会让他住院，我又不是第一次利用这个医院。只要住院，至少半个月，半个月住院不能上课，我们就有理由让他休学，这样他是死是活就和我们山西中医学院没关系了，等他明年来复学的时候，不管他病好没好，只要学校轻描淡写说一句不符合复学条件，他就得再休学一年，后年他再来复学的时候，再故技重施，只要在他休学三年之后仍然不能复学，我们就可以以他不能在

修业年限内完成学习为由，把他退学，然后这个学生是死是活就彻底和学校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辅导员在电话那头惊呼：“领导英明。”

明明在父母陪同下离开学校去看病了。

又过了几天，瘟神已经在黄河边施完法了。

“瘟神！”菩提坚毅的声音传来。

“你来晚了”，瘟神说，“我已经把该干的干完了。”

“你干了什么！”菩提问。

瘟神略带得意的说：“我只是把所有步骤都准备好而已，不出十分钟，明明那孩子就会失去自己的意识，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到这里来……”

“无耻！”菩提大喊。

“无耻又怎么样，从制造这场瘟疫开始，我就不是一个正人君子了，但那又算得了什么，我是瘟疫的创造者，只有我才能结束这场瘟疫，你们对我无可奈何！”说完，瘟神大笑起来。

“那如果拿你祭黄河呢？”菩提低下头压抑住心中的怒火冷静的说。

“那么瘟疫永远也不会消失。”瘟神得意的说。

菩提低下的头突然抬起，然后加速向瘟神冲去。

“你你你，你要干什么，你会后悔的！”瘟神连连后退，直到半只脚踏出了黄河岸边。

菩提飞奔而来，一脚飞踹踢在了瘟神胸膛。瘟神随即被踹飞，然后坠入了黄河。

“今时不同往日，你不用琢磨这句话了。”菩提低声说。

回到黄岛菩提寺稍作休息，菩提前往狐仙洞拜访黄岛狐仙，刚刚到洞口，菩提就听到狐仙的声音：“老祖不必多礼，请进。”进洞后，菩提惊讶的发现，平度真君、莘县道人、阳信老姑和黄岛狐仙都坐在狐仙洞里。

“安阳，老祖，干的不错！”平度真君说。

“昂对，真是出了一口恶气。”莘县道人说。

“昂，那一脚让人心情舒畅。”阳信老姑说。

“是开，总算把瘟神那厮收拾了。”黄岛狐仙说。

“各位过誉了，毕竟神治已经消失”，菩提回头看了看天，“现在已经是人治的时代了。”

天神篇

再试一试（4）——民仙收徒

过了几年，到了 2022 年，被神仙庇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虽然他们长大了，但是各位神仙依旧注视着他们。

某一天，菩提拜访狐仙时询问道：“大师，我有一点不明白。“老祖请讲。”狐仙说。

为什么瘟神会觉得明明能够威胁他，明明只是一个孩子啊。”菩提说到。

狐仙听到这个问题笑了：“你是菩提老祖，法力比我们所有人都强，难道也想不出来吗？”

菩提回：“大师过誉了，论法力晚辈略有突出，但论经历，大师和道人四位，那是晚辈所不及的，请大师指点。”

“老祖啊，”狐仙说，“你信不信这四个孩子都有能够消灭瘟神的潜力。”

“大师此言何意？”

“现在早就不是神仙的时代了，能消灭瘟神的，只能是人。”

菩提茅塞顿开：“谢大师指点。”

“哈哈哈哈哈……”

一阵爽朗的笑声传来，狐仙听到弥勒佛来到，内心起疑。

“菩提老祖安好，此冬虫夏草敬上黄岛狐仙。”弥勒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弥勒啊，我等民仙虽为世间第一批神仙，但论法力，汝等天神地神鬼神佛等可远超于我们，而且从来不把我们当正神看待，不知弥勒佛远到寒舍山洞，有何贵干。”狐仙说。

“大师言重了，”弥勒佛解释，“虽然神界无视大师，但依然有菩提愿自称晚辈，瘟神一事，神界无视，但我始终关注。瘟神亦为民仙，但其所为，远超诸神。故我弥勒，理应摒弃诸神之糟粕，当恭敬于狐仙。”

“算你会说，”狐仙笑着说，“但言来意。”

“我请月老破例一次，这次牵线不牵姻缘，只为将四位大师的弟子，集合在同一个地方。”

“弟子？”菩提疑惑道。

“大师岂无此意乎？大师之友岂无此意乎？”弥勒佛说。

“哈哈哈，有哉，谢弥勒，谢月老啊。”狐仙说。

济南中医药学院中，孙孙、霜霜、蔡蔡、明明四个人在孙孙的舍友琴琴的介绍下见面了。他们还不知道，见面的那一刻，他们就拥有了四位庇护神仙的法力。

再试一试（5）——初觉法力

明明是一个外表成熟，内心幼稚的男孩，有一种肉体和心灵的反差感。这天下午，琴琴、明明、霜霜、蔡蔡和孙孙在打羽毛球。孙孙和琴琴对打的时候，恰好碰上刮风，羽毛球轨迹变幻莫测。突然一阵风刮来，羽毛球落到了明明手里。突然又一阵风刮来，羽毛球再次落到了明明手里。明明想下一阵风不会还把球吹到我手里吧。突然第三阵风刮来，羽毛球果真落到明明手里。

明明意识到了什么，他让自己蹲在地上镇静下来，不久后他发现，风不刮了。他又凝神聚气，想让风刮起来，风竟然真的如其所想，向东南方刮去。

此时明明有了一个神奇的想法，他是否可以通过控制风向让球再一次落到自己手里。明明只是这么想想，但是真的就如其所想，他精准的控制风向的变化让球落到了自己手里。

明明很疑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霜霜是一个热情似火，勇敢活泼的女孩，时刻保持一份活力。这天晚上，霜霜在宿舍准备睡觉，但是突然她从地面感觉到和自己间隔七个房间的那个宿舍正在吵架，她能清晰的感知到那里面的动静。

她问蔡蔡听到有什么动静没有，奈何蔡蔡已经睡着。她又问其他几个舍友，她们都说没听到动静。

但是霜霜很清楚，这绝对不是幻觉。于是她决定亲自去看看，也正当走到那个宿舍门口的时候，她隐隐的听到里面在争吵。她又下意识的后退两步，因为她又隐隐的听到里面的人正在走出来。

正当她怀疑为什么自己明明没听到任何脚步却会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那个宿舍的门打开了一个女生骂骂咧咧的走了出来。

霜霜又从地面感受到蔡蔡从床上下来，她马上跑回宿舍，发现蔡蔡果然下床了在喝水。

霜霜很疑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孙孙是一个开朗乐观，认真勤恳的女孩，仿佛不曾伤心过一样。第二天早上，孙孙依然试图在一分钟之内和温暖的床分离，经过一番挣扎，她终于做到了。她打开盖

子拿着水杯正要去给只有半杯水的水杯打水，突然一只蜜蜂飞到了她的面前。孙孙手持没有盖子的水杯，下意识的让杯口对准蜜蜂，自然，水倾倒了出来。但是就在孙孙惊恐水倒出来了还没来得及发出尖叫的时候，水竟然奇迹般地形成了一个水球悬浮在空中。孙孙又发现，自己竟然可以用一种自己说不清的方法控制水球的移动，并且顺利的让水球回到杯子里。孙孙往杯子里看，杯子里的水球突然爆开，把孙孙吓了一跳。

孙孙很清楚，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她自己做到的。

孙孙很疑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蔡蔡是一个冷静沉稳，从容自如的女孩，随性而永远可靠。也是这天早上，蔡蔡正急着要走出宿舍，但是一出宿舍大门就被一块儿大石头绊倒，这块儿石头属于火上浇油，让蔡蔡怒上心头，于是蔡蔡一拳把石头打的稀碎。

这时蔡蔡也不觉得生气了，只剩下了惊讶，自己竟然可以把一块大石头一拳四分五裂成无数块儿小石头。

蔡蔡去餐厅的路上先是觉得不可思议，但很快她就意识到，这是她自己做到的。

蔡蔡也很疑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午她们四个打球的时候讨论这些奇怪的事。蔡蔡突发奇想：“我们不会有了传说中神仙才有的法力吧。”

“虽然听起来很荒谬”，霜霜说，“但我们可以试试。”

孙孙说：“可是怎么试？”

“这好办。”明明说，然后捡起一块儿石头，瞄准远处操场那边的树梢扔了过去。结果如他们所料，石头不带任何下坠的飞了出去，像子弹一样砸中了树上的鸟。

这下他们都相信了，他们四个确实都有了法力。

晚上，他们四个惊奇的发现，他们出现在了同一个梦境中。在这个梦里，狐仙、道人、老姑、真君与他们亲切交谈了四位神仙与他们四个相遇的故事。

“虽然有了法力，但是你们还需要历练。”狐仙说。

“历练之路，不容易啊。”老姑说。

“你们在世间的每时每刻都在历练，不必特意上心。”真君说。

“霜霜……”道人还没说完，霜霜就说：“完成了历练，我会不只是您的童子。”

“好！！！”说完，莘县道人便高兴的掩面而泣。

天亮了，梦醒了，他们四个仿佛知道了法力意味着什么。

仍然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下午，孙孙像往常一样在路上走着，只不过抬起头时，她已经处在了扬沙的中央。

这时她敏锐的感觉到有一个人影在沙尘中移动，她很明确，这是一种以她自己为中心的移动。

扬沙低能见度、快速移动并且自己还处在移动路径的中心，无数不合理的因素让孙孙汗毛直立。

孙孙决定使用法力对周围进行搜索。通过法力，她的眼睛能透过沙尘看见所有物体，包括每一片落叶。

但是突然一股沙尘扑向了孙孙的眼睛，这显然是那个移动中的人早有预料。

这股沙尘让孙孙睁不开眼睛，自然也就无法对周围进行观察。

就在孙孙揉眼睛的过程中，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把孙孙往后推，孙孙后退好多步，没站稳倒地了。

此时孙孙还睁不开眼睛，当孙孙站起来的时候，她很明显的感受到左边有一股冲击袭来，但是自己根本睁不开眼，自然无法采取应对的措施。

孙孙灵机一动，用法力把空气中的水汽聚合成一个水球，然后爆开，让水打在自己的眼睛上，也打在这莫名出现的扬沙上。扬沙消失了，她也终于可以睁开眼睛看清周围。

孙孙向左看去，一股冲击正在向她飞奔而来。孙孙连忙用法力形成一道屏障，但这股强大的冲击力却冲破屏障，把孙孙击飞，让她重重的摔在好几米远的马路上。

当孙孙再站起来的时候，一个拳头已经出现在了孙孙的面前。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处树林中一个光点划出一道线向天空飞去，然后在半空消失，又从消失的地方划出一道线向孙孙飞来，然后那个光点重重且稳稳的落在了孙孙面前，并且一只手抓住了袭来的拳头。

孙孙定睛一看，面前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舍友黄黄。缓过神儿来的孙孙也制造了一个冲击，将那个被抓住拳头的人击飞数米远。

可是在那个人快要落地的时候，他竟然变成了一滩沙子。那滩沙子想要依靠吹来的风溜之大吉！！！

显然沙子的企图被发现了，因为此时沙子所处的位置气压突然增大，让任何一粒尘土都离不开地面，也就是说，风向下吹了。

然后草丛中走出了另一个人，是孙孙的另一个舍友佳佳。

孙孙的脑海里闪过一个想法：“你们两个也有法力？”

毕竟在开学的时候，黄黄的手上的美甲和脸上的粉底、假睫毛、口红都给孙孙一种不好惹的感觉，虽然后来孙孙知道这种第一感觉是错误的，但是她今天才意识到，造成这种第一感觉的是出自那运用法力的丰富经验。

“难道我要说没有吗？宝儿～”黄黄说。

那滩沙子终于知道耗不过，聚成人形了。

佳佳质问沙子：“你是什么人？”

沙子形成了人形，但是不打算说话。

一滩沙子竟然这么顽固，佳佳也是毫不客气，继续增大了压强，让沙子呈现出一种要解体但是不会解体的特殊状态。

这种折磨人的状态没过多久就让沙子打开了那闭住的口。

再试一试（6）——明明北大山见山神

“我是夏津山神派来的。”

沙子这一番话让佳佳和黄黄感到疑惑。夏津山神为什么会派人来，如果是夏津山神派来的，为什么要攻击孙孙。

“夏津山神是谁啊？”孙孙问。

“我的法力就是从夏津山神那里得到的。”佳佳说。

“他说的也不像假话，毕竟都要魂飞魄散了。”黄黄说，又接着问，“你跟山神什么关系？”

“我……我……”

“快说！”随即佳佳又增大了气压。

“我是山神的弟子。”沙子说。

“那你为什么要攻击孙孙？”黄黄质问他。

沙子再也不说话，几秒过后沙子成型的躯体再次解离。

佳佳也停止了加压，她知道沙子自杀了。

“你们也是从神仙那里得到的法力吗？”孙孙问。

“是的，”黄黄说，“我是从牟平龙王那里得到的法力。”

此时的某个地方，阳信老姑和夏津山神正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我向来认为山神胸怀宽广，现在不了。”老姑说。

“何出此言？”山神问。

“山神的弟子竟然会对一个小孩儿下手。”老姑又说。

“不必多言，老姑直说就好。”山神说。

老姑喝了口茶，接着说：“堂堂山神，何必与那小小正神闹别扭。”

“笑话！”山神轻蔑道，“老姑岂不知当今我等已经不是正神？所有的正神，都是那玉帝、佛祖、菩萨的。”

“怎能不知？”

“你我统治世界的时候，那正神还不知在谁的肚子里呢！”夏津山神愤怒的说，“凭什么他们取代我们的正神之位。”

此时在马路上，“沙子为什么……”

她们三个想不明白，于是先就这么放下了。

下午孙孙去打球的时候和明明、霜霜、蔡蔡说起了沙子这件事。

“说起来最近北大山有点儿奇怪。”明明说。

“北大山，是徐志摩坠机的那座山吗？”霜霜问。

“是的，”明明喝了口水继续说，“据说徐志摩还魂了。”

“啊，真的假的。”蔡蔡背后一身冷汗，“我前几天才和霜霜去爬的。”

“等周日我再去一趟北大山，把这个事情弄明白。”明明说。

晚上孙孙回到宿舍。

“佳佳，夏津山神很仇视其他神仙吗？”孙孙问。

“不是其他神仙，准确来说，是其他正神。”佳佳回道，“每次我在梦里和他对话，他都一定会表达对正神的不满，并且态度还很强烈。我感觉他这样完全没必要，都成神仙了，有什么好争的，但他一直都这样。”

“在梦里对话？”孙孙很惊奇自己听到了什么。

“对呀，我们可以用法力和神仙们对话，只不过我只有睡觉的时候有空，所以只能在梦里。”佳佳说，然后黄黄也过来了，“不一定非要跟神仙，我们也可以用法力互相对话，就像……就像千里传音。”

孙孙决定在睡觉之前试一试千里传音。

“什么声音！”明明惊讶的说。

“蔡蔡你听到没，怎么会有孙孙的声音！”霜霜说。

“你们没听说过千里传音吗？”孙孙憋笑着说。

“真的诶，真的诶，我听到了，我真的听到了，我说话你们也能听到吗？”明明说。

“能能能，我也听得到。”蔡蔡兴奋的说。

孙孙把夏津山神的事情告诉了他们三个。

明明突发奇想：“你们说菩提会不会是第一个被夏津山神干掉的正神。”

“对啊，菩提老祖跟狐仙走的很近，甚至就居住在同一座山上，山神最容易接触的是菩提，山神最容易交手的也是菩提。”

“看来我必须亲自去一趟北大山了。”明明说。

周日早上，明明到了北大山脚下，然后步伐坚定的上山了。

明明走到了徐志摩纪念平台。“徐志摩前辈，请您现身吧。”

树林后面真的走出了徐志摩，和那座徐志摩雕塑一模一样。“第一个敢让鬼魂现身的，竟然是你一个毛头小子。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你叫什么名字。”

“晚辈明明，见过前辈。”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实不相瞒，只要您在地上，我就能感受到您的存在，即使您是鬼魂。”

“你的法力不像是来自鲁西北诸仙的。”

“确实，我的法力来自鲁东南狐仙洞。狐仙洞附近有菩提寺。”

听到菩提寺，徐志摩两眼睁大，仔细打量着面前的小孩儿，“菩提，竟然也敢立寺。”

“您应该不是徐志摩吧。”

夏津山神意识到自己暴露了，徐志摩怎么可能对正神有这么大偏见。“确实。”

“晚辈见过夏津山神。”

山神长呼一口气。

“我是夏津山神。”

“不知山神可否放下偏见。”

“笑话，民仙和正神的分歧，怎么可能是一种偏见。”

“也对，分歧伤害了我的朋友，连偏见都算不上。”

这让山神哑口无言，过了好久，山神说：“正是因为沙子动了邪念，本山神才来到这里。”

“您口中的分歧，竟然被自己的徒弟利用了。”

“沙子已经被处决，晚辈就给本山神留点儿脸面吧。”

“当然可以，只是不知山神可否指点晚辈？”

再试一试（7）——狐仙出面山神息怒

当明明提出向山神求教的时候，山神正心烦意乱，没有在意明明的话。

“晚辈可以请菩提老祖与您见面。”

现在山神在意了，因为他派沙子到济南来，最初就是为了通过明明见菩提。

“当然可以，但施招数无妨。”

“谢山神。”明明拱手鞠躬，鞠躬后起身的一刹那，便化作一道光线，快速掠过山神，而后急转弯再次掠过，每次掠过都在山神周围形成光爆。

而山神岿然不动，对明明的攻势显然感觉毫无压力，山神以自身为中心释放一道三百六十度的冲击就将明明如海浪一般的连续近身进攻终结。

明明被冲击弹开之后在空中旋转七百二十度平稳落地，紧接着就说：“正合我意。”

“什么！”山神往脚下一看，地面已经因为明明高强度的连续攻势而开裂，并且地面彻底裂开之后，下面是明明制造的一个深坑。

扑通一声，山神掉进了坑里。

明明快走到坑的边缘的时候，但是突然发现坑里没有山神，只有一堆很大的土块儿。紧接着明明脚下的土地也裂开了，并且地面之下也有一个深坑。明明摔了进去，接着大地颤动，明明听见树木倒塌的声音，然后自己所处的深坑坑口就被倒塌的树木封住了。

山神在地面现身，毕竟对于制造深坑，相比于自己，明明太小儿科了。

山神走上前去查看，刚走到被封住的坑口边缘，他就感受到坑里一股震动，下一秒，明明就从山神掉进去的那个坑里跳了出来。

在坑里明明就意识到两个坑距离很近，又想到山神肯定可以用法力感知到地下的动静，所以专门等到山神走到坑的边缘的时候才用法力打通坑间隧道，从没有封闭的那个坑口跳出来。

接着明明聚集自己和山神中间的气体，也就是增强中间的压强，然后松开压力，加压后的气体被卸掉压力后，向四面八方散开，把明明和山神推往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毕竟这样就不用担心山神下一步的近身攻势了。

“山神！”山神刚站稳脚步，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狐仙从山下走了上来，旁边还有菩提。

“是什么让狐仙亲自出山了。”山神闭上眼睛问，他要尽量的不看见菩提。

“晚辈菩提见过山神。”

“什么，”明明心中震惊，“这个看上去三十岁的男的，竟然就是菩提。”

“老祖应该给明明说明说明吧。”山神回。

“还是由山神来说明吧。”狐仙笑着说。

“也罢也罢。”山神睁开眼睛，“我们民仙是最早生活在世界上的神仙，也是最早保佑天地众生的神仙，那些正神的出现，是在我们不知道多少万年之后的事情。”

“这就是老祖这么年轻的原因吗？”明明想。

“但是那些正神出现后，他们自称正神，却名不副实，不但没有全力保佑世间，反而搞出了争权夺利的勾当，”山神愤怒的说，“并且还四处打压我们这些民仙。”

“山神啊，”狐仙说，“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有，现在已经不是神管理一切的时代了。”

“难道我们已经连立身的位置都没有了吗？”山神吼道。

“不只是你们，也包括所有的正神。”菩提说。

“笑话，谁教你菩提的。”山神不屑一顾。

“我教的。”狐仙说。

在场所有人沉默许久，“既然是狐仙所教，”山神说，“那你菩提说说，神仙退位以后和以前有什么区别。”

“回山神，”菩提说，“以前世界由诸位来看守，现在，我们教会这些孩子们如何看守，不久的将来，”菩提顿了一下，“由孩子们来看守，再过不久，由世间生灵自己看守。”

“是开山神，神仙们已经不需要再为世间做太多事情了，自然也不需要互相争抢什么了。”狐仙说。

送走山神回府之后，狐仙和菩提离开了济南，明明也下了山，但下山之前，明明请教菩提什么时候疫情能够结束，菩提只说了十二个字——分而复合之时，即是终结之日。

再试一试（8）——霜霜蔡蔡战风雨雷电

“你见到菩提了！”孙孙说。

“照这么说的话，是不是看着二三十的就是正神，看着五六十的就是民仙？”霜霜问。

“应该就是，菩提就很年轻，狐仙山神他们就很老。”明明说。

“可是什么叫分而复合之时？”蔡蔡问，“为什么我总感觉就在不久后？”

“但愿吧。”明明说。

果然，不到一个月，济南大学生因为疫情要提早放寒假了。

将要离开的前一天晚上，蔡蔡怎么也睡不好，十点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了好像两个小时后，一声惊雷将她惊醒。蔡蔡起来看了看表，竟然早上五点了。

虽然外面天还黑着，但蔡蔡很明确，外面没有下雨，那声雷很奇怪。

于是蔡蔡叫醒了霜霜，果然霜霜也没睡着，并且也没有意识到已经五点了。

所有奇怪的感觉让她们两个绷紧了神经。

想到今天学校会组织班车把学生们送到各个车站，她们决定去学校的桥上看看，毕竟学生们包括明明、孙孙和琴琴就是要在桥上上车的。

她们两个来到了桥上，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但也正是这没有任何异常，让她们越发感到异常。

果然，一道闪电突然间从天空劈了下来，并且直接劈中桥面的沥青。

多亏两人没有放松警惕，及时向后一跳躲开了。她们抬头一看，有两男两女正浮在空中，其中一男大手一挥，天空开始隆隆作响，又有一女大手一挥，天空劈下一道闪电。

霜霜和蔡蔡往两边一跳，躲开了，但是桥面的沥青已经在闪电的重创下开裂。

“看来他们四个的目标应该是我们。”霜霜说。

“可是为什么呢？”蔡蔡疑惑。

另一女也开始大手一挥，天上开始倾倒下瓢泼大雨，雨水的冲击力给蔡蔡和霜霜形成了极大的压迫。而后另一男也大手一挥，周围便刮起了呼呼的狂风。在暴风骤雨的交错下，雨水的击打、雨水落地的噪音和狂风的呼啸让霜霜和蔡蔡不但行动困难，甚至连彼此所处的位置都无法辨别。

天空又开始隆隆作响，蔡蔡擦去眼睛上的雨水，发现霜霜马上就要昏倒在地，可是抬头一看，一女大手又是一挥，蔡蔡知道闪电又要降下，并且在暴风骤雨中躲无可躲，即使自己躲开了，霜霜马上就要昏倒，也无法避开。

危急之下，蔡蔡用尽全力，向霜霜撞去，撞击的一瞬间形成的相互作用力，使得两个人向截然相反的桥两边滚去，撞到桥墩子上，正好避开了劈在中间的闪电。

霜霜也清醒过来，她意识到如果能将他们四个所在的高度降低，就可以破解当前被动的局面，与他们正面交锋了。于是霜霜施展法力，让附近的气流急剧下降。他们四个的高度确实开始下降了，但是不久之后，便开始施展更大的暴风骤雨。在这种情况下和他们硬碰硬正面交锋必输无疑。

蔡蔡见情况不妙，脑袋飞速运转的过程中，霜霜没有了力气，下降的气流消失了。但是下降气流消失的一瞬间，蔡蔡制造了同样强烈的上升气流，四个人被吹上高空。

蔡蔡想对了，下降气流之所以不能把他们牵制到地桥面上，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想下来，在给自己制造上升气流，既然这样那就别让他们下来了，顺从他们上升的欲望，让他们远离桥面。并且蔡蔡又想对了，近地面释放闪电产生的强大威力可能误伤自己，所以霜霜释放下降气流的时候没有闪电被制造出来。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过于远离地面的时候，瞄准也会变得困难。

果然，因为远离桥面，闪电的力量减弱，并且误差变大。可是紧接着，闪电噼里啪啦一个接着一个的降下，虽然一道也没有击中霜霜和蔡蔡，但是很明显，闪电降下的频率加快了。

“他们想用频率的提高弥补威力的减弱。”蔡蔡意识到。她急忙拉着霜霜躲到下面的桥洞。

强烈的狂风暴雨雷电不停降下，但是桥是钢筋混凝土建造的，不仅强度大，能够承受闪电击中瞬间产生的冲击力，而且能将闪电传导进地面，所以霜霜和蔡蔡终于有了一丝喘息的余地。

几分钟后，霜霜观察到，风雨雷电连续的轰击，终于使得桥体开裂，如果他们继续轰击，桥体坍塌把她们两个压在废墟之下是迟早的事情。

眼看裂缝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蔡蔡和霜霜屏住了呼吸，紧紧握住彼此的手，她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桥体真的要坍塌，那就一跃而出，沿河道向下逃跑，因为这条河道，从来都没有水。

可是霜霜突然感受到，大雨让上游河水泛滥了。没办法，霜霜一不做二不休，捡起一块儿石头砸向上游河道，上游河道产生了坍塌，正好堵住了向下游滚滚而来的洪水。“没办法了，疏通河道的事情就交给市政吧。”霜霜长舒了一口气。

她们的手依旧相互紧握，再等几分钟，这座桥就要被轰击的四分五裂了。

轰击停止了。就在那么一瞬间，轰击停止了。霜霜和蔡蔡不敢相信，这座桥马上就要塌了，轰击竟然停止了，霜霜谨慎的探出头看去，那两男两女已经消失不见。

“终于结束了。”霜霜说，然后瘫坐在地上。

“不对，还没有结束！”蔡蔡突然意识到，班车马上就要行驶进并停到这座桥上。

蔡蔡用自己仅剩的力量，通过法力把河道里的沙土石块填补到桥体的裂缝处。

“班车要来了！”霜霜也用自己仅剩的力量把所有能用来修桥的东西补到桥体上。

第一辆班车开到了桥上，紧接着第二辆第三辆，一共停了六辆大巴。目前看来，桥体是能够撑住的。

霜霜长呼一口气，呼完气的一瞬间，一个小土块落到了她的头上，霜霜刚刚放松的精神又警惕了起来。她意识到，那不是幻听，是货真价实学生的声音，数百学生也会踏上这座桥，其中就有琴琴、孙孙和明明。

霜霜急忙用法力创造上升气流支撑桥体，但霜霜已经几乎精疲力竭，撑起一座桥很困难。蔡蔡见修桥无望，也开始用最后的力气支撑桥体，毕竟现在能够支撑桥阻止其坍塌的只有她们两个，能够让琴琴、孙孙和明明安全离开的，也只有她们两个。

“孙孙他们上车了。”蔡蔡说。

“车发动了。”霜霜说。

车走了，桥上空了，她们两个也可以休息了。

她们两个躺在地上。

“多亏我们不坐第一趟车，现在我们可以慢慢修桥了。”霜霜说。

再试一试（9）——龙王降甘露平瘟疫

人们都回家了，莫名其妙的都回家了，很难不往这是瘟神最后的反扑这方面想。虽然这场反扑并不能对人间造成什么很严重的后果，但也足够在一段时间内扰乱人间的秩序。

连瘟神从来没想过，自己的杰作这次竟然蔓延到了天涯海角，无孔不入。这要放在几百一千年以前没有西医而且只有中医一家独大的时候，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也正是这种成为现实的不可能，虽然他已经烟消云散，但他的力量依旧能够在世间盘旋。

因此，当北京的学生们被外国人利用的时候，通过游行示威迫使疫情防控放松的时候，瘟神笑得合不拢嘴。当瘟神又听到“新冠应该叫感冒”的时候，更是笑得前仰后合。自己的杰作，自己能不清楚吗？自己的杰作比感冒厉害几十倍几百倍，自己能不知道吗？

瘟神知道，感染新冠的人们越来越多，当他们的喉咙如同吞下刀片，他们的嗅觉味觉逐渐消失的时候，当他们意识到这根本不是感冒的时候，当他们意识到所谓的感冒是一种欺骗的时候，天下一定会大乱。但他现在最关注的，是已经回到家的明明，他迫切的想看到明明被自己的咒语折磨死，这样就没有能够威胁他的人了，即使自己失去了肉体只剩下了力量。这也是瘟神执迷于不停对明明下咒语而且下一条又一条咒语的原因。

“是什么底气让狐仙竟然还有闲情逸致叫我过来喝茶。”

“龙王远道而来，理应先喝杯茶。”

“你不担心明明吗？”牟平龙王说。

“龙王先喝茶吧。”狐仙回。

由于瘟神咒语的加强，明明回家后，心神不宁，魂无所依，甚至和琴琴闹掰了。明明的情况日益严重，虽然他不知道自己身上有瘟神的咒语，但他也在想办法拯救自己，直到他想到了电休克，并且又发现附近的六汪镇有一家精神病院能够开展电休克治疗。

不过明明想的可不是去六汪乡镇卫生院做电休克。他去六汪住院了，以进行电休克治疗的名义住院。六汪乡镇卫生院的院长知道他是来医院做电休克的，亲自为他办理的住院。

入院之后，院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这里住院要听话”。

这可正中明明下怀。因为明明知道，人越是强调什么，就越说明他缺乏什么。院长强调住院要听话，正是因为在这里住院的人很少听话。随后明明在病房里四处溜达，亲自观察这里的患者是什么状态，这里的医护人员又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又用法力通过地面和墙壁，感知到了其他病房的患者是什么状态，以及其他病房的医护人员是怎么工作的。

最后明明得出结论，这家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根本不把患者当人看，所以听话的很少。

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明明兴奋的躺在病床上，双手顶住自己的太阳穴，通过法力，明明对自己的大脑释放了电流。

“电休克哪用得着他们那群不三不四的东西？”明明想。

随即明明昏睡了过去，果然，明明昏睡这二十天，没有任何人叫他醒来。

“难怪瘟神要给他下咒语……”牟平龙王说。

“龙王看到了吗？”狐仙说。

“看到什么？”牟平龙王问。

“当然是咒语。”狐仙说。

明明身上的咒语，在明明对自己放电的那一刻就被法力打散彻底消失了。

“孙孙、霜霜、蔡蔡、佳佳和黄黄她们五个应该都被瘟神袭击了。”狐仙喝了口茶，接着说。

“狐仙曾说，现在是人治的世界……”龙王也喝了口茶，说。

“你记得平度真君和阳信老姑怎么损失修为的吗？”狐仙问。

“说的在理。”牟平龙王随即施法降下一场甘露驱散瘟疫毒邪。

“龙王果然还是那个龙王。”狐仙笑着说。

“瘟疫马上就会过去了，现在我比较在意那风伯雨师雷公电母为什么要袭击蔡蔡和霜霜。”牟平龙王说。

再试一试（10）——第一次寻常的出游

疫情过去了，突然的就过去了。人们不知道是该欣喜还是该担忧，三年不曾过去的瘟疫，在一夜之间消失，人们先是议论纷纷，可是过了不久，人们也终于接受了疫情过去的事实。虽然认识转变的整个过程进行的并不顺畅吧。

济南的大学开学了。和以前相比，没有了封控，没有了核酸检测，学生们去千佛山，去大明湖，去所有曾经想去但没去的地方。

孙孙、霜霜、蔡蔡、明明成功被天桥区新开的庙会所吸引，他们四个本打算周日再去，但他们总有同学周六就去，从他们拍的照片中得知，那个庙会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有意思，加上天桥区太远了，他们就决定不去了。

周日，蔡蔡和朋友出去玩了，孙孙他们三个和往常一样去羽毛球场打羽毛球。本来就想出去玩的明明，依然想出去玩，于是他建议，“我们四点去商业街溜溜吧。”

“你是不是想出去了。”孙孙问。

“确实。”

他们来到了商业街。

这是明明第一次在商业街正经八百的逛悠。他们三个每人买了一大桶鸡柳，找地方坐了下来。

“明明，你复读了两年？”霜霜问。

“没错，我上了五年高中。”明明说。

她们两个知道明明复读过，但从来没问这五年发生了什么。

“你之前没想过去做电休克吗？”孙孙问。

“当初哪能跟现在比？”明明说，毕竟神仙们一直没有跟他们几个说过瘟神诅咒的事情。

“甚至当时都在学校自杀过。”明明继续说。

“自杀？”霜霜和孙孙睁大了眼睛，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不过复读这年好了。”

“怎么好的？”

“这就说来话长了。”

“那你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的话，就是……有心事了。”

“有心事了？”孙孙说。

“还是说来话长吧。”霜霜说。

“我初二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明明说。

“怎么又初二了？”

“你们先让我说完，”明明继续说，“她俩是双胞胎。”

“你喜欢的姐姐还是妹妹？”霜霜瞬间来了兴致。

“妹妹，但是高中的时候跟她姐姐在一个学校。”

“那妹妹去哪里了？”孙孙也来了兴致。

“去一中了。你们为什么这么兴奋？”

“然后呢然后呢？”

“我一直都觉得她们两个是一个人，但是去年情志学课上做的调查让我意识到，她们两个不一样。”

“这跟复读有什么关系？”孙孙问。

“我有一个朋友叫硕硕，她是一个好人，好到其他形容词在她面前都暗淡无光。她曾经问我你跟几个人说过我喜欢你，我说四个，都是短头发。她说，初恋会影响择偶标准。”

“四个！”霜霜和孙孙惊呼。

“不只四个。”明明说，随即又是一阵惊呼。

“也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如果没有她们的话，我不可能在学校里硬撑三个月不休息。”

二零二二年春天，明明所在的超然复读学校本该每一个月让学生放假的，但是因为疫情反弹，黄岛的学生必须留校继续学习，而后全山东疫情反弹，复读学校全山东招生，所以后续两个月所有学生都不能离校。

正是因为疫情反弹，所以在学校里一连待了三个月。“在学校关着会让病情加重，我就总莫名其妙觉得人家对我有意见。”没错，明明所遭受的病情正是来自于瘟神下在他身上的咒语。

“那你怎么办的？”霜霜问。

“没法办，就去试探试探，试探多了就把人家试探恼了。”

“所以就只能转移目标。”孙孙脱口而出。

“是开，可是你为啥那么兴奋。”

“继续继续。”霜霜也兴奋起来。

“如果不是她们让我有心事的话，我根本不可能在学校撑三个月。”

明明继续说：“不过说起来我得感谢好人硕硕，如果不是她，我还意识不到短头发这个问题，说到底是她点醒了我。”

“然后就是情志学那个调查，虽然调查用的网络沙盘是没有灵魂的沙盘。我一直觉得她俩双胞胎是一个人，但我在沙盘上放房子的时候还是意识到，这个房子是给她放的，不是给她姐姐放的。”

“不过说起来你这也没什么问题，虽然整个过程听起来很花心……”霜霜说。

“花心啥。我一没胡言乱语，二没伤害他人，都是只在心里憋着，怎么能算是花心。而且说到底，一切的一切，不都是因为忘不了最开始的那个吗，我是很专一的。”

“也是，都是短头发，跟最开始的那个一样。那你还想最开始那个吗？”霜霜问。

“暂时不想了。”

“没事儿，真有缘分迟早就见面了。”孙孙说。

是开，迟早啊……

再试一试（11）——四个人认识以来首次一起去逛街

“啊，你们孤立我……”蔡蔡笑着说，“明明的故事你们竟然一个星期了不和我说。”

“不是啊，”霜霜说，“我们只是……忘了。”

孙孙笑的捂肚子。

“要不我们再去商业街？”明明说。

“好吧，原谅你们了，”蔡蔡依然笑着说。

“我们要去鬼屋吗？”霜霜问。

“鬼屋？”孙孙也问。

“你们进鬼屋，我在外面看书。”明明说。

“你竟然能在鬼屋外面看进去书，”蔡蔡说，“难以置信。”

他们真的，单肩包里装着明明的书去了鬼屋。

没有想到，这个春季学期四个人首次一起去逛街，或者说疫情结束以来四个人首次一起去逛街，甚至是四个人认识以来首次一起去逛街，竟然会带着一本书。

鬼屋里面，“啊”的声音此起彼伏，他们三个进去了，而明明，则自己坐在鬼屋门口，耐心的看书复习。

鬼屋里面，“啊”的声音依旧此起彼伏。正入迷复习的明明，突然间通过法力感受到一股气流从脸前划过，于是他快速的伸出左手，就正好抓住了一颗快速飞过的网球，明明左手的手心抓住网球，而手背方向，有一个孩子正蹲在地上玩耍，当小孩的妈妈快步赶来时，她很庆幸自己的孩子没有被网球砸到，因为他在楼层另一边的时候，就发现网球被一个小朋友猛力击出，她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几乎要崩溃了，因为距离太远，她无能为力。

庆幸的是，孩子被救下了，并且是被正在看书的明明给救下的。

鬼屋里面，又响起了一阵“啊”的声音。明明把左手收回，放下网球，眼睛依旧入迷的盯在书上。小孩的妈妈看了看明明，看了看明明手里的书，没有打扰他，抱着孩子走了。

她们三个终于从鬼屋里出来了，正好明明看完书。他们继续逛街，竟然发现了一家佳乐家，他们进去后才发现，学校的物价居然那么贵。

稍微买了一点东西，从佳乐家出来后，一排抓娃娃机映入眼帘，蔡蔡果断的兑换了十个币，她看出明明是今天运气最好的人，所以他请求明明帮自己抓一个。

明明经过几番挣扎，最终把那两个币投了进去，然后他屏息凝神，在反复确认爪子已经位于最佳位置的时候，果断按下了启动键。爪子缓缓下降，落到了一个娃娃身上，然后爪子上提。

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此时，上提的爪子，把娃娃夹起来，稳稳的送到了出口。他们四个沸腾了。

霜霜也想获得一下明明的运气，于是也请你帮自己抓一个，明明对各台机器进行慎重观察和反复思考，最终确定了目标，两个币被接坚定的投了进去，校准、操作，启动键按下，爪子缓缓下降，但是没有抓到任何东西。

然后爪子开始上升。就在上升的过程中，调皮的爪子把一个茄子状的娃娃给带了出来。四个人又沸腾了。

虽然孙孙只在旁边看着，但明明觉得谁也不能缺，于是自己又去兑换了几个币，可是现在他没有运气了，所有币都用完了也没抓上来，在最后两个币的时候，他想过用法力把娃娃推出来，可他没有那样做。

毕竟……

法力不是这么用的……

再试一试（12）——应援会明明战雷公

中午，明明打开手机，然后瞬间睁大了眼睛，盯着群的消息，“这是啥？”，他又仔细一看，终于明白了“应援”是什么意思。

虽然孙孙不追那三小只，但是吧，孙孙其他学校的朋友喜欢凑三小只的热闹，所以她决定晚上去操场看看。

虽然明明不追星，但是吧，明明喜欢凑热闹，所以他决定晚上和孙孙一起去操场看看。

晚上五点半，他们俩经过好几分钟的迷惑位移终于碰面了。

此时，操场的人还不是很多，也就一个人在坐着，几个人在跑步，一群人扛着旗走了过来……

一群人，还扛着旗。估计就是那些人了。

他俩凑了上去，还没凑过去，音响就响了起来，大声播放着三小只的歌。看来就是这群人了。

而且让孙孙没想到的是，明明竟然对三小只的歌那么熟悉。

人越来越多，音乐之外声音也越来越嘈杂，但就在这嘈杂中，明明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仿佛天空中雷霆在低鸣。

明明心头一紧的向不和谐声音所在的空域看去，一个人在夜空暗淡的云彩里若隐若现。

他移动了，他正向这边缓缓移动而来。

“这绝对是袭击蔡蔡和霜霜的四个人里打雷的那个。”明明预感到。

“如果和他在操场上开战，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里，明明的精神紧张了起来，操场上还有这么多人。他开始飞快的思考对策，一分一秒都不敢耽误，如果他是一台电脑，他的中央处理器绝对已经烧了。

孙孙去校门口接她的同学，孙孙离开后，明明接着就向天空看去，那个人已经移动到了操场的东侧。

看来自己必须去迎战了，而且要想确保所有人的安全，必须在孙孙把朋友带到操场来之前解决他。

如果一对四的话根本毫无胜算，但是一对一胜算还是很大的。

明明走出操场，走向操场观众席的后面，那个人所在空域的正下方。此时，夜晚大大小小的云正在风的吹动下向他飘去，明明放慢了脚步，他在等待时机。

他依旧处在原位，但是现在，他被夜晚的云彻底环绕。“或者说，他已经被云淹没了。”

明明果断使用了当初和山神交战使用的招数——快速掠过。

和上次一样，由于速度太快，明明向天空飞去的一瞬间，自己所处的地方产生的极高亮度和响度的光爆，就这一瞬间，光爆出现前还在地面的明明，光爆后就不见了，因为他正在飞快的飞向那个位于空中的人。

云中那个人没有移动。明明冲了上去，在快速掠过后的一瞬间释放范围不大但威力强劲的爆炸，并产生耀眼的爆炸光芒和响亮的爆炸声音，反复的快速掠过使得云彩从地面上看一闪一闪的，还能听见微微的轰隆轰隆声。

他还是没有移动，因为他知道，明明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并且还是在自己处于空中的优势情况下。可是突然间他又发现，明明没有攻击自己，他一直在攻击淹没自己的云彩。他终于意识到明明攻击的目标一直都不是自己。地面再次产生光爆，明明平稳的落到了地面上。

他本想在空中释放雷暴，可现在他不能了，因为淹没他的云彩在明明的反复轰击之下被挂上了大量的电荷，如果现在释放雷暴，就相当于引爆了整片云海。

但是明明的目标本就不是想让云彩被引爆。快速掠过就意味着，明明冲向天空就是攻势的开始，平稳落地就是攻势的结束。在明明落地站好后，云海内就产生了数量和威力堪比雷暴强度的雷。

驾驭雷的神仙竟然被雷击败，重重的栽到地面上，使得尘土飞扬。“我雷公从未遭受这般。”飞扬的尘土中，雷公冲了出来，向明明所在的地方冲来，要与明明近身作战。

雷公冲上来便气势汹汹连续冲拳，明明一边后退一边揉手化解，雷公一腿踢来，明明转身用手拨开，后贴身移步到雷公身后右脚一蹬，雷公便飞出几米远。雷公再次冲上来，左右两拳都被明明拨开，后又两拳正面冲击，被明明双推掌顶开。借后退的力量蹬地加速，雷公右脚踢来。可是这一腿被明明双臂防御，明明接下这一腿飞出几米远，才知道这一腿被雷公通过法力带上了雷。

两人分开了一段距离，雷公拿起身边的短铁棒，明明见状也拿起了身边的长木棍。雷公单手持棒，冲上去迎面劈棒，明明迎面格挡拨开后，左右开弓连续进攻。雷公一边后退一边左右拨开明明的连续进攻。明明花棍移动位置，过程中有一瞬间背对雷公。雷公怎么可能放过这绝佳的时机，又使用法力给铁棒带上了雷。雷公选择铁棒不是为了使用铁棒的硬度和强度，而是为了利用铁棒的导体性质让雷可以在铁棒上快速布局。雷公将铁棒劈下，明明也是料到了，迅速换手用木棍挡在自己背上防住雷公劈棒。雷公顿时慌了，因为明明的木棍不是导体，雷公的法力不能传导到明明身上，这就相当于明明用一根木棍挡住了雷公的强雷轰击。

明明交换两手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为了下一招横扫千钧。这一击，明明把法力距离到了混的前端，一击抡出去，雷公被击飞进了器材室，没等落地就飞出器材室逃走了。

明明丢下手中的木棍，快速跑回应援人群，此时孙孙正好领着她的朋友走过来。

最后应援顺利的结束了，没有再被任何打扰顺利的结束了。

再试一试（13）——孙孙介绍正神界

“这雷公可是玉皇大帝的手下。”牟平龙王说。

“可我想不出玉皇大帝的手下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这里？”黄黄说。

“我也觉得奇怪。”牟平龙王喝了杯茶。

“龙王能告诉我正神们的具体情况吗？”黄黄问到。

此时在餐厅，明明正要去打饭，打饭的窗口还有一个穿着西服的女人在排队，打完卡付完钱，明明听到有人说：“你是不是那天在商场看书？”

明明回头一看，自己并不认识这个人。

“如果不是你，我的孩子就被网球砸伤了。你叫什么名字？”

明明想起来了自己徒手拦截网球的事情。“我叫明明。您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学校？您好像不是老师吧。”

“我看你的书只有这个学校能教，正好我的同事邀请我来讨论事情，所以我打算碰碰运气，结果我的运气还不错。经过讨论，明明同学，我代表主办方市中区残联正式邀请你作为志愿者参加‘英上助残’活动的开幕式。”

“真的吗！”明明很吃惊，“我可以再带几个好朋友一起当志愿者吗？”

“当然可以，好孩子的好朋友，肯定也是好孩子。”

晚上，明明和孙孙蔡蔡霜霜说了这件事情。

“什么时候去啊！”霜霜激动的问。

“运动会之后。”明明说。

“啊……那我不是还得给学生会干活。”霜霜说，语气里带着沮丧。

“什么活？”明明问。

“就那边，学生会在干活，只不过当官的都在偷懒。当官的要做的，就是使唤下面的人。”蔡蔡说。

“学生会那也叫官？学生会连个灰都不算。也就是说学生会的人还没在党政军正经当个一官半职就有了当官的脾气？”明明说。

“可以这么说。”霜霜说。

“不给他们点儿威慑还反了那些老巫婆了。要不等会儿咱们跟着霜霜一块儿，让那些老巫婆一看就觉得霜霜不好惹。”明明说。

“好！”孙孙说。

他们四个吃完饭，浩浩荡荡的向目标方向走去，本来很郁闷的霜霜，有他们三个帮着干活，也不郁闷了。

干活的过程中，孙孙说：“黄黄今中午问了牟平龙王正神的事情。”

他们三个警觉起来。

“牟平龙王怎么说的？”，明明问。

“龙王说：‘正神分三界神和佛家神，三界神分成天地鬼三界，最厉害的是天神的三清——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但三清不负责管理世界，真正管理世界的，是三清之下的六御，分为“东、南、西、北、中、地”六御，六御之下就是四值功曹、五岳大帝和二十八宿等其他天神。六御最高的是中央的玉皇大帝，那次袭击蔡蔡和霜霜的雷公电母风伯雨师都是玉皇大帝直属的手下。’”

“那就是雷公电母风伯雨师？”霜霜震惊的说。

“对，”孙孙继续说，“天神中和六御齐平的有五方五老，但他们也不负责管理世界。地神的最高统帅是姜子牙，是五方五老之一的东华帝君未来的接班人。姜子牙之下还有蓬莱三仙、四海龙王等等。”

“那鬼神呢？”蔡蔡问。

孙孙继续说：“鬼神的最高统帅是酆都大帝，下有五方鬼帝、十殿阎罗等等，再往下还有崔珏、钟馗、孟婆、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

“鬼神的组织架构就这么简单？”明明问。

“确实，不过鬼界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地藏菩萨不在佛家在鬼界。”

“地藏菩萨又是谁？”明明问。

“三界之外还有一个佛家的世界，佛家最早的统帅是燃灯佛，燃灯佛死后，由现在的如来佛接手统帅之位，如来佛有药师佛和阿弥陀佛辅佐，三位佛又各有两位菩萨辅佐。如来佛未来的接班人是弥勒佛。如来佛之下有其他诸佛、十八罗汉和其他弟子。而地藏王菩萨，虽然属于佛家神，但是他发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现在还在鬼界。”孙孙说。

“不过正神和道人、老姑、真君、狐仙他们民仙到底有什么恩怨？”霜霜问。

孙孙说：“这个问题佳佳详细问过夏津山神。山神的回答是，正神出现之前，民仙已经存在了不知几万年，所以民仙看起来老，正神看起来年轻。民仙所做的很纯粹，就是护佑天下苍生。可正神出现之后，带来了一股争名夺利、勾心斗角的不正之风，甚至有的正神为了利益，都敢对天下苍生食肉吸髓。正神虽然也在护佑世界，但是相比于民仙，做的并不好，甚至不称职，但尽管这样，正神们依旧厚着脸皮抢夺民仙的位置，甚至对民仙赶尽杀绝，正是因为民仙和正神有这样的矛盾，所以他才那么抵触正神。‘厚着脸皮’这四个字是山神说的。”

“我倒想知道菩提老祖属于三界的哪一界？”蔡蔡问。

“菩提老祖现在只是一个正神，不属于任何一界。不过他和民仙走那么近，不被开除神籍就已经不错了。”孙孙说完，他们四个都笑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定要见见黄黄和佳佳。”明明对她们三个说。

再试一试（14）——英雄山孙孙霜霜明明大战风伯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引出来？”

“你确定吗？”蔡蔡问明明，“你打算什么时候引他们出来，我们一块儿。”

“明天去当志愿者的时候。到时候我们会去英雄山参观纪念馆，那里地形开阔，可以好好斗一场。”明明说。

“啊……那天我要去看演唱会，要不我不去了去帮你们吧。”蔡蔡担心的说。

“我认为不用，我查过那一天白天是晴天，这就意味着他们肯定不能四个同时出现，因为他们一旦同时一起出现，单单是天气的变化就会让他们暴露。但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引他们几个出来。”明明说的很坚定，像是要大干一场的样子。

晚上，明明和狐仙千里传音，狐仙则直接把他拉进梦里。

“大师好。”

“呦，明明来了，快来坐。”

“明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请教什么问题也先坐下。”

明明坐下了。

“来来来，葡萄。”狐仙继续说，“这可是大泽山的葡萄，平度真君送来的。”

“谢谢大师。”明明拿起一颗葡萄，却发现这紫色的葡萄里面通绿通绿的，明明又摘下几颗，发现这串儿葡萄虽然外面看紫的发亮，但是其内部绿的透光。

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摘了好多了，“谢大师。”明明恍然大悟。

告别狐仙后醒来，已然是早上五点半，天已经亮了。明明下楼环顾四周，确定周围没人注意到自己之后，使用法力掀起一阵呼啸的风后潇洒离场。至于这个风强到了什么地步，强到了大学城所有的学校都清晰的听到了这阵呼啸。

“你们谁刮的风！”蔡蔡朝他们三个千里传音，“我打车去演唱会，车都被刮熄火了！”

“不是风伯吗？”霜霜问。

“不是，是我。”明明说。

“你刮风干啥，我都被吓醒了。”孙孙笑着说。

“一串葡萄之所以被摘下，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从外面看起来是紫色的。”

“就是说你要和风伯斗风，通过展示用风的实力，把风伯引出来？”蔡蔡说。

“是开。”

“对呀，大晴天的，只有风伯跟我们打起来他们不会暴露，因为大风只会让天空更晴朗。”霜霜说。

果然四个人聊着天的过程中，风伯的一阵风呼啸而来。明明也毫不示弱，刮回去一阵剧烈的风。

孙孙、霜霜和明明打一辆车前往英雄山山脚下开幕式会场。等车的过程中，又一阵剧烈的风刮来。

这一次反击风伯的是孙孙。如果说风伯刮风是要展示威力，那明明他们刮风就是要制造声音，通过声音告诉风伯自己所处的位置，让他来找。越是狭窄的地方，声音越大，他们所经过的高速公路行于山间，正是天然的扩音器，并且一阵风可以让车跑的更快。于是三个人和风伯一来一往，一直进行了六个回合。

到了“英上助残”开幕式现场，风伯又刮来一阵风，明明他们三个是所有人里，除了特教学院的人，唯三从学校邀请来的，因此他们三个被选为志愿者代表发言。

发言的过程中，明明以树林为纸，以风力为笔，写下“上山”二字。

三人演讲毕，掌声毕，随即风毕。

所有人坐车上山参观纪念馆。上山的过程中，孙孙仔细观察周围的地形。

所有人安全的进了纪念馆。明明在最后，后脚刚踏进大门，就朝门口使用法力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这样风就不能通过这个不大不小的门吹进来了。

参观完毕，孙孙、霜霜和明明警惕的观察着四周，直到确定所有人安全下山之后，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你们果然在这里。”

他们朝声音的方向看去，一个人正站山路上。

“见过风伯前辈。”明明首先上前问候。

“你们让雷公落荒而逃，难道又动了我的心思了？”风伯说到。

“非也，晚辈只想询问风伯：诸神在此，意欲何为？”明明冷静的说。

“清理门户。”说完，风伯手一挥，一股强风从他的后面吹来，吹的孙孙他们连连后退。

“小小民仙，竟然也敢收凡人为徒，和天庭作对。”风伯说完，风力增强了一个层次。

“民仙一日不除，神界一日不宁。”风伯说罢，风力又增强了三个层次。此时孙孙他们三个，只能躲在柱子后面抵御强风。

“你们说他会不会把这座山给削平？”孙孙在呼啸的风声中大喊到。

“风伯！难不成你要削平这座山！你知道如果山体滑坡会有什么后果吗！”明明朝着风伯喊过去。

“无非就是十条人命罢了。”风伯平静的喊道。

果然正神不但做的不好，甚至还不称职。

“所有民仙都要除掉，和民仙有关的人也都要诛杀！”风伯大喊。此时，纪念馆受风的墙壁突然垮塌出一个大洞，内外的所有玻璃几乎同时全部被风吹裂。

见他们三个没有动静，风伯停止了风力上前看去，果然他们三个，通过墙上的洞进入了纪念馆。风伯见状，将风力通过墙洞，直接输送进纪念馆内部。

风力越来越大，风伯却没有感受到纪念馆内部有人移动，这说明他们贴着墙壁，见状，风伯又加大了风力。显然，风伯并没有进过纪念馆，所以他意识不到，三人就

在其侧面一墙之隔。霜霜一拳打在墙上，通过法力打开一个大洞，风伯吹进的强风，通过这个大洞喷涌而出，把风伯重重的砸在柱子上。

三个人趁着这次机会跑到了树林子里，而风伯缓了一口气，继续向他们跑进了树林子里吹强风。孙孙他们躲进树林子里是有道理的，因为树林是对付风的天然屏障，能够有效的降低风速和减弱风力。

三人也缓了一口气，可是突然他们意识到，风变弱了。这时霜霜闪过一个不好的念头——风伯纵火了。确实，此时风伯站在柱子旁，左手拿着捡起的地上七零八落的纸片，右手还没有关掉打火机。

孙孙也是快速反应，使用同等力量的风抵消了风伯的风。现在火势暂停了蔓延，风伯见状，加强了风力，霜霜也加强风力。论及法力，孙孙一个人肯定比不过风伯，但是三个人可以。

风伯使劲加力，他们三个也使劲加力，风伯必然是用风高手，三个人合力也不见得能敌得过。但他们三个从来没想过和风伯斗风，“应该可以了吧”，孙孙暗示现在可以停手了。从风伯的角度看，自己的风积累了强大的能量，三人施加的阻力突然消失的一瞬间，大量的能量瞬间释放，自己纵的火，一下子又被自己给吹灭了，而且正好熄灭在孙孙他们的面前。

孙孙他们三个走出了树林，风伯也走上前，他们站在了同一条大路上。双方站定后，风伯快步冲来，霜霜迎头而上，一击长拳和风伯的拳头顶在了一起，然后霜霜意识到，风伯的法力正好聚集在拳头上，也就是说，风伯拳头带风。这股风把霜霜顶出几米远。

明明接着冲了上去，他没有和风伯硬碰硬，而是和风伯的近身纠缠，由于近身纠缠，风伯多次想要从拳头打出风力都被明明化解。但是明明能化解风伯，风伯也能化解明明。

紧接着风伯见近身纠缠难解难分，便把法力从拳头分散到了手掌，接着对明明双推掌使用风力将明明推飞出几米远。

明明飞出去的同时，孙孙一个前滚翻从明明下方翻到了风伯身后，接着一击寸拳，于方寸之中聚合法力，将风伯击飞几步远。风伯转身，还没有站稳，孙孙又快速连

续冲拳对风伯猛烈进攻，然后孙孙将法力聚集在最后一拳上全力打出，将风伯击飞几米远，落地后的风伯借助地面弹起自己的反弹力飞走了。

尘埃落定，正神确实要消灭民仙……

再试一试（15）——美术馆蔡蔡突袭雨师

“这怎么办，正神真的要消灭民仙，那莘县道人他们民仙岂不是很危险。”霜霜说。

风伯虽然匆匆逃走了，霜霜他们三个却走得很慢，依然在山上。

“我也比较担心他们……”明明若有所思的说。

此时离完全下山还有一半的路。

“我们在这担心也没用啊，”孙孙说，“他们也那么老了，肯定能想到应对的方法的。”

确实，他们完全没必要担心民仙们。

“那我们去千佛山吧。”放心下来的霜霜提议。

下山后，他们踏上了去千佛山的公交车。

下了公交车，他们决定先找地方吃饭，不过，她们几乎同时意识到，现在的气温比平时这个时候要高，并且绝对不是正常的近中午气温。

“雨师是不是主管下雨？”霜霜突然问到。

这一问，还有这天气，让三个人都警觉起来。

“难道雨师就在附近？”明明说。

“在山上。”孙孙说。

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三个加快了上坡的脚步，往千佛山入口跑。

可是上坡到了入口处，一个风度翩翩的女性从从山顶迅速飞了下来稳稳落在三人面前。“她就是雨师。”霜霜警惕的说。毕竟上次交手他们四个的力量使得蔡蔡和霜霜陷入绝境，雨师主动出现，谨慎一点总是好的。

背对着他们的雨师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又飞走了。霜霜他们三个赶紧追了上去，就在雨师的踪迹已经不见了的时候，已经消失的雨师又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雨师又向前快速飞走，他们又追，就在雨师的踪迹又不见了的时候，已经消失的雨师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

明明有了一个奇妙的想法。他提议去右手边这家餐馆吃饭。虽然很想继续追，但是孙孙和霜霜也又累又饿的不行了，所以他们决定去吃饭。

果然，明明两笼小笼包下肚，抬头一看，雨师正站在店门口。

明明和她千里传音：“直接说个地方吧前辈。”

“美术馆。”雨师传音完就走了。

既然雨师都把地方指明了，他们也没理由不去了。

吃完饭，他们坐车去了山东美术馆。

其实，刚刚进入美术馆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什么头绪，毕竟如果要淹没美术馆的话，场馆应急预案比他们三个都快。

他们三个在一楼大厅想了好久，最后决定既来之则安心，好好看看艺术馆，毕竟来艺术馆怎么能不搞点艺术？

他们放松的欣赏完了一楼的展馆，然后霜霜带着他们两个拍起照来。他们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拍出了一张又一张让他们笑得合不拢嘴的照片。

一楼拍完了，他们又去半二楼拍，因为半二楼有教室，所以拍了一会儿，他们又找了一个小地方拍，每拍一张他们都笑的合不拢嘴，突然霜霜发现，孙孙的脸又肿了。

前天孙孙确实因为脸肿的原因去了医院，但今天之前孙孙已经好了。

“你不会是笑的脸肿了吧？”霜霜说。

“心在志为喜，心气实则笑不休，笑的时候心精大量化气，心为火脏，心气中阳气远远大于阴气，所以心气增强可以让人在笑不休的同时产生热，热又可以疏松腠理，使外界湿气易于进入。心其华在面，心气顺着手少阴心经上行至面，所以笑的多，确实会脸部发肿。”明明分析到，“不过这里湿气这么重，看来雨师在提醒我们了。”

“我们从半二楼电梯上二楼吧。”明明说。

二楼，不见雨师现身，所以他们又继续看展览馆，不一会儿，他们拿出手机拍照，忘掉了雨师的事情，或者说把雨师的事情扔到了一边。

他们甚至还去了三楼看展览。

终于在三楼，雨师现身了，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容，“你们终于来了”，她说。

“雨师前辈，”明明说，“别来无恙。”

雨师大手一挥，他们三个看向外面，并没有下雨。但是转回头来一看，孙孙的脸更加肿了。

“受死吧。”雨师小声但是恶狠狠的说，脸上还带着得意的微笑，但是突然，她的笑容消失了，甚至开始四处张望。

“我的机关呢。”她说。

“就是那些带着您的法力的积木吗？”

“什么！”雨师不敢相信。

那些积木带有的水气太强，水气再多一点就会触发，就像脾恶湿，正是因为脾的水气太多。”明明说。

雨师感到不可思议。

“难道您觉得我们全程都在拍照仅仅是在拍照吗？”明明说。

“你们趁拍照的时候发现了我的机关。”

“是的。”明明说，“这是前辈您消灭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没错，最后的机会已然从雨师手中悄然溜走。雨师最终双手左右平举，周围的水气更浓了，甚至视线都开始模糊。孙孙受到雨师的湿气三次侵袭，不能和雨师作战，霜霜和明明由于视线模糊，一前一后守在孙孙身边，不一会儿周围就彻底被雾气笼罩。

湿气还在不断上升，又过了一会儿，霜霜蹲在地上，出现了面色发青、口张鼻扇的憋闷症状，明明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气闭。雨师的湿气闭住了霜霜气机的出入，这样下去霜霜会昏倒晕厥的。

明明也开始感到呼吸不畅。这种情况下反击是不太可能了。情况已经不容乐观。

“我这是碰到了谁。”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雾气之外传来，正在雨师背后。

雨师猛地回头，被蔡蔡一个飞踢踹出几米远。

被踹飞的雨师落地的时候，聚集了法力让自己保持平衡，这样，困住孙孙他们三个的水气就减弱了。一对四的处境下，雨师眼看他们三个脱困，知道自己败局已定，飞步逃跑了。

蔡蔡去看演唱会之前，很巧合的也去了美术馆。

救下他们三个，蔡蔡马上奔赴演唱会现场，孙孙、霜霜和明明坐了公交车回学校。

再试一试（16）——解放阁边孙孙霜霜蔡蔡明明迎战电母

大战雨师一周后的那个早上，明明仍然一大早就起床，仍然起床后前往操场跑步。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直到一不小心摔倒来了一个前滚翻，然后一道闪电劈中他摔倒前的位置。

明明回头抬头一看，是一位和雨师一样风度翩翩的女性，他知道，这一定是电母了。

明明右腿后移，蓄势待发，后右腿使劲一蹬，接着明明所在的位置产生了光爆，明明消失了，因为明明正朝着电母飞速冲去。明明想使用对付雷公的办法，通过快速掠过产生爆炸来对付电母，只不过这天没有云彩，不能像那天一样用云积累电荷，所以设想中能给电母造成伤害的，就是这快速掠过产生的光爆炸。

可是就在明明马上就要掠过电母的时候，电母竟然使出了同样的招数，和明明周旋起来，两人一来一往的过程中，顿时天空中一定区域内不同的位置接连不断的产生了无数光爆，发出了接连不断的爆炸声，此时天空仿佛在不停的闪耀。

不一会儿，电母一个直角转弯飞向别处，明明也毫不示弱，一个锐角转弯追了上去。

明明追着到了这座山头，两人在山顶站定各自喘了口气，后电母又飞向别处，明明又继续追逐到了下一座山头。电母跑的越来越远，明明追的也越来越远。最后他们来到了护城河边解放阁附近。

电母和明明都气喘吁吁，但电母依然没有停下的意思。电母故技重施，一下光爆快速向上飞去，仍然是直角转弯，飞过解放阁。明明也是，光爆后贴地飞行，从侧面直角转弯绕过解放阁。眼看电母飞进了一个挂着很多诸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民政”等牌子的建筑。明明也跟进去，刚快速进门，明明就听到了爆炸声。很明显这是电母迅速站定的一瞬间自身速度迅速降低造成的。明明也找到一个隐蔽的位置迅速站定。然后通过法力利用地面感知周围，接着迅速转移。

明明很明显的感受到屋子里人们在讨论副国级干部到来的事情。他找到一个地方站住，仔细感知这座建筑物。他感知到，在不久后副国级干部就会到来、门口有登记处、副国级干部将会经过会议室、会议室还有不少聋人朋友。“如果在这里副国级干部被刺杀，我进门没有登记，必然会找到我的头上。”明明这样想，事实上电母也是这么想的。想到这里明明顺手就拿走一件志愿者背心穿上，然后从后门进入会议室，并且时刻通过脚下的地面感知整座建筑物。

就这样，明明警惕了一个小时，接着，明明感觉到门口一群人进来了，而跟在队伍最后面的，正是电母。

明明继续保持警惕，提防电母提前动手，这一警惕让明明发现电母已经跃跃欲试了。

“电母前辈请住手。”明明朝着电母千里传音。“如果你在这里杀人，我就没有必要继续收敛了。”明明继续警告电母。

电母不再跃跃欲试，耐心的跟在队伍后面，这支队伍的人陆陆续续进了会议室，明明也睁大眼睛一直到看到电母出现。电母也盯着明明，在对视中，电母没有轻举妄动，一直到队伍的所有人都走出了建筑物。

“少了一个人。”明明感知到电母并没有离开。

大部队离开后，明明和聋人朋友们进行了合照。

“你是主管叫来的吗？”

“我是。”明明说，明明接着说，“我可以明天再来吗？”

“当然可以，先登记上今天的时长吧。”

登记后，“我可以再带几个人来吗？”明明问。

“当然可以。”

明明之所以要把孙孙她们都带过来，是因为电母也给明明千里传音，“如果三天之内你不能把我赶出这个屋，这里所有人都活不了。”

第二天上午霜霜被猫抓了，“我们快去吧，我没事儿。”霜霜说。

“电母还有几天，你可能连一天都没有了。”蔡蔡说到。

打完疫苗他们就坐上了去解放阁的地铁，然后打车到了电母所在的这个民政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半。

这天下午他们的工作是整理资料。说到工作，最厉害的肯定非蔡蔡莫属，所以蔡蔡全力工作，而其他三个人则表面上在工作，实际上在使用法力通过地面搜索电母的位置。

“什么情况？怎么找不到电母在哪里？”明明说，他已经搜索了半个小时了。

“我也没找到。”孙孙说。

“找不到啊。”霜霜说，接着一手扶墙。

“啊！”霜霜大叫一声。

“怎么了？”专心工作的蔡蔡问。

“没事，被电了一下。”霜霜说。

“你说电。”明明把手放到墙上。

“没有感觉到电……但是……”明明释放法力通过墙壁进行搜索，找到墙壁上有一处是黑色的，明显被电焦的痕迹。

“应该就是这里了，在那边的小走廊。”明明说电母是漂浮在空中的，所以地面搜索不到，电母漂浮的时候偶尔会接触到墙壁，经过传导，所以墙壁会时常带电又有时没有带电，并且被接触的墙壁会焦黑。

“她在走廊上？”霜霜问。

“不是，不在大走廊，在一个小走廊，这个走廊好像几乎没人经过，像是消防通道。”明明说。

“消防通道！那就好说了，我去对付她。”霜霜说。

“恐怕不行了，我们的志愿服务工作完成了。”蔡蔡说。

没办法，他们只能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的同一时间，他们又来到了这里。

“你们说她还会在消防通道里吗？”霜霜问。

“我感觉应该会在，毕竟是她威胁我们到这里的。”明明说。

他们刚进门，一个小朋友就急着冲出去找妈妈，“这种地方肯定不能让孩子自己跑出去”，明明伸手就去拉，结果被孩子电到了。

孩子跑出去了，“电母还在给我们发信号，看来电母确实没走。”明明说。

主管介绍任务的同时明明继续搜索电母的方位，主管介绍完任务就离开了。

主管一下楼，明明就用快速掠过冲入了消防通道，但他冲进去，只是为了查看电母的具体位置。虽然快速掠过产生的光爆声音很大，但是在楼内有童声合唱的情况下就不值一提了。

接着孙孙使用快速掠过，冲进消防通道和电母硬碰硬起来。

“终于来了。”电母也很兴奋。两个人的交手爆炸声频频甚是激烈。

可是突然孙孙就离开了消防通道，电母很诧异，毕竟她们两个在这狭窄的消防通道里面快速掠过斗得正兴奋。于是，电母通过地面对孙孙他们所处的房间进行感知，原来是主管回来交代事情。主管走后，蔡蔡快速掠过冲了进来，和电母一番交手。然后蔡蔡也突然就冲出了消防通道。

电母再次通过地面进行感知果然是那个烦人的主管又回来了。电母决定通过地面传导，把主管电糊涂，在没有感觉的情况下被电的主管，开始糊涂的说蔡蔡他们没按自己的要求做，并且还说出了，第二个版本的工作要求。

这正合蔡蔡的意，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在这停留的时间长一点，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对付电母了。

被电的主管回到办公室睡着了，感觉到主管睡着这一现象的霜霜果断的使用快速掠过冲进消防通道。

经过两番被突袭之后，电母分了心，没有为应对下次突袭提前做准备。霜霜冲进去，可谓杀了电母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双方的接连光爆持续的时间最长，超过了刚才两次突袭持续时间之和的两倍。

被霜霜杀了个猝不及防的电母冲出了消防通道，霜霜也跟着电母冲了出去。两人在大走廊上站定现身。站定的一瞬间，电母就通过地面传导，把楼里面的大人小孩儿全部电晕，毕竟这样电母就可以大开大合的和他们四个决斗了。

电母来势汹汹向霜霜快步冲来，霜霜左右躲闪电母的攻击。毕竟霜霜吸收了上次和风伯作战被击飞的经验，没有和电母拳头对拳头硬碰硬。

没有几招，霜霜发现电母为了进攻的连贯和连续，每几次进攻的间隙都会有一个转身，于是在躲闪电母的同时，双双抓住这个间隙，一个侧踹踢在电母的后背上，让其远离自己。

中了一脚的电母再次向霜霜冲来，霜霜先是后退到走廊桌子的后面，接着用力一蹬让桌子向电母滑去，电母一个跳跃躲开了桌子，却躲不开跟在桌子后面的霜霜，情急之下，电母一个蹬脚，和双双的侧踹脚，顶在了一起。电母蹬出去带着法力，霜霜踹出去也带着法力。两股法力的冲击，使得两人节节后退。

电母看形式不妙，开始朝周围释放强大的电流。霜霜一时间搞不明白电母要干什么，毕竟她知道空气是不导电的。这时孙孙喊到：“空气在电流作用下会产生臭氧和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等有毒气体。”

霜霜意识到，如果不阻止电母的话，不止他们四个会被毒死，这里昏倒的所有人都会被毒死。

而电母释放强大电流让自己的周围也产生了大量的有毒气体，由于它可以通过法力进行解毒，所以它并不怕有毒气体，这些毒气成为了电母的金钟罩铁布衫。

见势不妙，霜霜果断一拳下去把旁边洗手池的水龙头砸个粉碎，洗手池喷出的水，不但吸收了有毒气体，还传导走了电母的电。

这时霜霜毫不犹豫冲了上去，将法力转移到肘上，一个顶肘把电母击飞到了墙上。

电母瘫坐在地上，没有了招架之力，也是迅速飞走了。

霜霜他们四个，关掉了水管阀门，把电母在墙上形成的大窟窿，覆盖上一张海报，稍微收拾一下现场，又继续开始工作。

所有人在醒来后，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明明他们完成了工作便离开了。

地铁上，“你们看他们开地铁的真帅”，明明说。

“确实很帅。”孙孙说。

“但是没有雷公帅。”明明笑着说。

此时阳信老姑家里。

“真君感觉怎么样？”老姑说。

平度真君已经高兴得合不拢嘴，“安阳来。”说罢，将面前的茶一饮而尽。

“把正神都给打败了，看来他们应该可以独当一面了。”莘县道人说的满脸欣慰。

四天后，明明和孙孙去操场跑步，只不过这次孙孙带了佳佳。

再试一试（17）——齐上三圣庙

“玉帝来见山神了。”佳佳说。

“什么时候？”孙孙问，玉皇大帝亲自出面可是件大事。

“前几天，你们打败电母之后没有几天。”佳佳说。

“他去见民仙干什么？”明明接着问。

“去下战书，顺便把山神打伤。”

“山神没事吧？”明明和孙孙一起说。

“没有大伤。山神说后天玉帝要让雷公电母风伯雨师淹了这片大学城。”佳佳回答，接着说，“狐仙和龙王不知道一起去哪里了，真君老姑道人在一起喝茶，所以玉皇大帝只能对山神下手。”

“小人。玉皇大帝就是个小人。”明明愤怒的说。

“不过他们好像要在长清湖动手。”佳佳说。

“对了，明天我们正好要去长清湖参加挑战赛，到时候我们可以顺便在长清湖边研究研究对策。”

第二天，孙孙、霜霜、蔡蔡和明明动身前往长清湖挑战赛，一出门他们就被打广告的团团围住，明明见这些人越来越多，于是开始用法力加强周围的湿气，就像雨师在艺术馆那样，在所有人快要晕倒的时候，明明大喊一声“时间不够了快走”，他们四个迅速离开，而那些快要晕倒的人则瞬间被喊醒，又原地站直了。

到了挑战赛现场，他们四个耐心观察周围的环境，这天万里无云，太阳高照，让人根本想不到明天这里就要被水淹没。

参加挑战赛的还有大学城各个学校的很多学生，经过一番热身活动，主持人宣布挑战赛正式开始。所有人完成了前面几项任务后，被分成四个小队去完成最后的公开演讲任务。

明明和蔡蔡所在的小队和霜霜所在的小队进入了长清湖园区，而孙孙所在的小队去了工业学院。

孙孙和队伍一起在工业学院轮流演讲。工业学院正好在长清湖的北边，东边有徐志摩坠机的北大山。想到这里，孙孙突然意识到，之所以要在长清湖动手，一方面是因为大学城正好就围绕长清湖布局，另一方面，长清湖附近有很多山，可以操控全局，并且如果人们要上山躲避洪水，那么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就会大开杀戒，谁也活不了。

霜霜和队伍在长清湖园区外围演讲。她看到长清湖周围星罗棋布的高楼陷入沉思，因为如果长清湖洪水泛滥淹没了大学城，那么大学城里面的居民同样会受灾。可是楼这么高，如果跑上高层仍然可以避免人员伤亡。一个不好的想法出现在霜霜脑海里——这次洪水可能比这高楼还高，人们想要躲避洪水只能上山。

蔡蔡和明明和队伍在长清湖园区内演讲。他们听到了孙孙和霜霜的千里传音。“也就是说，我们要确定出他们四个在哪座山上，或者说每座山上都有。”明明说，蔡蔡接着说，“然后还要在今天之内阻止他们，如果他们明天动手发动洪水，肯定不会有人活下来。”这时候明明想到一个办法，他在经过水利装置的时候假装看景停了一会儿。蔡蔡迅速意识到明明的意图，凭借他们两个的法力根本不可能同时感知周围所有的山，但是长清湖北边有大型水利装置，通过这个装置不断释放的强大力量，他们完全可以把法力立刻且同时传递到所有的山上并实现全覆盖。

仅仅几秒的时间，明明就确定雷公他们在双龙山上。

下午两点，所有参赛者都完成了挑战任务，在人力资本银行获得了参赛证书。

接着孙孙他们四个骑上共享电车直接前往双龙山。

上山的路很长，难以想象如果全站满人被雷公他们灭口的话。但是孙孙四个是绝对不会停下脚步的，毕竟如果他们不上山，其他谁上山全都没有意义。

孙孙他们到了山顶的三圣庙，里面供奉着财神玉帝观音等正神。作为后辈，还是要向他们行礼的。但和其他人眼神中带着感激不同，他们行礼时眼神中带着坚定。

一个个行礼结束，天空响雷了。抬头一看，晴朗的天空已经被多云覆盖。“可以出去了。”明明说。

他们到了庙门口一字排开。此时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在正对他们的天空中一字排开。

孙孙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能熟练使用法力，甚至对于法力的意义一知半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理解了民仙和正神的冲突，甚至还敢于主动冲上前去对抗并击败风伯。经过了这一年的历练，她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懵懵懂懂的孙孙了，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白法力的意义，都更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战胜面前的正神。

霜霜去年冬天就和雷公电母风伯雨师有一番激战，当时无论是在法力上还是在战术上自己都处于下风，如果不是蔡蔡，自己可能当时就死在了学校的桥上。现在她成长了，她不但能够单挑电母，甚至还不畏惧此时此刻和那曾经把自己压制的喘不过气的对手再次决战。

蔡蔡一直都是最厉害的那一个，在桥上救下霜霜，美术馆突击雨师，向来临危不乱。她不曾向泉城任何人展露自己真实的一面，除了孙孙霜霜明明。现在她和他们三个站在一起，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觉能够战胜天上的四个对手。

明明是他们中第一个感受到法力存在的，并且也是运用法力最熟练的，刚刚得到法力不久就可以和夏津山神交手，敢于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向自己释放电流，智斗雷公，和孙孙霜霜蔡蔡一起做所有其他人不知道但却是其他人能够正常生活甚至活着的必要前提的事情。现在他和孙孙她们三个所做的，仍然是这样的事情。

现在，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再试一试（18）——孙孙霜霜蔡蔡明明齐战风伯电母雨师雷公

两军对垒中，大战一触即发。

孙孙他们四个快速掠过到达不同的地点。孙孙去了庙里，霜霜去了上山经过的山脊，蔡蔡去了另外一座山头的山顶，明明去了两个山头之间的鞍部。

雷公他们四个也快速掠过到对应地点，风伯对付孙孙，电母对付霜霜，雨师对付蔡蔡，雷公对付明明。

风伯和孙孙在庙里站定。“再次得罪了，风伯前辈。”“不必多礼。”风伯首先上前，将法力聚集到拳头之中，每一拳都能够打出足够强劲的冲击力。孙孙没有和他硬碰硬，主动的进行躲避，以退为进，让风伯足够强大的威力全都扑空。祈福树上的丝带被风吹得左摇右晃，庙里的建筑物和放置物，包括玉皇殿、观音祠，以及孔子像、月老像，等等等等，全都被风伯一阵阵的风，吹得乱糟糟。孙孙依然在后退，退进了至圣先师殿堂，“进入一个封闭的环境实在是不明智”，风伯想到，接着一拳打进去，把包括孔子像在内的所有东西，全部摧毁。殿堂内部的一切开始逐渐的倒塌，灰尘四起。可就在这灰尘里，孙孙鱼跃而出稳稳落在风伯后面，接着聚集法力冲拳把风伯击了进去，同时殿堂内部逐渐倒塌的一切在孙孙法力的作用下一瞬间全都成为了废墟，风伯就被废墟掩埋了。

电母和霜霜在山脊站定。这里正好是石阶路，电母半蹲，手掌着地，朝着石阶释放电流。电母心想霜霜刚刚打败自己得意忘形，竟然选择了这么一个导电非常容易的地方和自己交手，可是这里正是上山的路，霜霜一步步的走上来，怎么可能不了解这里的环境。所以霜霜腾空一跃，两手同向挥舞，使用法力切断了生长在周围的草的茎杆，其中的内容物随着法力一起，围着电母画了一个圈。电母低头一看，是白色橡胶，可是她心里更高兴了，“难道这个圈能够阻止电流通过大地传导吗？”接着抬头一看，霜霜的脚下，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橡胶。电母站起身来，将强力的电流，直接朝着霜霜打出去，霜霜没有腾空一跃，他把自己藏在手里的橡胶扔了出去，密密麻麻的橡胶，就像是一道移动的屏障，让电流无法前进的同时在屏障上越积越多，并且向电母冲去。电母就这样被自己的电流给打倒在地。

蔡蔡和雨师在山顶站定。山顶是个危险的地方，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掉下万丈深渊，所以在这里，双方交手的力度必须适当，否则仅仅是反弹力也会让自己粉身碎骨。在这种没法再空旷的环境中，雨师没有办法像在艺术馆那样快速提高空气湿度，因

此，雨师和蔡蔡的交锋主要是拳脚之上的交锋。虽然可以将法力聚集在拳脚之上，但是双方都很严谨，没有一下子聚集太多法力，以防反作用力让自己掉下悬崖。几个回合下来双方难解难分，这时雨师决定使用高密度的雨点，产生少量山体滑坡，让山顶的面积减少，来限制双方交手的可控范围。越来越少的可用面积，使得双方的出手越发严谨，直到蔡蔡突然增加了自己出手的力量。雨师也骤然发力，可也就是在发力之后才发现，山顶已经变成了一座稍微倾斜的坡，而蔡蔡正处于坡顶。自己在减少山顶的面积，可蔡蔡却在一招一式之间悄悄的改变山顶的坡度。处于上风的蔡蔡不再严谨，而是完全释放自己的力量，将雨师打下悬崖。

明明和雷公在鞍部站定。双方谁都没有轻举妄动，直到雨师降下密集的雨点，制造了山体滑坡奔腾而下。就在滑坡快要冲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一跃而起，随后稳稳的站在了停稳的滑坡上。“你不怕我们的交手也造成山体滑坡淹没下面的学校？”雷公问。明明回答说：“因为同性恋这种不大的事情，全校逼死一个上过春晚的学生，这种学校淹没了算完。”话音一落，双方便交起手来。几个回合后，雷公一拳带雷而出，明明双手推掌防御。这一次明明正面顶住了雷公的法力，而不是像上次一样使用木棍这种绝缘体防御。接着明明顺势冲了上去，雷公也冲了上去，这场法力的对冲以雷公飞出摔在地上和明明稳稳站在原地结束。

孙孙霜霜蔡蔡来到鞍部。

“没事吧。”明明问。

“没事。”蔡蔡说。

“我也没事。”孙孙说。

“没什么事。”霜霜说。

“可以后退了现在。”明明冷静的说。

话音刚落，孙孙他们四个就朝四个方向用力一跃后退十米，与此同时雷公他们四个扑向了他们刚才的位置，强大的法力在那个地方制造了一个大坑。然后山体动荡，明明他们制造的山体滑坡，稳稳的落在并填满了大坑，掩埋了雷公电母风伯雨师。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隐隐觉得后面的山瘦了。

作为正神，雷公电母风伯雨师不会死。霜霜蔡蔡明明在孙孙的介绍下和佳佳黄黄见面。六个人投入到了期末复习之中。

地神篇

再试一试（19）——姜子牙现身

此时的佳佳还在睡梦中遨游。

现实中，她不能真正的飞翔，但是在梦里可以。

不一会儿，她碰到了自己的偶像，并和他热情的打招呼。

又过了一会儿，她在空中抓到了自己最喜欢的美食，兴致勃勃的吃了起来。

但是不久之后，她感到自己在晃动。她终于开始疑惑：这是在空中，自己怎么会感受到地面的晃动？

“不好！”

她猛地醒来，发现自己所处的地方正在剧烈晃动。

此时的佳佳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地震了。

毕竟自期末考试完放暑假以来，甚至是自出生以来，他从未经历过地震，也从未料想到自己的家乡会经历地震。

她尽量镇静地穿好衣服，然后猛地一跳，她竟然飞出了窗外。她想让自己停止这无序的飞行，结果真的停住了。她又试着让在空中漂浮的倒立的自己正过身子来，竟然真的自己的身体在缓缓旋转，并且翻转了过来。

“我的法力来自于山神……”，佳佳意识到，山神一定遇到麻烦了。

佳佳从空中迅速下落，手掌击在地面上，通过地震产生的能量，佳佳感受到了山神的方位，并且此时的山神正在和一个人打斗。

佳佳快速的飞过去，终于看到了正在战斗的夏津山神。

“姜子牙，你这是痴心妄想！”夏津山神声嘶力竭的说。

“是不是痴心妄想，不久后你就知道了。”姜子牙回道。

随后姜子牙用拳头猛砸地面，一道地震波被向着山神释放了出来。

显然，精疲力尽的山神对于这道波，就像小船对于滔天巨浪。

佳佳迅速下落在了山神前面，利用下落的加速度产生的能量，佳佳也向姜子牙释放出了一道地震波。两股波相互碰撞产生了复杂的波动，让佳佳根本不能站稳。

姜子牙纹丝不动。

山神扶住就要摔倒的佳佳。

“慢着，姜太公。”

“坐鹿罗汉，你别来搅局。”

“我也不想搅局，难道你真的要对这个孩子下手吗？”

现场仿佛静止了一样，山神的眼睛紧紧盯着姜子牙，姜子牙也站在那里仿佛在思考什么，坐鹿罗汉骑着鹿从地震造成的烟尘中缓缓走来。

佳佳看了看山神紧张的脸，又看了看面前两位从未见过的正神……

地震从此刻便停止了。

“也罢……”姜子牙甩甩长袖，走了。

缓过神的佳佳站起来刚要去追，就被山神拉住胳膊。

“那可是地神的最高统帅姜子牙，可不是雷公电母风伯雨师那样的小喽啰。”山神说。

“是啊，即使是打败那样小喽啰的孩子，也是经过了时间的历练的。”坐鹿罗汉走过来说。

“见过坐鹿罗汉。”佳佳向坐鹿罗汉行礼。

“不必多礼。”

“你们说痴心妄想？”佳佳问。

“我认为山神说的不全对，至少目前来说不能彻底算是痴心妄想。”坐鹿罗汉说。

“刚来一个姜子牙，又来了一个坐鹿罗汉是什么意思？”山神鄙夷的问。

“如果不是我，山神恐怕已经遭遇不测了。山神不应先向我道谢吗？”坐鹿罗汉回道。

“少在这里油嘴滑舌。”夏津山神回。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坐鹿罗汉说，“姜太公已经表达的很清楚了，他要带领众地神向你们宣战，既然我恰好来到了这里，而且参与了你们的缠斗，那我就转告药师佛的命令——佛界将会关注并在适当的时候插手你们的争斗。”

“你们有何目的！”山神怒目而视。

“你只需要知道，我们不属于你们任何一个阵营。”说罢，坐鹿罗汉头也不回的走了。

安顿好山神，佳佳收到了霜霜的千里传音，是来问关于地震的事情的。佳佳把事实的经过告诉了霜霜，霜霜十分震惊。佳佳还说“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应该都能飞了。”，霜霜更加震惊。

这个凌晨，住在鲁西北的霜霜蔡蔡和佳佳先互通了消息，早晨又和鲁东南的孙孙明明和黄黄互通了消息。

再试一试（20）——佳佳蹬倒南海龙王

虽然姜子牙向民仙们宣战了，但是一个月过去，地神并没有什么动静，眼看就要开学，夏津山神安慰佳佳他们六个无需多心，让他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可是夏津山神又有什么办法呢？或者说众民仙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甚至不知道姜子牙有什么计划，民仙可是不能“无需多心”的。

佳佳他们六个开学了。学校里一如往常。

这天明明向孙孙和黄黄展示了一个酒葫芦，他们在操场坐下，明明让孙孙和黄黄感受一下它的重量。孙孙想要把葫芦拿起来，却发现好像重达千斤。

“这是我制造的小玩意儿，里面是一个小世界，所以它重达千斤，拿起它来是必须使用法力的。”明明眼里放光的说。

他们又找了一个角落，明明拿着葫芦，不一会儿，葫芦前面出现了若有若无的一个法阵。黄黄和孙孙进入法阵，明明的面前真实的世界中法阵消失了。黄黄和孙孙一起随着法阵消失了，因为黄黄和孙孙进入了葫芦中的世界。

“这里好像大到没有边际……”孙孙说。

“这是我所能做到的以出口法阵为中心最大的范围了，它有边界，只是太远了而已。”明明向她们千里传音。

“如果把葫芦也带进来还能出去吗？”黄黄笑着问。

“葫芦是带不进法阵的，而且葫芦重达千斤，一般人也带不走。”明明回答。

“霜霜和蔡蔡应该也会喜欢这里面的晴天吧。”孙孙说。

又过了好几天。

这一天下午的夕阳柔和而耀眼，明明和孙孙佳佳黄黄来到园博园游玩。

一路上他们拍了很多照片，包括但不仅限于“思考明”“托起摩天轮的孙”和“和高塔一样高的佳”以及“善于表情管理的黄”。

他们沿着湖边走，隐隐约约间，黄黄感受到太阳越发的炎热了起来，他紧紧盯着眼前的太阳。

另外三人发现了黄黄在盯着太阳，于是也盯着太阳看。

之后明明下意识的大喊一声“快走！”。他们四个紧急离湖边走远了几步。接下来，一股滔天巨浪从湖里喷涌而出，差点儿溅了他们一身。

“这水是热的。”佳佳说。

这水确实是热的，甚至整个湖的水都是热的，北边的水力装置也发出了出故障的声音，水面之下突然飞出了一条全身赤色的巨龙。

那巨龙二话不说就向他们四个吐出一个火球，明明见状使用法力依靠湖水形成了一道水幕，火球和水幕接触的时候，产生了大量的水汽，明明继续使用法力的制造风向，吹动水汽向巨龙飞去。虽然水汽移动的过程中消耗了部分的热量，奈何火球太大，热能相当足够。水汽打在巨龙的身上，巨龙被烫的哀嚎，随即重重的冲向湖面。

又是一个滔天巨浪。

他们四个谨慎的走向湖面。在湖的中央，红色的巨龙现出了人形，渐渐的向空中漂浮起来。

“没想到我南海龙王敖钦也有被火焰戏弄的时候。”

“南海龙王，姜子牙的手下！”黄黄想到了牟平龙王曾经对正神的介绍。

敖钦继续对湖水进行加热，湖水迅速升温，立刻就沸腾了。飞在空中的敖钦则利用滚烫的湖水凝聚成一个比刚才的火球还巨大的水球。

“我看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敖钦大喊。

“我们也会飞啊！”佳佳向黄黄喊。

“对呀！”孙孙说。

说罢，佳佳向敖钦飞去。

“她就这么飞过去了？”明明震惊了。

“她就这么飞过来了？”敖钦也震惊了。

然后，敖钦把水球向佳佳推了出去。和佳佳撞在一起的水球四分五裂成了水滴。

这时敖钦才看清，佳佳是前滚翻着飞过来的。

佳佳的飞行方式让她的周围形成了漩涡，这漩涡不仅让佳佳隔绝了热水，还让水球四分五裂的更加彻底。

最后佳佳一脚踢在敖钦额头之上，随后猛力一蹬，敖钦摔下水面，佳佳优雅的飞了回来。

“你们说南海龙王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明明问。

“很明显是来刺杀我们的。”佳佳说。

“你们说牟平龙王和四海龙王有什么关系？”孙孙问。

“哎……”黄黄笑着大声叹了一口气，“牟平龙王说不要把那些龙王和他并列……”

再试一试（21）——霜霜砸倒西海龙王

“依真君之见，难道姜子牙也要对孩子们下手吗？”狐仙问。

“就不用依我之见了吧，情况已经很明了了。”平度真君回答，接着说，“这也算是历练的一部分吧。”

确实，毕竟经历的一切，无论是看到的、听到的，还是感受到的，都是历练。

在地铁上的霜霜蔡蔡和明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既然这样就不用担心这次出游融创会遇到什么了。

“如果遇到了，就像上次佳佳一样冲上去。”霜霜说。

说罢，明明和蔡蔡都笑了。

融创乐园里面，聚集了好多被极低的优惠票价所吸引而来的学生。霜霜已经预料到了，所以她做好了排队的准备，她找了一个项目的长队排了起来。蔡蔡和明明则在乐园里继续游览，他们走到一座桥上，对面的坡上，一辆满载游客的轨道车迅速冲下，激起了很高很多的水花。在水花的作用下，一条彩虹活灵活现的产生了。

终于，蔡蔡决定去坐海盗船，明明则去看看霜霜排队排的怎么样。

终于，霜霜坐上了弹跳小丑的座位，控制室一番操作下来，让霜霜想再来一次，可是后面的队伍依然很长，所以霜霜放弃了这个想法。

乐园里有很多演员扮演各种角色，明明和一个演员合了一个影，照片里明明的一身正气压过了演员扮演的丧尸。

过了好久蔡蔡也从海盗船上下来了。蔡蔡着急的找到明明他们俩，“我刚才在海盗船上听到了低鸣声。”

“什么的低鸣声？”明明问。

“不知道，那个声音很低，我怀疑是哪个龙王的声音。”

他们三个警惕起来，立刻往蔡蔡指的方向跑去。

可是一直跑到了没有人的地方，也没有发现龙王的身影。

此时的他们已经精疲力竭。明明拿出酒葫芦，放在了一张被称作“巨人的桌子”的桌子上。他们三个通过入口法阵进入了葫芦。

别墅里，惬意的音乐之下，有着三个更加惬意休息的人。蔡蔡估计龙王得气死了。

休息完后，他们离开了酒葫芦，打算继续追击龙王。

这时一阵强风吹了过来，明明提前研究了一遍四海龙王，看来是司掌风的西海龙王敖闰在提示他们了。

强风断断续续，风力越来越强，吹得融创乐园里的游乐设施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

“他要让我们亲眼看到乐园的毁灭，太恶毒了。”蔡蔡说。

“我有办法了，我要去坐大茶杯。”霜霜兴奋的说。

“什么时候了还坐大茶杯。”蔡蔡无语的说。

“我们要相信霜霜。”明明说。

明明和蔡蔡在场地外站岗，霜霜去排队。

终于排到霜霜了，从设施一启动，霜霜就使劲的转动茶杯，让同一个茶杯的人发出了响亮的笑声。

“好了，我们再去精灵飞舞。”霜霜说。

精灵飞舞是一个高空项目，它载着人们缓缓的飞上高空再飞下来，让人们俯瞰整个游乐场。

飞到最高处的时候，霜霜打了一个响指，大茶杯的基座发出了巨大的响声，霜霜又向远处看去，然后一手抓起明明的酒葫芦用法力扔了出去，砸在了敖闰的头上。

西海龙王敖闰不断的刮起强风，确实是想让他们三个目睹游乐场变成废墟，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想当然的以为只有自己会搞破坏，而霜霜他们是不会破坏游乐设施的。霜霜利用了他这一想当然的以为，用法力破坏了大茶杯，让大茶杯发出巨大的声音，这巨大的声音让他摸不着头脑，乱了阵脚，而游玩的人们是不会乱了阵脚的。而在空中，霜霜可以轻而易举的发现那个不同寻常焦急的人。

“我的酒葫芦……”明明说。

“啊，对不起……”

“没事儿，葫芦不会有事儿，我比较担心敖闰，毕竟那酒葫芦重达千斤。”明明笑着说。

再试一试（22）——黄黄战胜两位龙王

明明的电话响了。

是黄黄打过来的，就在明明他们三个刚从融创乐园出来的那一刻打过来的。

黄黄佳佳和孙孙想请明明一起去唱歌，毕竟有了明明，她们三个女生也安全。

“为什么要晚上去呢？”明明问。

“因为下星期事情多，只有今天晚上了，我们打算一晚上都在 ktv，这样就不用回去了。”黄黄解释到。

明明答应了她们。

离开融创，下了地铁，明明就去找黄黄她们了。

“明——明——”见到明明如约而来，孙孙大喊到。

他们订购了一个小包间。明明和霜霜蔡蔡逛了一天，于是唱了一会儿就先睡为敬。

不一会儿，明明好像听到了雨雪交加的声音。

这声音让他猛然惊醒。

“你们听到没有……”明明说。

“听到了。”黄黄说。

他们四个急忙跑下楼，果然，外面暴雨暴雪疯狂袭来，仿佛要淹没大学城。

明明把主楼玻璃大门打开，结果雨和雪像洪水一样的涌进来，把他们四个推进楼里。孙孙急忙伸出食指用法力把大门关上。

“出不去，怎么办？”明明问。

“上楼，从窗口飞出去！”佳佳说。

他们四个又急忙上楼。

佳佳从窗口往外一跳，立刻被暴雨暴雪击打的飞不起来，幸好抓住了窗沿才没掉下楼，不过佳佳在飞出去的那一刻明确了有两条龙在楼顶的空中盘旋。

“看来剩下两个龙王也来了。”孙孙说。

“既然这样，又要委屈酒葫芦了。”明明说。

两位龙王一心想为受伤的两位弟弟报仇，已经什么都不管了，什么祈雨赐福都不管了，只想杀死明明他们。

明明从窗口探出头去，顶着雨雪把葫芦向天空龙王们所在的方向扔了出去。自然两个龙王轻而易举的躲开了。但酒葫芦经过龙王的时候，入口法阵突然打开，黄黄一跃而出，成功的骑在了一条龙的脖子上。

雪小了，黄黄骑在那条白龙身上，还有一条青龙。

黄黄用法力把雨水聚集在青龙的头部，随后施法的手握拳，青龙的嘴就被冻住了。雨停了。在白龙挣扎的时候，黄黄又抓住机会，一指戳进白龙的右眼。雪停了。

落下的重达千斤的葫芦又恰好砸在了青龙的头上。黄黄接住葫芦飞了回来，东海龙王敖广和北海龙王敖顺急匆匆的向天边逃跑了。

第二天白天，两个交警在路上走着，迎面走来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说：“呦，二位要去干什么啊？”

两个警察头也不摆的继续往前走过老太太。

“你们应该不是警察吧。”老太太继续说。

两个假警察这才转过身来，老太太，或者说黄岛狐仙，也转过身来，假警察这才精神起来做好战斗准备。

假警察刚要往前冲，狐仙的身后就吹来一股强大的气流，让假警察根本无法前进，最后被吹进了水沟里。

“唉……真君，你那里怎么样啊？”狐仙问。

“本君好了。”平度真君千里传音。

“一群乌合之众。”莘县道人千里传音说，“竟然接不住贫道一掌。”

“现在应该只剩下姜子牙和四海龙王能对付孩子们了吧。”阳信老姑千里传音。

“牟平龙王到哪里了？地神的手下们都帮你清理完了。”夏津山神说。

“本龙王已经到济南了。”

再试一试（23）——弘阳广场齐战姜子牙

长途跋涉的牟平龙王站在了姜子牙的身后。

“姜太公尚安？”牟平龙王说。

“可是那牟平的老龙王？”说完，姜子牙转过身来。

姜子牙诡异的笑容让牟平龙王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今天是夏津山神徒弟的生日，作为前辈，自然要送点儿东西的。”姜子牙说。

“我也是”，牟平龙王长呼一口气，“我要把你的胡子放在礼物盒里。”说罢，狠狠地瞪着姜子牙。

佳佳他们并不知道民仙们的计划，此时黄黄佳佳孙孙明明他们四个正赶往弘阳广场准备给佳佳过生日。

下了出租车，热闹的氛围扑面而来。这是黄黄找的地方，明明不自觉的赞扬黄黄眼光真好。

在黄黄的安排中，他们可以在弘阳广场里面的一个饭店为佳佳庆祝生日，可是百密一疏，黄黄忘了预订。

他们要排好长时间的队，所以孙孙和明明先去其他地方逛逛，不想转悠的佳佳和黄黄则耐心坐着等待排队叫号。

“对了，佳佳，你是怎么遇到夏津山神的？”

“呃……我忘了。”

“那你还记得什么时候第一次遇到夏津山神的吗？”

“这……也忘了。”

“夏津山神的事情你都不记得了吗？”

“确切来说，2020 年和之前的事情我都记得的很少。”

……

明明和孙孙在弘阳广场逛游，过了好久，他们两个回到了心形红绿灯那里。

虽然已经是第二次见，但明明还是惊叹的说：“天呐，这里连红绿灯都是‘爱你’的模样。”

所有人都沉浸在红绿灯带来的温馨之中，不由感叹这里真是个好地方。

突然，天空落下两个人影。烟尘散去，两个人稳稳的站在地面上。接着，他们用法力开始了战斗。

人群慌了，明明和孙孙也慌了一下，但明明马上想到，没见过的神仙，可能有一个是牟平龙王，于是明明千里传音。

“我是牟平龙王。”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明明和孙孙马上逆着人群冲了上去。

两个人同时快速掠过牟平龙王他们，帮助牟平龙王脱困。

牟平龙王和明明孙孙站定，姜子牙也站定。

“既然来了，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姜子牙和地神们的厉害吧。四海龙王！”

孙孙往天上看去，四条龙正在天空盘旋作法。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姜子牙说。

姜太公拔出随身的宝剑，明明见状随手拿起一根长棍，并扔了两根给孙孙和牟平龙王。

这个路口的人全都逃难去了，“现在可以和你们在毫无打扰的情况下决战了。”姜子牙最后说。

四海龙王现出人形来到地面。

“你们四个又做了什么。”

“布置了一点儿幕后而已。”西海龙王说。然后，天空中电闪雷鸣，巨大的雷声风声暴雨暴雪似如约而至，让明明和孙孙连眼睛都睁不开，站都站不稳。

“想的美”，牟平龙王岿然不动，大手一挥，随后雨雪风雷仿佛静止了一样。作法完毕，牟平龙王首先冲了上去。

四海龙王拔出随身宝刀，本想要拦住牟平龙王，可是没想到牟平龙王的胳膊窝之下，明明一棍戳出，头顶之上，孙孙一棍抡出，两位海龙王便倒下了。牟平龙王有把另外两个海龙王打倒在地，直奔姜子牙而去。

姜子牙也毫不示弱，单手持剑劈撩斩抹，和牟平龙王打的难解难分。

孙孙和明明在后面牵制四海龙王掩护牟平龙王，奈何双拳难敌四手。牟平龙王也是，说到底法力还是比姜子牙弱一点。

就在他们即将陷入绝境的时候，佳佳从弘阳广场商场的四层飞跃而下，快速掠过四海龙王，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没有参与之前的战斗所以精力充沛的佳佳快速掠过杀的不亦乐乎，让四海龙王败下阵来。四海龙王见势不妙，想要四条龙撞击商场和他们同归于尽。

“你们长眼喘气儿呐。”黄黄在佳佳跳出的那个地方施法，用停在空中的雨滴形成一道够够的屏障，让商场顶住了龙王们的冲击。

随后，姜子牙也不再留手，单手持剑转为双手持剑，迅速把牟平龙王打倒在地。

黄黄从四层一跃而下，拿起龙王手中的长棍继续和姜子牙交战。

因为牟平龙王被打败，所以黄黄战斗意志很充沛，姜子牙马上体力不支败下阵来。

黄黄扶起牟平龙王。佳佳也急忙跑去看牟平龙王伤的怎么样。

“快躲开！”牟平龙王大喊。

佳佳被东边来的一道法力打中。随后便瞳孔收紧，呼吸不畅，极其难受。

“这是鬼界的摄魂术！”姜子牙说。

“对不起，我月光菩萨奉药师佛令，不能让你们杀死姜子牙。”

“药师佛让你杀死其他人吗！！！”黄黄冲他大喊。

“药师佛并无类似命令。”

“什么是摄魂术？”明明问。

“人间的灵魂要去往鬼界，一般来说需要鬼界的差使使用摄魂术。”牟平龙王说。

“去往鬼界，那和死了有什么区别？”孙孙问。

“没有区别。”牟平龙王说。

“佳佳！！！一定要撑住啊！！！”孙孙喊。

此时在佳佳的意识里，佳佳感受到自己正在面朝上的下落，她睁开眼，看到了夏津山神正从上而下飞向自己。虽然自己很虚弱，但佳佳还是伸出手，努力去抓山神的手。

终于，山神抓住了佳佳的手，无数的回忆在此刻出现在了佳佳的脑海里，这时她才知道，自己是已经在瘟神手里死过一次的人，是山神救回了她，所以她才会丢失2020年之前的记忆。

“我都想起来了，”佳佳说，“谢谢你，山神。”

现实世界，佳佳猛地长呼一口气，随后气息调顺，她闭上眼，再睁开眼的那一刻，她的瞳孔也恢复正常了。

“你没事吧，佳佳。”孙孙急着问。

“我没事了……”

“善哉……”月光菩萨双手合十，随后走了。

“真是让我，自愧不如。”姜子牙说，牟平龙王他们回头看，“为表歉意，奉上小神佩剑。”明明代众人接过宝剑，随后姜子牙携四海龙王走了。

人们从慌乱中缓过神来回到路口，仿佛做了一场梦，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黄黄孙孙和明明在黄黄安排的餐厅里给佳佳庆祝了生日。

鬼神篇

再试一试（24）——鬼界觳觫

一个晚上，在梦中……

“晚辈明明见过菩提老祖。”

“不必多礼。”

“敢问可否得到老祖指点。”

“但说无妨。”

“谢老祖。”明明继续说，“请问老祖，有哪个凡人打败过姜子牙吗？”

“确实没有，你们是第一个。怎么了？”老祖问。

“有一点儿不踏实的感觉。”

“为什么这么说？”

“我等凡人，岂能和神仙媲美。”

“没有法力的话，神仙都是凡人，不必多想。”

“多谢老祖。”

菩提老祖说：“见面当有礼相送，请明明收下这夜明珠。”

明明激动的说：“万分感谢老祖。”

醒来后，明明的手上多了一个夜明珠。

此刻，平度真君府上……

“诸位可知鬼界很不太平。”莘县道人说。

“本龙王亲眼见了月光菩萨使用摄魂术，怎会不知。”

“总有我们不知的，比如鬼界出现了很多邪术。”平度真君说。

“对，那些邪术，或者说所有的邪术，伤人肉体乱人心神之流，混乱不堪。”阳信老姑说。

“没错，虽说法力运动以千变化以万，终以气为机关来施展，邪术则不然，机关万千，可为人，可为生灵，可为一切。万千为机关则世间为下品，皆可随意践踏。邪术之害大矣。”平度真君说。

“邪术之害不必多言”，黄岛狐仙说，“但鬼界动静这般，其出反常也。”

“是也，”夏津山神也说，“孩子们首站姜子牙即大获全胜，必引起那鬼界酆都大帝觊觎。”

“其有计乎？”阳信老姑问。

……

此时宿舍里只有孙孙佳佳黄黄三个。

“你们说明明对这剑做了什么？”黄黄问。

“我也想知道，这把剑好像毫无生气一样，看起来根本不像地神统帅的剑。”孙孙说。

“明明把它送到我们手里，必然有他的深意。”我们就放在宿舍里就好了。

此前，明明在观察夜明珠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琴”字。这必然是菩提留下的暗示。想到这里，明明便将法力注入姜子牙的宝剑并将法力封锁，随后便送至孙孙手中，希望以此能够保护琴琴。

当初是琴琴让他们几个人相遇，现在保护琴琴在所不辞。

再试一试（25）——琴琴首战告捷

“为什么最近出去要带剑？或者说为什么一定要带的是剑？”琴琴表示搞不明白明明的想法。

但琴琴一看到剑那么帅，出门的时候顺手就拿上了。

走在路上，琴琴的心情也十分舒畅，毕竟是这么帅的一把剑。

她曾在宿舍里问过孙孙这把剑是从哪里得到的，孙孙并没有多说什么，只说是捡的，毕竟向琴琴也解释不通法力的事情。

可这么帅的剑，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就捡到呢？

琴琴也没有多问什么，出门的时候顺手就拿上了。

琴琴神清气爽的走在路上，从剑鞘拔出宝剑端详。她左手成剑指，再剑身上向剑尖抹了一下，宝剑竟然放出光来，吓得她赶紧把剑插回剑鞘。

虽然感到奇怪，但琴琴还是拿着剑继续往前走，毕竟这剑太帅了。

迎面走来的穿黑衣服和白衣服的两个人，一直盯着琴琴。琴琴感到来者不善，谨慎的往前走。

直到走到三个人侧向成一条线的位置。黑衣服的人突然抓住琴琴的胳膊。琴琴急忙挣脱要快速逃离。黑衣服的人捡起一块石头，打中了琴琴膝盖的腘窝，随后琴琴摔倒在地，剑也飞到一边。

就在那两个人接近琴琴的时候，宝剑突然自己从剑鞘里飞了出来刺向他们。两个人措手不及紧急避让躲开了。之后宝剑来了一个回旋，稳稳的回到了琴琴手中，被琴琴抓住。

琴琴也是呆住了，但她管不了那么多，她冲上去划出了一道剑气，可是剑气好像凝固住一样，没办法，她又交叉划出了一道，两道剑气叠加在一起的那一刻，发出了强烈的共振和冲击，把那两个人击飞数米远，琴琴也没站稳，摔倒在地。琴琴站起来警戒，却发现那两个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这可太奇怪了，至少是对琴琴来说。她回宿舍后接着就问孙孙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儿。

毕竟孙孙只是接过了宝剑，至于明明对宝剑做了什么她也一无所知。孙孙挥了好多下，都一点反应都没有，直到她意识到了什么。他把剑指放在剑身上，向剑尖划了出去，随后挥出两道交叉的剑气。剑气叠加之下，宿舍的窗玻璃被震碎成了玻璃渣。

“你们在干什么？”正在睡觉的佳佳被着巨大的声响惊醒，随后震惊的望着一地的玻璃。

“明明的杰作也太……”黄黄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琴琴问到。

到了现在，孙孙才能顺利的向琴琴解释法力的事情。

“菩提老祖给出的暗示指向了你，所以明明才对这把姜子牙的宝剑动了手脚。”孙孙解释到。

“可暗示为什么要指向我呢？”琴琴问。

“可能因为是你把我们几个人聚到一起的吧，”孙孙接着回答，“反正最近出门小心点，随身拿剑吧。”

“原来是这样……”琴琴意识到。

不过现在琴琴至少可以通过宝剑使用法力，也算是拥有法力了吧。

此时狐仙的山洞里。

“老祖高见啊……”

“大师过誉了。”

“鬼界果然派黑白无常对琴琴下手了。”狐仙说。

“剩下的就看孩子们了。”菩提老祖说。

过了几天，琴琴像往常一样在路边走着，迎面又遇到了黑白无常。

黑白无常拔出佩剑，这次琴琴没有跑，也是拔出宝剑，随后剑指放在剑身上抹向剑尖，宝剑像上次那样发出的光芒。随后他们三个开始了第一轮正面战斗。

由于剑上有法力，琴琴虽然从没学过剑术，确把宝剑运用的灵活得当。

明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剑气的凝固，凝固的剑气进可攻退可守，当黑白无常在剑气之内的时候，他们的行动仿佛受到了气的阻碍，变得慢了下来，此时的他们根本无力抵御琴琴两道剑气叠加的共振与冲击。

就这样，第一轮战斗，琴琴胜利了，黑白无常灰溜溜的逃跑了。

再试一试（26）——救琴琴冒险入鬼界

几天后，琴琴再一次见到了黑白无常。

同样的，琴琴毫不畏惧，上去就和他们交战在了一起。这次黑白无常一反常态，不再和琴琴硬碰硬交战，而是在交战的过程中穿插使用摄魂术。

可琴琴宝剑上的法力是明明注入的啊，所以黑白无常的摄魂术一次一次的被琴琴手中的宝剑化解。见势不妙，黑白无常又一次逃跑了。

第二次交手，还是以琴琴的胜利告结。

“他们和我这次交手的时候，好像使用了一些奇怪的法力。”琴琴对孙孙说。

“什么奇怪的法力，不会是摄魂术吧？”孙孙警惕起来。

“什么是摄魂术？”琴琴问。

“就是一种摄取人的灵魂进入鬼界的法术。我中过。”佳佳说。

“把人的灵魂带去鬼界，和把人杀死有什么区别？”琴琴问。

“没有区别，当时我中摄魂术的时候都感觉无法呼吸，就和死了一模一样。”佳佳说。

“你们有听说过邪术吗？”黄黄问。

黄黄把从牟平龙王那里得来关于邪术的事情告诉了她们。

“这么说的话摄魂术也是一种邪术。”孙孙说。

“确实，这也是为什么邪术无法禁绝的原因。因为三界确实需要邪术，至少是摄魂术。”黄黄说。

“看来我下次要小心点了。”琴琴想。

又过了几天，琴琴又遇到了黑白无常，第三次交手一触即发。

经过了前两次的战斗，琴琴对法力的使用变得更加熟练。期间，陆陆续续的黑白无常击出夹杂摄魂术的法力，都被琴琴用剑气化解。最后琴琴一个剪腕花把黑白无常打的地覆天翻。

此时琴琴的后面，牛头马面用法力夹杂摄魂术偷袭琴琴。琴琴措手不及被摄魂术打中。

“黑白无常真是废物。”马面说，“还得靠咱哥俩，是吧牛头？”

“那是。”牛头回。

明明和孙孙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琴琴已经没有了呼吸，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已经不见了人影。

第三次交手，说到底以琴琴的失败告结。

孙孙把琴琴背回宿舍，佳佳和黄黄焦头烂额。

“有什么办法可以进入鬼界？”明明千里传音。

孙孙顿了一下，随后说：“可我们连鬼界在哪里都不知道。”

此时，得到琴琴死亡消息的蔡蔡和霜霜正在和阳信老姑千里传音。

“见过老姑。”她们两人说。

“不必多礼。鬼界的事情我可以为你们解答，但是具体的事情还得你们亲自去做。”

“老姑请讲。”蔡蔡说。

阳信老姑说：“鬼界和人间是领域重合的。人间所及之处，亦是鬼界。”

“我好像不明白。”老姑说完，霜霜说。

“人间为阳，鬼界为阴，阴阳本就一体。”老姑说。

“这么说的话，鬼界就在我们身边。可我们为什么看不见鬼界。”蔡蔡又问。

“阳盛之人岂能见阴盛之物。”老姑笑着说。

“这样的话，我们怎样才能进入鬼界呢？”蔡蔡继续问。

“我若没有记错，菩提老祖给了明明夜明珠，人之阴阳，可变甚少，但夜明珠加持下的阴气旺盛，足以使人进入阴界，只是一个夜明珠加持的阴气，只足够一个人进入鬼界。”老姑继续笑着说。

“谢老姑。”

“不要着急，我这里还有一个夜明珠，两颗夜明珠可以让你们实现人间和鬼界的通信。”

蔡蔡和霜霜向阳信老姑道完谢便和明明以及孙孙她们三个互通了消息。

“让我去吧。”明明说。

此时所有人都不说话，因为他们知道进入鬼界便凶多吉少，而一个夜明珠只能让一个人进入鬼界。

“来不及了，就让我去吧。”明明说的很冷静。

“好，我们多通信。”黄黄说。

明明在室外站定，激发了夜明珠的阴气。明明看到周围的环境改变了，变成了一个不曾拥有白天的世界——这就是鬼界。

再试一试（27）——明明首战崔珏

鬼界没有白天，除此之外和人间并无差异。鬼界阴盛阳衰的鬼和人间阳盛阴衰的人其实是一样的。直到来到了鬼界，明明才真正的知道了什么是死亡——就是从人间去往鬼界的过程。人在死后阳气渐衰，阴气渐盛，他就从人间抵达了鬼界，这一刻，人变成了鬼，这就是人间看来的死亡。

明明拿出夜明珠，夜明珠上有鬼界和人间的对比地图，人间的学校在鬼界是一片小村庄。明明向一个正在地里工作的老爷爷询问关于鬼界的事情。

“小伙子，你才死没多久吧。”老爷爷爽朗的说，“凡是来到这鬼界的，首先要去那判官府向分属判官报道，判官会根据十殿阎罗的指示给你安排在鬼界需要房子钱财之类的东西，然后你就可以在鬼界生活了。如果你人间的家人给你送钱什么的，也会由判官送到你手里。”

“我忘了判官府怎么走了。”明明佯装迷路。

“这怎么能忘了呢？所有进入鬼界的人，诶！你也别怪我说话不严谨，鬼和人是一样的。鬼界被分成十片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一位阎王爷，鬼界所有人都要从阎王爷设定的摆渡口进入鬼界，摆渡口往前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条路通向判官府，在判官府办完手续再往前走，才是我们所生活的鬼界。不过在这儿当鬼也挺好的，人有生老病死是因为他们有阳气，我们一点阳气都没有了何谈生老病死呢？一百年前死的时候我长什么样，现在我还长什么样。”

看来可以从判官府得到琴琴的消息，明明紧急的看着地图前往判官府。

在路上，明明看见两个熟悉的人影，正是黑白无常。

怒气、怨恨，想焰火一样喷涌而出，明明上去杀了黑白无常一个措手不及。“竟敢在本判官分属的领地生事。他在那里，牛头大人马面大人。”分属判官带着牛头马面也赶来了。明明继续杀了牛头马面一个地覆天翻，然后一脚踢飞了分属判官。

明明冲上去抓住分属判官的衣领，正要质问他琴琴在哪里，夜明珠突然对他千里传音：“小心头顶”。收到讯息的明明立刻松开手后退几步，一个身影从空中重重的落在明明刚刚的位置上。分属判官立刻行礼：“崔珏大人。”

这就是酆都两大判官之一的崔珏，明明试探着和他交手。三个回合下来，明明完全处于劣势。见势不妙，明明收回了夜明珠的阴气加持，回到了人间。

回到人间的明明发现自己竟然在市中心，离学校好远好远。“原来在鬼界走了这么多路。”

明明坐公交车回到了学校。

酒葫芦的别墅里，孙孙把没有呼吸琴琴搬到床上后就去和大家商讨对策。

“牟平龙王说，牛头马面黑白无常这四个鬼界差使之所以要对死去的人使用摄魂术，是为了维持鬼界秩序，让灵魂精确而顺利的到达鬼界摆渡口，然后进入判官府接受管理，而不是像明明这样随便选一个地方就进入鬼界。”黄黄说。

“原来如此……”，明明继续说，“我去这一趟遇到了鬼界众判官两大头领之一的崔珏，而且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你们说，崔珏和钟馗是鬼界众判官的头领，怎么和牛头马面黑白无常这四个跑腿的一样亲自‘下凡’？”霜霜问。

“看来鬼界已经对我们有防备了。”蔡蔡说。

“如果我们不主动前去鬼界的话，说不定为了对付我们，总有一天鬼界会进攻人间。现在已经不只是救回琴琴这么简单了。”明明说。

“下一步我们怎么办？”佳佳问。

“我打算再去挑战崔珏。”明明说。

“可是你打不过他啊，这不是去送死吗？”黄黄说。

“所有人死后进入鬼界都需要经过判官府，判官是设法得到琴琴消息的最快手段了。”明明解释道，“如果能再有几颗夜明珠，我们一起去，说不定就能打败崔珏……等等，崔珏不会在我的兜里放夜明珠了吧。”

明明的兜里真的有四颗夜明珠。

“看来崔判官在请我们，现在我们应该接受他的邀请了。”孙孙说。

再试一试（28）——三战崔珏

明明来到鬼界再一次挑战崔珏。

和上次一样，没有几个回合，明明便败下阵来，收回夜明珠阴气加持逃跑了。

“不行，根本打不过。”明明对孙孙她们几个说，“这次也就多撑了几个回合，这点时间根本不足以让你们偷袭判官府。”

“那怎么办，现在判官府是在鬼界找到琴琴的唯一途径了。”孙孙说。

“要不这么着吧，我们也不等了，下次你带着姜子牙的剑去，我们直接行动。”佳佳提议。

明明带着剑第三次挑战崔珏。

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明明很清楚，这次挑战一定会失败。可是失败没关系，重要的是为她们偷袭判官府拖延时间。

和前两次一样，崔珏对付明明根本不需要两只手，即使是明明双手持剑的情况下。

明明估计到时间应该够了，聚集法力向崔珏冲去。

崔珏也聚集法力向明明冲去。

胜负已分，明明倒在了崔珏面前。

就这样，明明被关进了判官府的地牢里。宝剑被分属判官收进了判官府。

地牢里还有另一个人，他安静的坐着。

“叫崔珏的，有本事我们再来三百回合！”明明向地牢外面喊到。

地牢里面的另一个人依然安静的坐着。

直到明明坐下深呼了一口气，那个人说话了。

“小伙子……”他说。

“您好。”明明回。

“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他问。

“我是被抓进来的。”明明又回。

“你理解错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来到鬼界。”

“您是……”

他也深呼一口气，然后说：“我是地藏菩萨。”

“见过地藏菩萨”，明明说，“晚辈前来鬼界，是要救回我的朋友。”

“能够拯救已死之人的只有转生来世，把灵魂带回人间之事，未曾有过。”

“地藏菩萨有所不知，我的朋友并未死亡，却中了那鬼界差使的摄魂术……”

“确实荒谬，但是说到底，你的朋友已经死亡，已死之人复生，未尝有也，有者唯转生来世。如果灵魂能够回到人间，要这地狱何用，要我地藏菩萨何用。”地藏菩萨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奈何以我之法力，不能渡尽鬼界灵魂，助其转生来世。我曾发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现在看来，是我狂妄了。”

说罢，地藏菩萨平静了下来。

“敢问鬼界存在的意义何在？”明明问。

“引渡灵魂，助其转世。”地藏菩萨回。

“地藏菩萨为何被关在这地牢之中？”明明接着问。

“酆都大帝一声令下罢了。”地藏菩萨答。

“这样的鬼界，真的能够渡尽所有灵魂吗？”明明又问。

地藏菩萨沉默不语。

“晚辈初入鬼界，对鬼界知之甚少，但晚辈知道，我的朋友不应该来到鬼界，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带她回去，所以，即使从来没有人办过这种事，我也愿意去做。”

这时，佳佳千里传音来了：“明明。”

“我听到了。”

“如果我没猜错，宝剑应该在判官府内部，快操纵它和我们里应外合。”

听到这里，明明欣喜若狂，原来佳佳的建议是这个意图。

“好！”

宝剑被明明注入了法力，所以明明远程操纵宝剑不成问题。明明盘坐在地上，屏气凝神，通过宝剑感知判官府内部的环境，随后剑指一挥，宝剑便在判官府内部大杀四方，判官府的兵卒被杀的一个不留。

里应外合之下，佳佳顺利的拿到了判官府的生死分簿，并且找到了琴琴的信息。

“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您，地藏菩萨”，明明深呼吸了一口气，“现在我该去见我的朋友了。”

随后明明左手握拳聚合法力，瞄准牢门冲去。

牢门被冲开了，狱卒大喊：“有鬼越狱了！”

地牢乱成了一片，打斗声、叫喊声、脚步声铺天盖地。

听着外面嘈杂的声音，地藏菩萨热泪盈眶，双手合十虔诚的说道：“善哉！”

再试一试（29）——找到琴琴

“琴琴应该在这条街上。”拿着生死分簿的佳佳千里传音对明明说。

“我知道了，我马上去。”明明回到。

就在刚刚，明明和佳佳把判官府搞得地覆天翻，虽然他们两个累的不行了，但是一想到就要找到琴琴了，他们便精神百倍。

摆脱了追兵，明明的脚步慢了下来，他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我在这里。”佳佳向明明招手。

“你找到琴琴了吗？”

“还没。”

“琴琴——”

“你小点儿声，想把追兵引过来吗？”

“你们找我？”明明和佳佳的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明明和佳佳不敢想象的一回头，正是琴琴！他俩的眼泪哗的就流出来了。

琴琴这几天住在一个小村庄里，在这个村庄里面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在这里，琴琴最喜欢的，就是和这些新朋友一起吟诗作赋。

“这个村子应该是在人间的趵突泉附近。”明明对照地图看了看。

此时明明和佳佳正在琴琴的小屋里休息。

琴琴给他们泡茶。

“你们是怎么来鬼界的？”琴琴问。

“我们用夜明珠来的。”接着佳佳向她介绍夜明珠，然后说：“我们回去吧。”

“回人间吗？”琴琴说。

“对！”佳佳说。

“……”琴琴沉默不语。

“怎么了琴琴，你不想回去吗？”佳佳问。

“不是，只是这样我就要和在这里的几个朋友分别了。”

“你先不用急，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把琴琴带回去。”正在查看地图的明明对佳佳说。

“我带你们去见见我的朋友吧。”接着，琴琴带着他们去了山里。

此时，琴琴的朋友们正在畅饮品酒。

“李叔好啊。”

“琴琴！”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抱住琴琴。

“谆谆又长高了。”虽然琴琴知道鬼界的人不会长高。

“我明天还会长高。”

“是琴琴啊，快来快来，喝一杯。”李叔说。

“我带了两个朋友过来。”

“一起坐一起坐，来了就坐。”李叔热情的说。

“是我我可能也不想走。”佳佳不说话，对明明千里传音。

“是开。”明明也不说话，对佳佳千里传音。

琴琴的朋友们都来了，他们饮酒作乐、投壶写诗，笛声、歌声响彻山林。

“你中摄魂术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回到琴琴的小屋里，明明问琴琴。

“就很难受，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在摆渡口了，而且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

“地藏菩萨告诉我”，明明喝了一口水，“鬼界存在的意义在于引渡灵魂。”

“喂，当我们不存在呢。”夜明珠传来黄黄的声音。

“哦对不起！”明明大声道歉，然后接着说：“地藏菩萨说，鬼界的任务是助人转世。”

“可我没听说过转世的事情。”琴琴说。

“你知道孟婆吗？”孙孙问。

“我听说过”，琴琴说，“她是黄泉路的差使。”

“黄泉路就是转世之路。”蔡蔡说。

“对，阳信老姑说的。”霜霜说。

“然后呢？”明明问。

“然后我们就忘了阳信老姑怎么说的了。”霜霜不好意思的说。

“那地藏菩萨或者阳信老姑有说怎么把琴琴带回去吗？”佳佳问。

“我记得很清楚，老姑说她也没办法。”蔡蔡说。

“地藏菩萨说从没有过。”明明说。

“你们回不去的。”门外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明明和佳佳警觉起来，琴琴从明明手中接过宝剑前去开门。门开了，见没什么情况，明明和佳佳放松下来，前去同琴琴接客。

“敢问来者何人？”琴琴抱拳行礼。

“判官钟馗是也。”钟馗继续说，“返回人间唯一的办法只有黄泉路那条不能回头的路。”

“敢问钟馗大人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明明抱拳行礼。

“本判官可不像崔珏那个木头一样。”

“敢问后方来者是不是崔珏？”佳佳抱拳行礼。

明明和琴琴往远处一看，钟馗也回头一看，果然是崔珏。

“如果要带她回去，你们只能去黄泉路，先去吧，我拖住那个木头。”钟馗说。

“谢钟馗大人。”琴琴明明佳佳齐声说。

再试一试（30）——齐战十殿阎罗

“我们去黄泉路能干什么？”佳佳问。

虽然他们在快速跑动，但他们还是听到了钟馗和崔珏打起来的声音。

“我们不去黄泉路能干什么？”明明回道。

至于黄泉路是什么情况，他们也什么都不知道。

“谁也别想逃出十殿阎罗秦广王的手掌心。”

“小心！”琴琴突然大喊，顺手就把佳佳和明明推到一边，然后秦广王从空中落下，激起了很高的烟尘。烟尘散去，琴琴正用宝剑顶住阎王的袭击。

见此情景，明明大量的聚集法力，从手中向秦广王释放出去。秦广王撤步后退，琴琴也撤步后退，明明法力打空。

“楚江王来也！”佳佳的后面又冲出楚江王，明明见状也冲了出去和楚江王顶在一起。“还有我宋帝王！”宋帝王打算从上面偷袭明明，被佳佳顶住。此时明明和佳佳背靠背被楚江王和宋帝王夹在中间。琴琴见状向着他们四个就划出一道剑气，楚江王和宋帝王十分确信琴琴不会挥出第二剑，可现实却是琴琴二话不说就把第二剑挥了出去。

现场再次烟尘四起，烟尘散去，明明和佳佳顶住了剑气冲击，楚江王和宋帝王则被剑气击飞数十米远。

秦广王全身裹挟着法力冲了过来。明明大喊：“把剑给我！”随后拿过宝剑和秦广王扭打在一起。明明的法力加上经过琴琴训练的宝剑的法力足够对付一位阎王，秦广王也败下阵来。

随后五官王和阎罗王赶了过来。明明刚刚和两位法力高强的阎王交手过，已经精疲力竭。明明战胜秦广王是因为聚合了宝剑的法力，佳佳和接过宝剑的琴琴对战两位阎王，明知必输无疑，却还是得硬着头皮冲上去和他们战斗。佳佳和琴琴很快就处于下风，危急关头，蔡蔡和霜霜及时出现，继续跟阎罗王和五官战斗王，才帮助佳佳和琴琴脱险。

“你们怎么样？”孙孙也来了。

“目前还没事。”明明对她说。

接下来，卞城王、泰山王、都市王、平等王、转轮王同时出现。孙孙见状，喜上眉梢，大喊：“黄黄！”

黄黄从空中落下，落下的过程中向下释放法力冲击，孙孙马步扎稳，向上释放法力冲击，两股冲击相互作用产生的横向冲击，不但轰飞了刚刚到来的五位阎王，还把被打败刚刚站起来的五位阎王也轰飞，周围烟尘四起。

烟尘散去，“琴琴呢？”孙孙问。

“你们的朋友已经被蔽心术控制，往黄泉路走了。”刚刚站起来的秦广王说。

“原来是以心神为机关的邪术！”，明明听到秦广王这话如是说。随即拿起地上琴琴没有拿走的宝剑，用剑柄把虚弱的秦广王砸晕。

孙孙他们六个加紧往黄泉路赶去。终于，他们看到了黄泉路的入口。黄泉路上，孟婆正在分发孟婆汤，琴琴已经走上了黄泉路。

“嘿嘿，牛头，我们要立功了！”牛头马面突然窜了出来。

“我们立功才是最多的。”黑白无常也窜了出来。

虚弱至极的孙孙他们六个虽然已经没有了力气，但是和牛头马面黑白无常战斗还是可以的。

黄泉路上，孟婆板着个脸走到琴琴面前，打算给琴琴分发孟婆汤。看到琴琴被蔽心术控制，随即便帮琴琴解除。

回过神来的琴琴看见板着脸的孟婆被吓住了。可是接下来孟婆便展露出了和蔼的表情。

“您是孟婆？”琴琴鼓起勇气问。

“我是”，孟婆和蔼的说，“孩子，你渴望转世吗？”

“我不想。”琴琴坚定的说。

“走上黄泉路的人甚至说来到鬼界的人没有一个不渴望转世来生的”，孟婆接着说，“无论他们生前多么渴望死亡，在鬼界，他们都渴望转世，或者说——渴望新生。”

听到新生二字，想到自己并不算长的人生经历中的那些痛苦，琴琴动摇了。

“获得新生，再来一辈子，难道不好吗？”孟婆说。

“不！我想回去。”琴琴突然坚定起来。

孟婆愣了一愣，随后并不惊讶而且和蔼的说，“你为什么想回去呢？这里可是黄泉路，是不能回头的。无数的灵魂喝了孟婆汤走上黄泉路，即使绝大多数都在黄泉路上消亡了，能够转世来生的少之又少，人们依旧渴望转世，依然奋不顾身的走上黄泉路啊。”

“因为我还有重要的朋友，无论是在鬼界，还是在人间。”琴琴回头看着黄泉路入口正在和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对峙的孙孙他们，孟婆示意黑白无常牛头马面停手。

孟婆笑了，“你是明智的，孩子”，琴琴转过头来，孟婆说罢，从兜里拿出一颗玉制的珠子。

“这是我的法器玉珠，有了它，你也可以使用法力了”，孟婆说，“收下吧。”

琴琴接过玉珠，神色平静的看着它，又看了看孟婆，点了点头，转身在所有渴望转世的鬼的目光中逆着黄泉路走去。

就这样，走出黄泉路的那一刻，没有呼吸的琴琴，重新恢复了呼吸。

孙孙他们和死而复生的琴琴紧紧相拥在一起。

再试一试（31）——琴琴掌控邪术

虽然琴琴死而复生，但是仍然有太多的疑点没有解决。比如酆都大帝为什么要囚禁地藏菩萨、鬼界为什么要取琴琴性命，甚至于明明他们从未涉及的邪术，等等等等，都是还未解开的谜团。

诸多的疑惑让明明夜不能寐，但宿舍深夜封楼，于是他利用人间和鬼界的领域重合机制来到了操场。毕竟人间所及之处尽是鬼界，人间走不通的路可以借由鬼界之路走通，鬼界到不了的地方亦可以借由人间到达。

在四下无人的操场走了一会儿，明明也有了困意。但是就在刚打算回宿舍睡觉的时候，他听到了孟婆的千里传音：“请留步。”

孟婆要负责黄泉路的工作，必不会亲自来到人间，想必是通过琴琴身上的玉珠才传音的吧。

可是孟婆毕竟本就是鬼界差使，不需要夜明珠的阴气加持，她身上应该没有夜明珠，明明又不能操纵琴琴的玉珠。思来想去只能单方面接受孟婆的消息，明明还是决定留在了操场上。

不一会儿，琴琴来到了操场。机警的明明一眼看出琴琴被蔽心术控制，可是这蔽心术从何而来？这时孟婆又向明明千里传音：“这玉珠毕竟是鬼界法器，鬼界和邪术密不可分。邪术的泛滥，和当初酆都大帝为了管理鬼界助灵魂转世破了邪术之戒脱不了干系。破解你们想破解的鬼界之谜，必须学会对付邪术。”

接着，孟婆向明明发出请求：“对年轻人话不必多言。我对琴琴施加了蔽心术，请助其破解邪术一臂之力。”

“遵命。”虽然无法亲口告知孟婆，但明明还是默念到。

琴琴走到明明的面前，明明也往前走了一步，就是这一步，让明明感知到了琴琴的内心世界。

“向他发出挑战吧。”这是孟婆的声音。

“您说什么？”琴琴问。

“向他发出挑战吧。”孟婆仍然说。

“可是，为什么？难道我要向明明挥剑吗？”琴琴在纠结。

“来吧。”现实世界中的明明开口了。

“你需要一次挑战来证明自己，你的宝剑来自姜子牙，宝剑上的法力来自于我，玉珠上的法力来自孟婆，唯独没有法力属于你自己。”

“明明为什么会这么说。”琴琴想，她正被蔽心术控制说不了话。

“他都这么说了，去挑战他吧，他打败了姜子牙，打败了他，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拥有姜子牙的宝剑和宝剑上的法力。”说罢，孟婆加强了蔽心术的控制。

琴琴只能用仅存的一点儿意识眼睁睁看着自己向明明说出：“我要向你发出挑战。”

“既然这样，可别让我失望啊。”也是说罢，明明腾空一跃如射箭一般打出一道冲击，琴琴自如的向右躲开，明明又打出第二箭第三箭，琴琴仍然顺利躲开。

琴琴冲了上来，向明明挥出第一道剑气。可剑气毕竟是明明的杰作，就在琴琴要挥出第二道的时候，明明右手一挥提前制造了第二道剑气，琴琴措手不及被击退，但还是及时将宝剑插在地上保持住了平衡。

琴琴抬头一看，明明又一支箭向自己射了过来，她迅速抬起宝剑挡住了明明的攻击，可是她也发现，挡住攻击和听到响声的那一刻，这支箭便消散了。琴琴立刻后退，几乎同时，刚刚琴琴以站立的地方为圆心一定范围内便产生了强烈的逆时针法力冲击。

明明知道刚刚琴琴所做的的一切都是孟婆在操纵，现在琴琴的内心世界里，琴琴正用尽全部的力量去保持自己的独立心神。

现实世界中，琴琴不甘示弱，向明明又挥出了一道剑气，明明同样又是提前挥出了第二道剑气。剑气叠加扬起琴琴脚下的一地灰尘，灰尘散去，琴琴不在灰尘之中。明明下意识的向后看，琴琴正用玉珠向自己发动持续的法力冲击。明明措手不及被法力击飞到操场的铁栅栏上，同样扬起了那边一地灰尘。

“不错。”明明的手从飞扬的灰尘中伸出，随后灰尘散去，明明手中多了一根棍子，正是这根棍子让明明防住了琴琴的持续冲击。“接下来，我要正式一点儿了。”

琴琴提剑冲来，明明主动出击，两个人打的风生水起。当初琴琴三战黑白无常，打的不说十分艰难，但也并不容易，可现在，她竟能和明明打的难解难分，和自己法力的来源之一打的难解难分，这是莫大的进步。想到这里，琴琴的精神放松下来，她享受着和明明战斗的一招一式，正是在此刻，琴琴的独立意识开始变强，正逐渐压倒蔽心术的控制。

“让我们一招定胜负吧。”琴琴对明明喊。

“来呀。”明明也喊。

这一招，四起的烟尘淹没了整个操场。烟尘散去，明明用棍子支撑着自己，而琴琴手中的剑指着明明的喉咙，没有刺进去。在最后一刻，琴琴的精神战胜了蔽心术的控制。

“你们做的不错。”孟婆说。

“琴琴做的不错。”明明说。

“谢谢孟婆老师。”琴琴说。

再试一试（32）——云中蔡氏钦赐如意法新觥筹琼月天君

在孟婆和明明的帮助下，琴琴经过多次训练已经可以对抗邪术了。这一天，琴琴前去黄泉路拜访孟婆。

“看来你们可以去解答最终的问题了。”孟婆对琴琴说。

“请孟婆老师指教。”琴琴行礼。

“你们需要去解救地藏菩萨。”孟婆说出了一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问题。

“我听明明说囚禁地藏菩萨是酆都大帝的命令。”琴琴说。

“确实，但酆都大帝为什么要囚禁他，相信地藏菩萨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孟婆说。

酒葫芦里，明明给别墅贴上了对联，上联“金银无尽”，下联“功德无量”，横批“万寿无疆”。

“我当时还真没来得及问怎么回事。”明明说。

“你不用问了，孟婆让我们去救他。”琴琴说。

“让我们去救地藏菩萨？”蔡蔡问。

“正是。”琴琴说。

“可那是地牢，上次明明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气喘吁吁了，可见里面多么危险。”霜霜说。

“不要急，我先去拜访拜访崔珏，如果不行我再去求助钟馗，总有办法救出地藏菩萨的。”明明说。

明明带着礼品前去鬼界判官总府。

“别来无恙，牛头马面。”此时牛头马面正在判官总府门口无所事事。

“无恙。”牛头有气无力的说。

“我要跟你打一架。”马面说，随后撸起袖子。

随后明明被黑白无常用摄魂术偷袭。“二位无常想对我这副至阴之体做甚？”明明问，因为摄魂术的效果是让人的灵魂进入鬼界，所以只对阳盛的人有用，能进入鬼界的都是阴盛之体，摄魂术自然无效。

“没什么，做一下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情。”

“请报崔判官明明携礼而来。”

“你进就行了，我们又不是给他看家的。”

“谢四位。”

此时崔珏正在办公室里工作。

“见过崔判官。莘县萝卜奉上。”明明行礼。

“但言来意便可。”

“晚辈想见一个人。”

“如果是地藏菩萨，不行。”

“崔判官何出此言？”

“此乃酆都大帝令，本官无权违背。”

“不知判官可否详言。”

“某日，酆都大帝下令判官府逮捕地藏菩萨，但并未说明原因。奉劝汝等勿与酆都大帝作对。鬼界有五方鬼帝十殿阎罗，五方鬼帝不过问鬼界事务，故不足语之，汝等虽战胜十殿阎罗，但相比之下，酆都大帝法力高强无比，十殿阎罗之十殿结合亦不能企及，且酆都大帝精通诸多邪术，汝等与其盘算胜之，不如前去劫狱。”

虽然什么都没问出来，但终归崔判官还是给了一个不错的思路。琴琴霜霜蔡蔡明明随即一不做二不休杀进了地牢。

逃离地牢之后，明明问地藏菩萨：“敢问地藏菩萨，酆都大帝逮捕您意欲何为？”

“与其关心我意欲何为，倒不如先关心关心你们自己。”酆都大帝缓步走来。

琴琴他们立刻准备战斗。

“善哉！”地藏菩萨双手合十。

明明上前一步：“你们退后。”

只见酆都大帝闭上眼睛，然后使劲一睁，明明的心智就被控制了。

被控制的明明转过身去，刚要对琴琴她们三个发动攻击，蔡蔡就打开自己的水壶，朝着明明的脸泼了过去，然后施加法力让水壶里的水顺着鼻子和嘴全部进入明明的胃里。

“这是……酒？”霜霜问。

明明不能喝酒，酒水入胃立刻醉倒。

酆都大帝还是比较谨慎的，他选择改变目标去控制霜霜。

霜霜看大事不妙，拿起蔡蔡的水壶咕嘟咕嘟就往肚子里灌酒。他想去控制琴琴，却发现琴琴强大的意志根本不会被控制。

如果硬碰硬，琴琴他们必输无疑，但眼见这种情景，酆都大帝也是谨慎起来，不敢轻举妄动。然后他转换了思路，用法力控制气流从体外挤压明明的腹部。毕竟说到底他也是控制了明明，所以他想让明明醒来继续为他所用。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蔡蔡的酒水里事先混入了琴琴他们四个的法力。琴琴霜霜蔡蔡，用法力控制酒水从体内撑起明明的腹部。

确实，酆都大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这场以明明的胃为战场的僵持中，他不需要速战速决，因为他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入胃的酒水会慢慢被明明的肉体运化掉，明明会自然而然的醒来。而且吐出的酒水可以被她们三个继续利用，但现在酒水被运化掉，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酒让明明醉倒了。

可很快，酆都大帝意识到他错了。酒水里混有法力，随着酒被慢慢的运化，明明开始大量的出汗，而就在这些汗里，裹挟着明明的法力。蔡蔡把这些汗泌别清浊，将含有法力的轻清部分收集到备用容器里。

而刚才霜霜也喝了大量的酒，也开始出汗，蔡蔡又迅速收集了霜霜的法力。

就这样，加上自己的法力，蔡蔡成功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幻化体——云中蔡氏钦赐如意法新觥筹琼月天君，简称“云君”。

云君一拳打向酆都大帝，酆都大帝这次彻底输了。

再试一试（33）——琴琴摧毁黄泉路

“请您回答我们的问题。”蔡蔡说。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们的问题。”酆都大帝艰难的站起身来说。

“因为您输了。”蔡蔡说。

“也罢，你们想知道什么？”

“您为什么要囚禁地藏菩萨？”

酆都大帝沉默不语……

过了许久，酆都大帝终于开口说话。

“你们可知人间每年有多少新生的婴儿？”酆都大帝问。

“数不胜数。”霜霜说。

“那你们可知这些新生的婴儿有多少来自于鬼界灵魂转世？”酆都大帝继续问。

明明他们只知道孟婆说过转世很难，至于难到什么地步，他们并不清楚。

酆都大帝说：“走上黄泉路的，十万人里不一定能有一个转世成功，如果不能转生来世，他们将消亡在黄泉路上。”

“难道大帝忘记了鬼界存在的意义吗？难道酆都大帝忘记了为什么我要协助您创造鬼界吗？”地藏菩萨问。

“当然没有忘记。引渡魂灵，助其转生。”酆都大帝说。

地藏菩萨继续问：“可是以大帝的法力竟连十万分之一都不能引渡？”

“地藏菩萨可否知道转生来世意味着什么？”酆都大帝问。

“当然是新生。”地藏菩萨回。

酆都大帝继续说：“你错了。”

“你可知他们有多少人生前迫切求死？”酆都大帝又继续说。

地藏菩萨沉默不语……

“人间对于他们，就是五浊恶世，地藏菩萨也要引渡吗？”

地藏菩萨依旧沉默不语……

“无论前世多么的渴求死亡，但凡进入鬼界，无不渴求新生，然后冒着灰飞烟灭的风险走上黄泉路，只为回到那曾经被自己视为地狱的人间，岂不荒谬。”

然后，酆都大帝继续说：“当初我所想的确实和您一样，只是后来我意识到，与其帮助他们转生来世，还不如把他们好好安顿在鬼界。受摄魂术即将来到鬼界的灵魂，都需要经过阎王和判官的审理，待其进入鬼界后，生前恶者死，生前善者由判官府好生安顿，帮助他们在鬼界定居，从此远离世间污浊，岂不美哉？”

“鬼界确实是个宜居之地。”琴琴说。

“荒谬！”地藏菩萨突然大声喊，“你以为人们真的愿意把余生留在鬼界这暗无天日的地方吗？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所有灵魂都渴望转世！人间污浊，可人间亦有清流啊！”

地藏菩萨哭成了一个泪人，酆都大帝沉默不语。

这时孟婆千里传音：“你们快来黄泉路。”

听到孟婆焦急的声音，明明蔡蔡霜霜琴琴迅速赶往黄泉路，地藏菩萨和酆都大帝紧随其后。

明明他们之前来黄泉路的时候只想着救琴琴，没仔细看这里的具体环境，现在这一次来，才发现黄泉路起于海岸，一直延伸到看不到尽头的远洋。

“确切来说黄泉路起于曾经的奈何桥，就是现在的石门入口处。”孟婆说。

“黄泉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明明问。

“黄泉路所在的这片海洋叫做无尽苦海，奈何桥就是被无尽苦海的海啸冲毁的。”孟婆看着暗流涌动的无尽苦海说。

孟婆继续说：“黄泉路实现灵魂转世需要很强大的法力，这股法力不停引动无尽苦海，使得无尽苦海每天都在海啸，所有的转世失败都是因为被苦海吞没。”

“原来是这样……”明明他们四个感到震惊。

“为什么要把黄泉路建在无尽苦海上？”明明问。

“难道还有其他能够承载黄泉路法力的东西吗？”酆都大帝说。

琴琴突然想到了什么：“孟婆老师，请问鬼界当初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

“你能让拥有法力的人聚集在一起，就已经对正神有相当的威胁了。”酆都大帝说，“而且地藏菩萨曾经进行过占卜，你甚至会决定鬼界未来的走向。相信即使是地藏菩萨也容忍不了鬼界被凡人左右吧。”

“鬼界未来的走向……”琴琴想。

“你也看到了，地藏菩萨，这海啸，这千万年间无尽苦海从黄泉路累积的法力，岂是你我所能对抗的，如果不把你囚禁起来，让你去加固黄泉路，你必死无疑。”酆都大帝继续说，“而且用不了多久，无尽苦海的海啸就会吞没整个鬼界。”

“什么！”明明不可思议的喊到。

“玉珠加上姜子牙的宝剑，可否逆转这场危机？”琴琴问。

“可以，”孟婆说，“但仅仅制止海啸治标不治本。”

“你想毁掉黄泉路吗孟婆！”地藏菩萨大喊。

“小神只是陈述事实。”

“善哉！”地藏菩萨双手合十，痛哭流涕。

地藏菩萨的眼泪掉在地上的一瞬间，海啸爆发了，随即第一道巨浪袭来。

“云君助我！”蔡蔡大喊，随后云君挡住了第一道巨浪，接着更高的第二道巨浪袭来。

“快后退！这不是云君能挡住的。”蔡蔡喊，所有人迅速后退，躲过了第二道巨浪，然后是第三道巨浪奔涌而来。

这一次明明蔡蔡霜霜没有来得及逃离，巨浪淹没了他们三个，将他们裹挟到黄泉路上。

第四道巨浪打来，将黄泉路冲击出无数裂缝。

眼见第五道滔天巨浪袭来，琴琴一跃浮空，用法力将巨浪一劈两半，随后又将海水劈的四分五裂，散落成水花的海水带着琴琴的法力渗入了黄泉路的裂缝。

第六道巨浪蓄势待发即将袭来。

现在，琴琴需要做出一个抉择——是否要毁掉黄泉路。

“黄泉路一日不毁，海啸一日不除，但鬼界应该不会再有第二条黄泉路。”孟婆说。

“不要毁掉黄泉路！我们想转世！”黄泉路的入口聚集了无数渴望转世痛哭流涕的灵魂。

山里，谆谆问：“李叔，你说鬼界会被海啸覆灭吗？”

……

这一刻，琴琴听见了鬼界所有人的声音，只有酆都大帝和地藏菩萨沉默不语。

“琴琴！”明明喊。

“无论你怎么决定！”蔡蔡喊。

“我们都支持你！”霜霜喊。

然后，他们三个加上云君用尽全部的法力攻破了第六道巨浪。

第七道浪在刹那间袭来……

浮在空中的琴琴施展了法力。

黄泉路轰然倒塌，随后海啸退去。

明明蔡蔡霜霜在云君的保护下安然无恙。

“成佛之日不知何时能够到来”，地藏菩萨轻声说，然后双手合十：“善哉！”

经此一役，玉皇大帝认定琴琴他们所有人为凡圣——即和正神民仙齐平的第三股势力。

烛明游记

再试一试（34）——七位凡圣

太师父：

琴琴从容的走在路上。

终于她在一座山下站住了。她闭上眼，渐渐的，一条石阶小路出现在苍翠的山林里。

琴琴顺着这条小路向上走，每走一步脚步离开的同时，刚刚还在脚下的石阶就消失不见。以这条山坡的倾斜度，没有阶梯是根本上不了山的。

琴琴走到了山顶。山顶上有一座房子，房子旁边有一片菜地，房子和菜地前面是一片空旷的平地。琴琴去菜地取了些菜，用屋里水缸的水洗净，后置于案板上。而后琴琴走到了平地的中央。

由于刚刚采来的菜坚韧而富有弹性，因此下刀之前需要通过练功凝神静气。琴琴在平地上缓缓的闭上双眼，这一刻，仿佛脚下的平地被无限延展，广阔而没有边际。起势后的琴琴心如止水，正如下刀前要缓，而后琴琴猛地打出一阵拳风，正如下刀时要快，一快一慢交替进行，激发体内阳气运行，让体内湿气尽数消散。

当然，正如做菜而非一步到位，练功也不都是这样。紧接着，有时琴琴如拨草寻蛇，用这种功法缓缓熬出的汤才会清爽可口，有时琴琴如鹰熊斗智，用这种功法炒出的菜才会劲爆热烈……

功毕，食毕，琴琴拿出了刚才没吃完的馒头，她走到门口，看着这没有围墙的一亩三分地，又远眺山下那星星点点，默默笑了出来。

大师祖：

孙孙正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飞速潜行。

她潜行到铁轨旁边，远远看见动车飞奔而来，她知道，这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在列车飞奔而过的时候。

砰！孙孙撞破玻璃冲进了列车，正好就是列车组乘务员被劫持的那节车厢。

时间仿佛静止了，孙孙却不敢静止，立刻蹲在地上，列车运行产生的压强把劫匪甩出车外，最后一个劫匪飞出去的同时，孙孙把用法力拼好的玻璃装在了车厢原位，随后用法力加热再迅速降温，玻璃就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车停了，孙孙和其他乘客一起下了车，仿佛没有人劫持这班次列车。

二师祖：

霜霜在路口等红绿灯。

突然一辆车从她的面前飞驰而过，撞上了右边另一辆车。霜霜淡定的站在原地，然后扭头看去，车前盖在缓缓的冒白烟。

霜霜意识到事情不对劲，神情紧张起来，然后快步冲向车祸现场。

确实，飞驰而过的那辆车已经起火了，而且旁边就是加油站。霜霜把车上的人救了出来安置在路边，回头看去，车子已经冒出火星，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见势不妙，霜霜立刻跑到加油站前面，摆手用法力向车子吹起大风，带起了地上的沙子。

车子爆炸了，爆炸的冲击波被沙尘抵消，一场危机被成功化解。

三师祖：

蔡蔡走在村口。

突然，她看到了一个石墩子。按说村里是不会有石墩子的。蔡蔡直勾勾的盯着石墩子，眼神锐利到可以在石墩子上刻字。

半个小时过去了，蔡蔡的眼神不曾从石墩子上离开一瞬间。此时的石墩子俨然成为了蔡蔡的眼中钉。

蔡蔡闭上眼仰起头，深呼吸一大口，然后走上前去，两手把石墩子抱了起来搬到一边，然后转身离开。

可是刚走那么一瞬间，蔡蔡就停下了脚步，回头继续看着那个石墩子，然后如蛇一般冷静的说：“云君。”

云君猛地出现，一拳砸碎了那个石墩子。

随后蔡蔡继续走在村口。

四师祖：

明明在餐馆就坐，耐心的等着自己的饭菜。

“喂！！！……”突然，明明的身后传来了店主和食客争吵的声音，而后食客和店主打了起来。

虽然他们的话语嘈嘈杂杂，但明明还是从他们的争吵中听出了“小混混闹事”的意思。

小混混们把店主打倒后就要走。

“你们，钱还没给。”明明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回头。

小混混们转过头来，“你少管闲事！”接着气势汹汹的朝背对着他们的明明走去，直到一个酒葫芦从他们的视野正中缓缓升起，他们才原地站住。

随后，酒葫芦开始极速的在餐馆里乱飞，并做锐角转弯，将这群小混混一个个击倒在地。明明起身朝他们走去。

一个小混混开始求饶：“饶命，大侠饶命。”

明明一把抓起他的衣领，“叫上仙。”，然后把他扔在地上。

“上仙饶命，上仙饶命……”小混混们抱头鼠窜逃跑了。

金护法：

佳佳在看电视剧。

突然，她听到墙角有一些异常的响声。她首先想的是家里进了老鼠，接着又顺其自然的想到了实验室那只被他处死的小鼠。

然后她意识到，这不是老鼠会发出的声音。然后她想的是插座漏电了，于是她用法力把电闸拨了下来。

异常的响声还没有消失，在没有任何思路的情况下，佳佳向声音所在之处走了过去，她看到一只麻雀在全力扇动翅膀。

佳佳把麻雀救了出来，让麻雀向天空飞去。

银护法：

黄黄来到了海边。

大风和大雪还有大海，让黄黄发出了激动的呼喊声。于是乎，黄黄随手捡起脚边的木板，然后聚合法力向大海冲去。

在法力的推动下，黄黄一跃而起，顺手将木板置于脚下，稳稳的在海面上冲起浪来，她向左右看去，海鸥在她的身边一字排开。黄黄冲向前面的巨浪，大浪一扑而下，黄黄从浪里冲了出来，向岸边冲去。海鸥在黄黄周围成云团状飞行，黄黄从海面跳起来空翻一圈，落下的一瞬间，海鸥又转换成旋风阵型围绕黄黄飞行。

最后，黄黄将冲浪板侧过来刹车，稳稳的停在了沙滩上，然后双臂展开，海鸥队形解散，像烟花在低空绽开，无比热烈。

再试一试（35）——明明只身入晋地

现在，烛明上仙正御剑飞行在太原的天空上。

几日前在酒葫芦里·····

“你去山西干什么？”逐霜上仙，也就是二师祖霜霜，问到。

“对呀，你不是在那里被陷害退学过吗。”兰孙上仙，也就是大师祖孙孙，接着说。

“我一个朋友遇到困难了，我必须去。”烛明上仙，也就是四师祖明明，说到。

“你现在就去吗？”苻蔡上仙，也就是三师祖蔡蔡，问到。

“对，现在就得去。”

“你的朋友发生了什么？”阖佳上仙，也就是金护法佳佳，问到。

“说来复杂，等我回来会详细告诉你们的。”

“你得去几天？”玄黄上仙，也就是银护法黄黄，问到。

“不好说几天。”

“你需要什么？”抚琴上仙，也就是太师父琴琴，说到。

“需要宝剑。”

于是，烛明上仙就驾驭着姜子牙的宝剑出发了。

太原的天阴沉沉的，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

上仙向前远眺，马上就要进入城区了。

然而就在这时，上仙的右边升起了一个御枪飞行的人。

不由分说，那个人向烛明上仙撞了过来。

虽然上仙被撞下宝剑，但好在御剑技术尚在，又稳稳地踩在了宝剑上。

上仙回头看去，那个神秘人从长枪上跳起，用力猛踢枪杆，长枪就如离弦的弓箭一样骤然加速，向上仙飞来。

上仙一跃而起，长枪打了个空，撞在了山头上。

上仙持剑稳稳落地后，只见那神秘人如饿虎扑食般袭来，上仙迎头而上，和他打成一团。

几个回合过后，双方不分上下，彼此虎视眈眈的警惕着对方的下一次进攻。

突然，烛明上仙想到了莘县道人讲过的故事：

“一万多年前，阿弥陀佛杀害了晋地德高望重的吕梁尊者，后太原将军便盘灭了晋地诸神，无论正民。”

想到这里，明明首先开口：“您是太原将军吗？”

“看你年纪轻轻，竟然能猜到我的名号，”太原将军收起架势，“想必你定有高人指导，莫非你就是玉皇老儿新封凡圣之一。”

“晚辈烛明见过将军。”

“这里不该有其他神仙，念你年轻，快回吧。”

这时，一个大胆的想法闪过烛明上仙的脑海，于是上仙说：“回，暂时是不能回的，但晚辈可以帮助寻找吕梁尊者。”

“笑话！吕梁尊者遇害都是一万多年前的事了，岂有寻找一说？”

“那就恳请将军宽限几日，如我食言，必当谢罪。”

再试一试（36）——依附凡人的民仙

烛明上仙肯定不会随口乱说能寻找到吕梁尊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吕梁尊者的线索，就在上仙的朋友婷婷身上。

晋地的天放晴了，婷婷午睡醒来出门上学。

“你看她·····”一群人在路上小声嘀咕。

婷婷知道这是在嘀咕她，但她又能怎么样呢，只好耳不听为静。

这样的嘀咕在婷婷的身边并不少见，虽然很烦，但婷婷还是有足够的忍耐力的。

吕梁的高中晚上十点才放学。晚上放学回家时下雨了，走在路上的婷婷正好没有带伞被雨淋湿，只不过婷婷很明显的感受到这雨是暖的，这暖雨让婷婷难得睡得很安稳。

第二天早上，婷婷醒来去上学。

“你看她·····”还是那一群人在路上小声嘀咕。

婷婷知道这是在嘀咕她，所以她上去就抓住带头嘀咕那个人的衣领，然后给了她两拳。

带头的窝在地上痛苦的呻吟。

其他嘀咕的人看到领头这般惨样，怒火中烧，上去就把婷婷包围住，但是却被婷婷一个个打倒在地。

周围的同学无论男女，看到有人被欺负，在没有对事情进行任何了解的情况下，都去帮着被打的那群人制服婷婷。他们的下场都很惨烈，无论男女，都被婷婷制服，瘫坐在地。

此时，一团气流裹挟了婷婷，气流片刻便散去，婷婷却换上了一身黑色的西装。她的脸一点都没变，但是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这不是平常的婷婷。

因为打架，婷婷这天没有上学，但她也没有回家，因为她发现自己能飞。于是，她飞去了那些她没去过的地方，她去了风景名胜，也去了贫困地区。在某地，她亲眼看见警方解救被拐卖妇女遭到阻拦的现场，一声声“交了钱了，交了钱了”让她十

分生气。“既然警察不能暴力执法，那么我来。”想到这里，他上去就打掉了那个村长的门牙。

见村长被打，购买妇女的那家人有了做乱的由头，齐哄哄的向婷婷的方向冲了过去。虽然对方人多，但婷婷也不甘示弱，站定起势，腾空一跃，而后消失不见，做乱的人群中连续出现了六道婷婷的幻影，使用六招不同的招式，最后一道幻影从天而降，显出婷婷的真身，七招下来，没有人能够站着。

晚上，游历山西一圈的婷婷回到了吕梁。

“好久不见。”一个诡异的声音从婷婷背后传来。

“我好像不认识你。”婷婷说。

“我是谁不重要，你只需要知道，如果你想找回你全部的力量，你需要去你那里的一中找烛明上仙。”

“烛明上仙是谁？”

“就是你认识的那个明明。”

“原来是他夺走了我的力量！”

这个神秘人到底是谁？其实就是太原将军。

让我们回到烛明上仙和太原将军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想怎么寻找吕梁尊者？”

“将军莫急。”上仙说罢，大手一挥，当晚，整个晋地下起一场大雨。

雨中，一个人的意识被大雨萃取出来，凝聚到一片叶子上。

第二天上午，婷婷前往了一中，她来是为了找明明，不是来上学的，所以她徒手掰弯了学校的铁门，顺便打倒了阻挡她的保安。

一个老师从教学楼走了出来，看到保安躺在地上，他慌了，但看到歹徒是婷婷，他又笑了，因为他是婷婷的班主任。

这个老师缓步走上前去，婷婷看清走来的是谁以后，首先说：“我记得你。”接着一把掐住这个老师的脖子，“就是你收我们班的黑钱！”，然后把他摔在墙上。

接着婷婷抬头看向教学楼，还有很多在看热闹的老师，要说他们没有收黑钱，婷婷肯定不信。

于是婷婷再次使出了六道幻影，大喊：“烛明，出来见我！”把学校广场毁了个天翻地覆。

然后一个箭步跳起，撞破窗户进入教师办公室，把那些收黑钱的老师打的头破血流，然后对学校进行无差别扫荡，无论师生，无论是好是坏。

婷婷扫荡学校的间隙，一个老师跑到了车上，打算驾车逃离，但一个课桌撞破教室的窗玻璃飞了出来，正好砸在汽车的前盖上，引起了爆炸，这个老师也一命呜呼了。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烛明上仙慢慢的走进了学校。

说到这里就得回溯到那场雨了，烛明上仙和叶子里的意识进行了这样的交流：

“我在哪里？”

“你在这里。”

“我是谁？”

“你看呢？那个平凡的你，那个自信的你，那个痛苦的你，她们都不是你，她们又都是你。”

“你是？”

“我是明明，就是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你认识的那个明明。”

“我这是，终于摆脱来自疾病的折磨了吗？”

“是开，不过，还差一点儿。”

没错，这正是婷婷的意识。

“你说的还差一点儿，指的是·····”婷婷问。

“你的疾病是因为你的体内留存有两副意识。”明明说。

“她是谁？我是说那副意识。”

“你回忆一下，可能很久之前，长到一万多年以前，那具肉体消亡后，她的意识依附于一尊石像，终于在十几年前，她找到了自己新的归宿，和你共用一具肉体。所以，你回忆一下，她的名字是什么？”

“吕梁尊者。”

明明面带笑容的说：“没错，就是她。”

婷婷若有所思。

“关于我那就说来话长了，我会找时间详细告诉你的。”明明继续说，“现在你的意识被我萃取到了一片叶子上，你的肉体内只有吕梁尊者的意识，唯一的问题是她的意识和你的意识产生了错杂，导致她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婷婷。你需要找机会让她认清自己是谁，虽然她有一段痛苦的过往。”

“我明白了。”

再试一试（37）——三副意识的交流

烛明上仙走进学校。

“你是·····”上仙说。

“我是婷婷啊，怎么，认不出我了？”

“不，你不是她，虽然长得一模一样，但是，你不是她。”

“那我们过两招，我会用实力告诉你我就是婷婷。”

说罢，婷婷摆开架势，上仙也摆开架势。婷婷起势，后化为连续的六道幻影，每一道幻影都使用不同的招式。婷婷起势后，明明紧随其后也起势，也化为连续的六道幻影，每一道幻影都是用不同的招式，又和婷婷的招式不同。

双方的第七道幻影对撞在一起，对撞的反作用力使双方拉开了距离。

“现在你相信我是婷婷了吧。”

“好吧，我相信。”

“那你该给我了。”

“什么？”

“我的另一部分力量啊。”

“说得对，该给你了。”

明明把叶子交给了婷婷，“接下来，你想去哪里？”

“去青岛吧，好久之前就想去你那里了。”

婷婷高兴地走出了学校，刚一回头要找明明叙旧，明明便不见了踪影。

“算了，不管他了。”

婷婷唤醒了那片叶子中的意识。

“你是·····”叶片中的意识现出了婷婷同样的人形。

“我是你的本体啊。”

“明明通过那场雨把我的意识封存在叶片里，也就是说，你是吕梁尊者。”

“什么吕梁尊者，我就是你啊。”

“不，你不是我，你是一个民仙。”那意识的人形说。

“你才是民仙！我再说一遍！我就是你！”

说罢，婷婷，或者说吕梁尊者，把意识的人形收回到了叶片中。

过了几天，婷婷终于踏上了青岛的土地。

上仙把她带到了小珠山，他们两个言语不多，爬了好久终于来到了菩提寺。

明明首先对着菩提寺行礼，而后进入。

“你今天很奇怪啊。”婷婷说。

“哪里奇怪了？”

“你不但路上话不多，来到这里举动还很奇怪。”

“这山里住着德高望重的正神和民仙。”明明说。

“民仙到底是什么，这个叶子里的人也民仙民仙的。”

“或许你就是一个民仙呢？”

“打住打住，我就是我，怎么可能是民仙。”

“可你和婷婷相差甚远。”明明说。

“我就是我，不会是别的什么！”婷婷说。

“你不是你。”

听到这里，婷婷拿出了那片叶子：“难道你也觉得这片叶子才是真正的婷婷？”

“不错。”

“那我只能用拳头改变你的看法了。”婷婷说罢，一把剑和一杆长枪从天而降，插在婷婷两侧的地面上。

婷婷拿起剑，一个箭步向明明冲过来，明明也拿出尚未归还琴琴的宝剑，与婷婷一来一往的对打起来。

明明真本事必然是有的，与婷婷缠斗了三十个回合后，婷婷停止了进攻。

“好，既然用剑打不过你，那我就用枪。”说罢，婷婷拿起了身边那杆长枪。

“依然是冷兵器。”明明说。

“反正都是枪。”婷婷说罢，一枪劈来。

明明极速躲开，第二场激战就这么开始了。

战斗的一开始，婷婷还狂妄的笑着，可越到后面还没有把明明打倒，她就越着急。

“为什么！为什么要帮那个废物！”此时的婷婷，或者说吕梁尊者，已经怒不可遏，“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们都是，失败者！”说罢，吕梁尊者扔下手中的武器，然后聚集法力，长枪和剑向天空飞去并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火球，随后在法力加持下，一个巨大的火球出现在了菩提寺上空。

“我认为婷婷会用实际行动告诉你，她从不是你所说的废物。”明明说的十分冷静，因为此时婷婷那意识的人形已经站在了她的身后，然后化作法力融入了明明。

“漫长的共生岁月让你拥有了婷婷的记忆，可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你不会理解的是，婷婷对于自己和他人无差别的拯救渴望，是最符合‘救世’二字的品质。”

明明也开始聚集法力。

“婷婷从来都不是，失败者！”

两股法力对冲下，吕梁尊者倒在地上。

婷婷的意识也回归了肉体，通过那片叶子，在场的三副意识得以交流：

“原来我是一个民仙，还是一个千万年前就死去了的民仙，原来我才是那个失败者。”吕梁尊者说。

“不，你不是，你也在顽强的生活，也在寻找自己的归宿。”婷婷说。

“那又有什么用，到头来我只是个外来者。”吕梁尊者说。

“谁说你是外来者？”上仙说。

“难道我要和她共用一具肉体吗？”吕梁尊者对上仙说。

“也不是不可以。”婷婷说。

吕梁尊者沉默了好久，“罢了罢了，就听你们的吧。作为补偿，我也会把法力和婷婷共享的。”

在屋里看戏的菩提笑了出来。

明明把婷婷送到了机场，婷婷和吕梁尊者坐飞机回到了吕梁。

佛神篇

再试一试（38）——毁灭黄泉路的罪魁祸首

鬼界的山里，李叔正在给孩子们讲故事。

“曾经有一条黄泉路，能够走到黄泉路尽头的人，都可以转世来生·····”

这些孩子都是抚琴上仙在鬼界收的弟子。因为他们年龄尚小又无父母照顾，上仙不忍，便收他们为弟子。

李叔的故事让孩子们心驰神往，忘却了练功的疲惫。

“琴琴。”屋里，谆谆正和上仙收拾书卷。

“怎么了？”上仙回谆谆。

“李叔这么讲故事，你不怕孩子们抱怨你毁了黄泉路吗？”

“李叔说的都是事实，没有什么好怕的。”

“也是，不过李叔从来没说是你毁掉了黄泉路啊。”

上仙若有所思，“李叔这样，自有他的深意吧。”

直到某日，一个歹徒闯进了山里，打伤了李叔和几个弟子。

“站住。”大弟子常山拿剑指着歹徒，“你要再敢往前一步，我保证你身首异处。”

“年纪不大，口气不小。”说罢，歹徒和常山便交起手来。

上仙很快便赶到现场。

歹徒见上仙到来，找准间隙抽身向上仙冲去，上仙在被动下使出两招防身，后常山冲来，再次把歹徒牵制住。

可毕竟常山剑术尚不精，歹徒找准时机，向上仙扔出一把匕首，刺进了上仙的心脏。

好在上仙有玉珠在手，及时修复了伤口。

“小子，告诉你，我乃举钵罗汉，而站在你面前的就是曾经毁掉黄泉路，让地藏菩萨继续流亡鬼界的孟婆弟子琴琴。”

看到玉珠，常山明白了，自己的师父竟然是毁灭黄泉路的罪魁祸首。

“师父，”常山平复好心境，“弟子失礼了，常山今日必将汝等二人尽数收捕，前去向地藏菩萨谢罪。”

“来吧！”举钵罗汉喊道。

“我虽无意逐鹿，但你若心意已决，我愿与你过最后一招。”上仙说。

说罢常山和上仙、罗汉缠斗在一起。

这一刻，山里尽显刀光剑影。

数招过后，“是该结束这一切了”，上仙想。

于是上仙聚集法力，蓄力一击，把常山击败。

“举钵罗汉！”

“上仙叫小神有何用意？”举钵罗汉说。

“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上仙说。

“佛界正在物色黄泉路的修建位置”，举钵罗汉说，“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说罢，举钵罗汉走了。

抚琴上仙知道，这片山林已经不太平了，于是她把弟子尽数交给李叔，自己则去追踪佛界的信息。

上仙隐瞒了自己毁灭黄泉路的事实，但李叔和谆谆从未隐瞒过任何关于自己的事情。

“相信在李叔和谆谆的帮助下，孩子们能尽快适应鬼界的生活吧。”上仙想，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

再试一试（39）——凡圣齐拆黄泉路

劫持高铁的各路匪徒已经被兰孙上仙清理干净。

这天阴云密布，厚重的乌云压得人喘不过气。

走在街上的兰孙上仙隐隐约约产生了一种不妙的预感。

突然，抚琴上仙出现在了兰孙上仙的面前。

“琴琴，你什么时候来的平度？”兰孙上仙惊讶的问。

“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佛界要在平度的天空中修建黄泉路。”抚琴上仙说。

“什么！那岂不是要把平度变成下一个无尽苦海！”兰孙上仙感到不可思议，虽然她也听闻佛界一心想要解救地藏菩萨，但她从没想到过佛界竟然这么偏激。

“在哪里？”兰孙上仙问。

“就在我们头顶，”抚琴上仙说，“看这浓密的乌云，留给我们的时间应该不多了，我们直接飞上去吧。”

说罢，二位上仙便直冲云霄飞了上去。

乌云之上，她们的第一组敌人，是坐鹿罗汉和欢喜罗汉。

由于孙孙和琴琴是突袭上去的，杀了二位罗汉一个措手不及，第一场战斗很顺利的就结束了。

第一场战斗结束之后，其他十六位罗汉一拥而上，想要用人海战术拦截孙孙和琴琴。

兰孙上仙见状，决定使出杀手锏。只见兰孙上仙经烈火缠身化作了一只火凤，她的翅膀矫健有力，她的身躯宽广如海，她向罗汉们冲了过去，罗汉们一下子就没有了还手之力。

抚琴上仙坐在火凤的背上，继续向上飞去。

接下来迎击她们的是佛界众弟子。

即使孙孙变成了火凤，也还是对付不了对方人数的众多，她们在刚刚修好的黄泉路基底降落，孙孙现出真身，琴琴和孙孙很快就被众弟子包围。

就在这时，逐霜上仙从天而降。“是霜霜！”孙孙和琴琴兴奋地喊道。

“让你们看看傲霜三七的厉害！”霜霜说着，从兜里拿出一只守宫扔到空中，这条守宫随即变成了一条四足两翼巨龙，这就是以守宫为基础霜霜用法力创造的傲霜三七。

傲霜三七持续怒吼出法力冲击，将佛界众弟子杀的人仰马翻。

然后迎击上仙们的是佛界诸佛。

“怎么不叫上我们！”荇蔡上仙、烛明上仙、阖佳上仙和玄黄上仙赶来的正是时候。

打倒诸佛需要多少人？只需要七个。无论是太师父、四位师祖，还是金银护法，他们都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誓要把黄泉路从平度上空拆除。

诸佛退却，接下来走上前的，是六位菩萨。

“别来无恙，各位菩萨。”烛明上仙说。

“我等救地藏菩萨心意已决，烦请各位上仙不要阻拦。”观世音菩萨说。

“汝等可知黄泉路会使人间大乱。”荇蔡上仙说。

“若不是黄泉路被毁，地藏菩萨早已不需在鬼界受苦。”文殊菩萨说。

“如此，我愿以我之肉体，作黄泉路之地基。”抚琴上仙说。

“所言为真？”日光菩萨说。

“非也，抚琴上仙拯鬼界于无尽苦海，功德无量，何以作地基。”玄黄上仙说。

“地藏菩萨的使命，应由他自己来完成。”阖佳上仙说。

听到这里，六位菩萨动摇了。

兰孙上仙再次化作了火凤：“云君、酒葫芦、傲霜三七且随我来！”七位上仙开始拆除已经修建好的黄泉路的基底，而六位菩萨则在一旁静坐，没有阻拦。

乌云散去，现出湛蓝的天空，人间仍有序的运转，仿佛刚才的危机不曾发生。

上仙们坐在兰孙火凤和傲霜三七的背上，在平度的天空中转了好久，仍不忍离去。

毕竟……

他们保卫了人间。

后记

再试一试（40）——游乐场和潍城博士

虽然佛界计划的粉碎已经是一个月之前的事情了，但是对于参与这件事情的各路神仙来说，这一切仿佛刚刚发生，就比如超市里那位名为烛明的凡圣，他从货架上拿起两大袋切片面包，在篮子里找了一个稳定的地方安置好。

“你是有出游综合征吗？”黄黄看到篮子里这两大袋面包震惊的说。

诸位凡圣是该找一个时机，去把自己紧张的神经放松一下了。于是，他们决定明天出个远门，去融创好好玩一天。

第二天一早，除了蔡蔡要睡觉不去，其他六位坐在傲霜三七的背上，浩浩荡荡的向济南城东飞去。今日的济南城晴空万里，飞行非常顺利，很快他们便到达了目的地。

趁着游乐场没开门的功夫，他们打算先好好拍几张照片。就在这时，一只鸽子飞到了明明身边，随后便飞走了。顺着鸽子飞走的方向，明明顺利的发现了一群鸽子，十五元一杯鸽粮，看似很贵，实则也不便宜，但对于明明他们六个来说，至少有不下十种方法和鸽子们互动。

明明走到鸽群旁边，轻轻闭上眼睛，随即周围的空气以他为中心旋转起来。鸽子们感受到了气的流动，纷纷展开翅膀借风飞翔。明明睁开眼睛，伸出右手，气流停止了，一只鸽子稳稳的落在明明的手上。

终于，游乐场开始了一天的营业。

明明他们六个开心的进入了游乐场。首先他们走进了飞跃丝路的项目，虽说飞行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是在飞跃丝路面前，他们还是开心的喊了起来。或许在这一刻，他们真正的放松下来了吧。

虽然明明是他们六个中唯一的男生，但是他确实连过山车都不敢坐。明明不是会飞吗？是的，飞和过山车是不一样的。他们五个在各个游乐项目之间，追求刺激，明明在场外坐着，好不热闹。听着他们几个在大转盘上开心的疯狂尖叫，明明拿出了昨天买的面包补充能量，渐渐的，明明敏锐的耳朵似乎听出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他停止了咀嚼，警惕的盯着转盘，在十分确信转盘正在失控后，他把面包搓成一团塞进嘴里，两手按在长凳上，通过地面向转盘施加法力，想要让转盘停止转动，至少是不让转盘失控。转盘上的她们五个玩的十分开心，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悄然靠

近，然而明明已经紧张的冷汗淋漓，但凡他稍微放松法力，整个转盘甚至还有脱轨的风险。

但是事与愿违，越是想让转盘停下，转盘反而在缓慢加速。“这绝不可能是设备故障！”明明抬眼望去，孙孙已经有了眩晕的迹象，可他又能怎么做？他不知道这股让转盘失控的力量从何而来，他所做的只能是坚持住这剩下的一分钟，等待项目结束。

终于，项目结束了。双脚踏出转盘的一瞬间，孙孙便剧烈的呕吐了起来。“你们扶着她！”明明飞快的跑过去，然后在孙孙背上猛拍一掌，法力顺着这一掌荡涤了孙孙的胃，孙孙停止了呕吐。

明明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的抬了一下头，也正是这一次抬头，他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虽然不知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但明明笃定那个人很可疑，刚刚如释重负的脸又紧张了起来。琴琴看到明明的反应，也顺着明明的视线看去，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正迈着矫健的步伐快速离开。也就两三秒的功夫，明明和琴琴不约而同的快步疾跑翻出护栏向前追去。明明和神秘人在小路上急步追逐，这个神秘人虽然头发花白，但是跑起来还挺快，而且是还在盘曲的小路上。渐渐的，神秘人把明明甩在了身后，他已经对这场追逐失去了兴趣，只要跑到人群里，他就再也不需要担心被明明抓住。显然神秘人不想再等，他的脚步越来越快，也正是在他飞速奔跑的过程中，琴琴从另一条小路走到了他的前面。

琴琴右手从双眼前划过。在神秘人看到琴琴眼睛的那一刻，他就被琴琴控制住了，这是无言术。

明明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所谓无言术，其中一层含义就是知无不言，琴琴给了明明一个手势，明明深吸一口气调整好呼吸，开始对神秘人进行盘问。

“你是谁。”

“潍城博士。”

“你的身份。”

“一个民仙。”

“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盘问进行的很快，但是到第三个问题的时候，潍城博士并没有按照预想中的那样快速作答，而是两眼睁大，露出了诡异的笑容。明明见状，立刻进步掩手肱拳攻去，潍城博士腰拦肘挡住，明明放低身法，接一个扫堂腿，潍城博士跳起来，接一个腾空摆莲，随后便是二者复杂多变的近身缠打直到几秒钟后潍城博士用腾空双飞脚将明明踢开后逃走。

琴琴走到明明身边，满脸疑惑。

“是麝香，”明明闻了闻自己的拳头，“他身上有大量的麝香。”

用大剂量麝香开心窍解除邪术的控制，这个博士是有水平的。

在琴琴和明明追击潍城博士的这段时间，孙孙慢慢的缓了过来。

“孙孙你怎么样？”霜霜担忧的问。

“我没事的。”孙孙笑着说，虽然她并不像没事的样子。

“我们回来了。”明明和琴琴走了回来。

“那是什么人？”佳佳问。

“那是个民仙，叫潍城博士。”琴琴说。

“民仙？”相信不只是黄黄，所有人都又惊讶又疑惑，“这是最近又出什么事了吗？”

“不像”，琴琴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不可能不知道。”

“但他袭击我们也是实打实的。”明明说。

“好不容易出来玩，大家别想这么多了。”孙孙虚弱的说。

“你先别说话了。”佳佳扶住孙孙担心的说。

“你们先去玩吧，我在这里缓一缓就去找你们。”孙孙说。

“我们在这儿陪你吧。”黄黄说。

“不用，你们先去玩吧。”孙孙说的也是，毕竟他们是出来玩的。

“那你在这里歇一会儿，等会儿来找我们。”佳佳说。

“好。”

孙孙原地休息，黄黄和霜霜往西南走，去了惊险项目区，琴琴佳佳和明明往南走，去了缓和项目区。

琴琴佳佳明明在缓和区走着，隔三差五就能听到远处霜霜和黄黄兴奋的尖叫。当一个人有心事的时候，时间会变成一种显性的尺度，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都变得无比具体。虽然孙孙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了，但怎么可能没有问题。所以坐上热气球的时候，忧心忡忡的明明向孙孙千里传音：“你怎样？”

“我和霜霜她们在一块儿。”

孙孙没事，明明终于松了一口气，毕竟他们是出来玩的，此时此刻，潍城博士也不重要了，他们累了，应该彻彻底底的放松了，至于那些危险，就等危险发生的时候再说吧。

时间已是下午。

琴琴他们和黄黄她们在惊险区会合。经过霜霜的一番怂恿，明明和琴琴黄黄还有霜霜一起去坐海盗船，但参考过山车，海盗船终究和飞是不一样的，强烈的失重感让明明在海盗船上大叫起来，下船的时候，明明几乎已经站不稳了，虽然他的心脏扑通直跳，但他还是坚持着让自己站稳。

“你这就不行了。”琴琴笑着说。

“确实，不行了。”明明说。

“难受吗？”霜霜问。

“没事儿，有你们就不难受。”

可能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报，明明在最恰当的时机遇到了最恰当的这群人，共同经历了最恰当的事情，度过了最恰当的时光。

“如果这是一场梦，我希望永远也醒不过来。”

夜晚，降临了，游客也渐渐少了，此时的游乐场，少了几分喧嚣，多了几分静谧，远处的摩天轮光彩夺目，近处的玫瑰花香气扑鼻，明明他们在路上慢慢的走，不急不慌，不忙不乱，确实已经玩儿了一天了，但根本感觉不到累。

霜霜在花丛旁边蹲下拍照，其他人继续缓缓的走，今晚的星空繁星点点，天公作美，众星云集，黄黄驻足于此，对着星空拍起照来。“我们去灯光街吧。”孙孙他们四个遂向灯光街走去，在灯光街的入口，佳佳让孙孙帮自己拍照，琴琴和明明进入了街区，斑驳流影如飞天，十里星汉落人间，街区成功的用灯笼和光影打造出了一片人间天堂，灯笼在天，画出千里锦绣，光影在地，映出条条锦鲤，琴琴成功的被地上的锦鲤吸引，古有猴子捞月，今有琴琴捞锦鲤，妙哉，妙哉。

“明明。”

“没想到蔡蔡最终还是来了。”

“你……”

“我知道。”

蔡蔡不说话了，看着明明，明明看着被锦鲤吸引的琴琴。

许久，明明转过身来，面向蔡蔡。

“这是一场梦，”明明叹了口气，继续说，“一场多么美好的梦啊。”

蔡蔡仍然看着明明。

“只是……”明明哽咽了，“只是这么美好的梦，为什么醒来的时候却那么悲伤呢。如果是在现实中，我们是绝对不会抛下任何人自己走开的，可这是梦里，没有恐惧，没有危险，甚至没有死亡，一束漂亮的花，一盏美丽的灯，一片灿烂的星空，甚至几条锦鲤，都可以让你们开心好久，这样的一番天地，不正是我想要为你们创造的吗？”

“可是，”明明抹掉眼泪，继续说，“这终究只是一场梦，终究只是一场虚幻，就像阳光下的泡泡，虽然绚丽，但一触即破，我们终究不能沉醉于梦中。”

“对，”蔡蔡说，“我们是在最恰当的时机遇到的最恰当的人，就算离开了梦境，我们依然可以亲手开辟属于我们的幸福。”

“既然这样，”明明说，“梦，该醒了。”

再试一试（41）——“只是想多了解你们一些罢了。”

蔡蔡闭上眼睛施展法力，云君渐渐成型，随后蔡蔡猛地睁眼，云君一拳打在地上，巨大的冲击力激发了强烈的横波，刹那间，整个游乐场地动山摇，惊到了花丛旁边的霜霜，吓到了正看星星的黄黄，灯光街溃散倒塌，在街区成为废墟之前，孙孙扔下手机，快步上前把佳佳拉走，横波还切断了灯光街的电力供应，地上的锦鲤消失了，琴琴惊慌失措的站起来。明明和蔡蔡转过身，目光坚毅的看着过山车的最高点。

游乐场毁灭了，不，准确来说，是梦结束了，他们一直都在原地，他们所看到的花丛，他们所仰望的星空，他们所游玩的街区，自始至终都不曾在现实存在过，唯一存在的，只有那站在过山车最高点的潍城博士。

“打遍三界又让佛界为之颤抖的凡圣，果然名不虚传。”

“费了这么大力气把我们囚禁在梦中，你居心为何？”明明喊。

“只是请你们帮我做个实验”，潍城博士从兜里拿出一枚硬币，“你们觉得战胜我的概率有多大？”

“七打一，轻而易举。”蔡蔡说。

听到这，潍城博士再拿出三枚硬币，与此同时游乐场放起了绚丽的烟花，“倘若现在我占据主场”，接着又拿出四枚硬币，“再加上井龙王的力量”，潍城博士深吸一口气，拿出了最后两枚硬币：“你们觉得又有多少呢？”

“一千零二十四分之一，这是十枚硬币全为正面的概率”，明明说，“如果我们现在投降，那我们获胜的概率肯定为零，所以我们愿意为了那千分之一，与你决战。”

“好！”潍城博士把十枚硬币抛向空中，然后双臂展开，慢慢浮空，“拿出我的全部，赌上我的一切，沉眠于济南的井龙王，将你的力量，完完全全的献给我吧！”

大地开始震动，地面亦慢慢开裂，随着一声咆哮，海盗船倾然崩塌，一条青白相间的龙从海盗船的废墟之下腾跃而出，环绕在潍城博士的身边。

“这个井龙王是什么来头？”黄黄问。

“姜太公说井龙王曾经是个人，但是他一心想要成为龙王，以至于最终走火入魔，成龙之日同时也成为了他的忌日。姜太公都不知道井龙王沉眠在济南。”琴琴说。

“你们看！”孙孙喊。

只见左手插兜的潍城博士，向右上方伸出他的右手，一颗白色的光球便被井龙王吐出，稳稳的落在潍城博士的手里。然后潍城博士把光球拿到身边，右手向下一顿，光球的体积瞬间增大了两倍，并向各个方向释放强烈的直流风，迫使各位凡圣不能行动分毫。

暴风之下，明明拿出他的酒葫芦向潍城博士扔去。酒葫芦个头不大，但是重达千斤，无论多么强的直流风都对抗不了如此高的密度。

如明明所想，酒葫芦的冲击力成功引爆了潍城博士的光球，产生的强烈亮光让潍城博士短暂性失明。潍城博士的视觉恢复的第一个瞬间，他看到霜霜的巨龙三七已经向他怒吼出强烈的雷电冲击，情急之下，潍城博士只能使用法力徒手防御。

如果就这么僵持下去，那么霜霜必胜无疑，可是情况有变，井龙王像蟒蛇右手螺旋缠绕柱子一般顺着雷电冲击就往三七的方向飞去。见势不妙，霜霜立刻指挥三七停手撤退，好在及时撤退了那么一两秒，井龙王和三七擦肩而过，直线距离不足三公分。而在三七撤退的同时，孙孙一跃腾空化作兰孙火凤，流利自然又迅速的撞向了潍城博士，浮在空中的潍城博士瞬间被火海吞没。

孙孙从火海中跳出来，稳稳落地。“结束了。”孙孙看着火海说。

“还没有！”蔡蔡和云君及时用法力对冲了从火海中到来的火焰攻击。

火海正慢慢变得规则起来，也就是说，这些火焰正慢慢化作潍城博士的一部分，井龙王也飞了回去，围绕在火海周围。可是突然间，井龙王发出了哀嚎，他的龙体正在被火焰撕裂，而且肉体撕裂形成的碎片越来越小。明明他们震惊了，一条龙王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潍城博士吞噬。

火焰散去，潍城博士非但毫发未伤，甚至还篡夺了井龙王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强大到他的目光中都充满杀气。

潍城博士举起右拳，然后张开，一个光球出现在了他的手中，他把光球拿到身前，随后握紧右手，光球消失了，但是几秒钟后，十倍于刚才的狂风排山倒海般刮来。

琴琴本来就体重轻，狂风直接把她向后刮飞，好在明明及时扶住了她。

“好大的风。”明明说。

“好大的风。”琴琴也说。

“所以他身上没有麝香了！”明明说。

明明一句话让琴琴看到了转机。琴琴右手抹过双眼，施展了无言术。几秒钟后，风停了，如她所料，潍城博士被控制了。

“我们上，佳佳。”黄黄说。

黄黄快速跑到潍城博士侧方向，用法力构建了一层屏障，形成了一层密闭的区域，将潍城博士封锁住，随后收缩屏障，增大密闭区域内的气压，同时引动屏障内的气体，增加屏障内的温度，随着气压和温度的升高，潍城博士渐渐出现了一些异样。看到这里，佳佳也明白了，当人体内阴气过盛的时候，就会将阳气格拒于外，这叫阴盛格阳，类似的，可以试试用法力把井龙王之气逼出来，只要井龙王和潍城博士分离，潍城博士必败无疑，虽然不确定能不能用法力逼出井龙王，但是，值得一试。

明白了这一切，佳佳瞅准时机，直冲潍城博士飞去，她冲破了屏障，一脚踢在潍城博士身上。黄黄的办法奏效了，佳佳成功的从潍城博士的肉体中，踢出了井龙王的灵魂。

井龙王很快便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但他刚要逃跑，强烈的下降气流就把他压进地面的裂缝里。

“永远沉眠于济南的地下吧。”黄黄说。

井龙王的灵魂被分离后，潍城博士坠落在地，一开始被抛在空中的十枚硬币尽数落在他的面前，全是正面。

“即使只有千分之一的概率，一旦发生，就是百分之百啊。”博士说罢，随即昏了过去。

许久，潍城博士醒来。

“博士，接受死亡吧。”明明说。

“住手！”孙孙喊到。

“怎么了孙孙？”不只是佳佳，诸位凡圣都很疑惑。

“其实……”

这就要回到他们分头行动的时候了。

明明他们离开之后，孙孙原地休息。

“您好，名为兰孙的凡圣。”

“潍城博士，果然人如其名。”

“哦？何以见得？”

“看长相。”

“上仙真会开玩笑，实不相瞒，我有一事相求。”

“何不明说，非要搞偷袭？”

“不可明说而已。”

……

孙孙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大家。

“所以到底是什么事？”明明问。

“做实验啊，他一开始就说了。”孙孙说。

“啊？”

“生风机关”，博士从兜里拿出一个装置，“我自己制造的机关，打算等着用来和弥勒佛过招的。”

“那为什么要把我们囚禁在梦中？”明明又问。

“只是想多了解你们一些罢了。”

“嗯……好吧。”明明说。

告别了潍城博士，诸位凡圣坐上了归去的地铁，啊，多么惊险刺激的一天啊。

再试一试（42）——“我愿意成为您的学生”

“我们明天坐地铁去千佛山吧。”凌凌说。

五一到来了，霜霜蔡蔡佳佳黄黄都回家了，只剩下琴琴孙孙明明，以及孙孙她们宿舍的凌凌，留守阵地。

“其实我们可以飞……”孙孙还没说完就意识到这话说的不对，他们从来没有在凌凌面前使用过法力，“我们坐地铁去吧。”

第二天，他们四个顺利的来到了千佛山。

进了千佛山牌坊，迎面而来的是千佛山庙会，庙会上卖糖球的，卖玩具的，卖工艺品的，应有尽有，孙孙他们四个一人买了一条手链，据说当编手链的草断了的时候，愿望就会实现，但更吸引人的是，无数条相似的手链中，只有这四条带有不明来源的法力。

过了庙会，就是漫长的登山台阶。虽然这只是一座山，但是说这是佛界的地盘根本不为过，越往山上走，佛界的气息就越发浓郁，过了云径禅关，进入兴国禅寺，诸佛开始真真正正的展现出他们的威严和气势。

祭拜完诸佛，琴琴他们四个接着就向山顶进发。去山顶的路并不远，但是很陡，虽然陡，但是挡不住他们四个征服千佛山的脚步，没有多久，他们就登上了山顶。

“千佛山，不过如此。”凌凌说。

“不，我们还没征服弥勒佛。”明明说。这话琴琴和孙孙听到的是一个意思，没有见过法力的凌凌听到的又是一个意思。

“走，去征服他。”凌凌说。

“走，去征服他。”琴琴和孙孙说。

他们下山前往弥勒胜苑，接近中午的千佛山温度骤然上升，以至于双脚踏入弥勒胜苑的时候，明明已经没力气了。但是年轻就是好，琴琴孙孙凌凌依旧精力充沛的往那巨大的弥勒佛像跑去。坐在树荫下的明明一碗冰豆花下肚，瞬间感觉就像捡回来半条命，烈日、凉风、树荫，以及一个树荫下的人，多么和谐的时刻啊。在这和谐的瞬间，明明和谐的抬起他的头，发现了一个熟悉的不和谐的人。

“这不是潍城博士吗？”明明想。

此时，潍城博士正在弥勒佛像前仰望佛像。明明正走过去的时候，潍城博士举起右手张开，他的手里变出了一个黑色的能量球，博士把手放到身前，右手握紧，能量球消失，随后以能量球为中心，一片无形的领域向各个方向展开，不止领域内的天空变成了红色，领域内的一切都被复合上了一层红色，凡是带有红色的事物都静止了，而不带红色的，除了博士，就只有戴着庙会买的手链的孙孙他们。

“原来如此。”明明低语。

琴琴她们三个走过来。

“这是怎么了？”凌凌问。

“这……这说来话长……”孙孙说。

“你不会要在这里和弥勒佛过招吧？”琴琴问博士。

“这已经显而易见了。”明明对琴琴说。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凌凌说。

“其实……不明白没事，等会儿你会看明白的。”明明对凌凌说。

“善哉。”弥勒佛从他的佛像后面走了出来，“久违了，博士。”

“久违了，弥勒佛。”

“他是弥勒佛？”凌凌说。

“虽然……好吧，你所看到的和你所听到的，都是真的。”明明说。

“你的计划这一年半来实施的怎么样了？”博士问。

“实施的怎么样，看你身边这些孩子不就知道了。”弥勒佛说。

“弥勒佛的计划是什么？”凌凌问孙孙。

“是……弥勒佛的计划是什么？”孙孙问明明。

“盎！不会是弥勒佛让狐仙他们给我们法力的吧。”明明惊讶的说。

“啊？”孙孙也震惊了。

“确实是我。”弥勒佛说。

“好了孩子们，今天是我们的主场，我们一年就切磋这么一回，你们先后退。”潍城博士说。

孙孙他们四个后退了几十步。

“来吧！弥勒佛！”

听到博士喊的这么大声，明明下意识的把两条胳膊放在她们三个身后。

果然，如明明所料，潍城博士启动了生风机关，在琴琴孙孙凌凌被强风向后吹飞的时候，明明的胳膊及时扶住了她们。

“你们看。”明明说。

凌凌她们三个向前方看去，弥勒佛竟然把自己罩在了金钟之内，在强风中纹丝不动。

“你们看博士的手。”凌凌喊。

只见博士给手里的生风机关注入法力，然后放在身后，令其浮空。在生风机关的强风之下，潍城博士积累了足够的向前势能，他一跃而起，大量的势能迅速转化为动能，于是乎，快速位移的潍城博士，一脚踢碎金钟把弥勒佛踢飞。随着一声巨响，弥勒佛贴在墙壁上陷了进去。

潍城博士稳稳的站在了地上，但是切磋还没有结束，博士站立的地方，早已被弥勒佛布下法阵，法阵很快被弥勒佛引爆，博士根本逃不开。

风停了。

潍城博士身受重伤，倒在地上，弥勒佛从墙上下来，毫发无伤。

凌凌走上前扶起潍城博士，“这是您第几次挑战弥勒佛了？”

“第五十一次了。”潍城博士说。

“您为什么一年又一年一定要打败弥勒佛呢？”凌凌又问。

“民仙收徒最初是我的设想，可是如果我都不能战胜眼前的困难，我的徒弟或者说我的学生，又怎么能战胜它呢？”潍城博士说。

“可对方是整个佛界未来的领导者，您只是一个民仙，仅此而已，你们的实力本就不均衡，你们的切磋本就不公平。”明明说。

“对呀，姜子牙也不是输给了我们之中某一个人啊。”孙孙说。

“您没必要这么强求自己。”琴琴说。

“而且您做不到的事情，您的学生不一定做不到。”凌凌说。

“怎么可能呢。”潍城博士说。

“怎么不可能？我就是潍城人，我愿意成为您的学生，向您证明您的学生能做到。”凌凌说。

听到凌凌说要去挑战弥勒佛，琴琴孙孙明明本想劝阻，但是潍城博士首先开口了。

“既然这样，凌凌，接受我的法力吧。”

同样是一颗光球，只是这颗光球失去了它该有的杀气，它的光线温婉柔和，像是倾注了博士所有的温柔。

凌凌用右手接过博士双手捧着的光球，然后用力一握，光球消失，化作凌凌的法力。

凌凌走上前去，站定。

“我们的直线距离只有五十米。”弥勒佛说。

“五十米，足矣。”凌凌回。

凌凌手拿生风机关，和刚才博士做的一样，制造了吹向各个方向的强风。也是和刚才一样，弥勒佛用金钟防御。接着凌凌把生风机关放在身后积累势能。

“凌凌这不是和博士刚才一样吗？”孙孙问。

“确实一样”，博士说，“但是这有必要。”

“为什么？”孙孙继续问。

博士说：“生风机关的强风吹向各个方向，弥勒佛根本不能靠近凌凌，一但弥勒佛离开地面，无论他用什么办法，都会被风吹走，所以他只有地面金钟防御这一条路可走。”

这时凌凌已经蓄好了势能，同刚才一样，大量的势能被转换成动能，凌凌踢破了金钟，可是毕竟凌凌刚刚获得法力，虽然这次冲击比博士那次要快，但并没有将弥勒佛踢飞多远。

“那么现在……等等！那是什么！”弥勒佛惊诧那生风机关竟然以更快的速度从空中向自己飞来。

准确来说是砸来。凌凌是用空中前滚翻踢破的金钟，前滚翻之前，生风机关向下刮风积累了大量的向上势能，前滚翻的过程中凌凌用法力解除了生风机关的位置恒定，向上势能转化为动能，同时又用法力牵引生风机关向自己移动。生风机关和凌凌的距离越来越近，生风机关的速度越来越快，快到弥勒佛来不及引爆法阵。

生风机关砸中弥勒佛的同时，自身也爆炸了，剧烈的爆炸让弥勒佛再无反抗之力。

“凌凌真的，做到了。”潍城博士低声说。

领域收回，一切恢复如初，和领域展开之前的时候一模一样。

他们四个下山了。

“太厉害了。”琴琴说。

“太厉害了。”明明说。

“孙孙可以变成火凤是不是？”凌凌问。

“嗯。”孙孙笑着说。

“我要回去骑孙孙！！！”凌凌兴奋的说。

再试一试（43）——愿此夜，永不落幕

从千佛山下山后，累了的凌凌先回学校了，不累的琴琴孙孙明明则向趵突泉五龙潭进发。

他们沿着一条特种兵路线，迅速的穿过了趵突泉，接着就进入了五龙潭公园，公园景色秀美，令人心旷神怡。最终他们走到了五龙潭，五条龙气势汹涌，神态威严。

“我们拍张照吧。”明明说。

他们三个站好，明明按下了快门，拍照完成。

“拍的不错。”琴琴和孙孙说。

可是抬起头，他们却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双龙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但是想回五龙潭，也做不到。既然这样，那就在山上走走吧。

他们走在山路上……

“这气温，这湿度，这花这草，一派清明的气息。”明明说。

“没错，这就是清明。”琴琴说。

“我们从五一穿越回清明了？”孙孙说。

“虽然不知道这个幻境的来历，但这幻境里的双龙山，确实跟我们清明上山时候一模一样。”琴琴说。

“既然这样，再过一次清明也不是不行。”明明说。

他们爬上了一个山头……

“孙孙你记不记得那里。”明明说。

“哪里？”

“那里，蔡蔡打败雨师的那个地方。”

当初在战斗中蔡蔡削出的斜坡，至今依然存在。

他们又爬上一个山头……

“清明来的时候还真没发现，这山腰的土壤好像是滑坡下来的。”琴琴说。

“自信点儿，把好像去了，曾经这下面埋着雷公电母风伯雨师。”明明说。

“具体是怎么回事？”琴琴问。

“我在那个山腰打败雷公后，蔡蔡霜霜孙孙她们赶过来和我会合，突然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向我们发动偷袭，我们及时的躲开之后，山体滑坡掩埋了他们四位天神。”

“原来如此。”

他们快要走到三圣堂了……

“看地上这些白色的胶，琴琴。”孙孙说。

“这不会是霜霜打败电母用的吧。”琴琴说。

“你真会猜。”明明说。

他们进了三圣堂……

“上次来的时候还真没注意到，至圣先师殿已经修好了。”孙孙说。

“这可是孙孙打败风伯的地方。”琴琴和明明说。

他们打算下山了……

“来都来了，我给你们拍个照吧。”明明说。

琴琴和孙孙在台阶上站好。快门按下，一张不错的照片拍好了。同样抬头一看，他们回到了五龙潭。

最后看了一眼五龙潭，琴琴他们三个穿过漫长的巷子，往芙蓉街走去。

芙蓉街人山人海，他们三个紧紧跟住彼此，一但分开，走丢无疑。拥挤的芙蓉街并没有带来多么快乐的体验，但是超意兴可以。

出了芙蓉街，琴琴他们三个去超意兴用膳，用膳毕，夜幕降临了。

“曲水亭街往这里走。”

夜晚的曲水亭街也是相当热闹的，漫步于此也有别样的意境。

“好久不见啊。”一个低沉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风伯也来过五一吗？”明明笑着问。

“神仙也是要休息的。”风伯笑着回道。

“雨师雷公电母没来吗？”孙孙问。

“在这边。”雨师的声音从另一边传来。

“你们根本不像打过一架的样子。”琴琴说。

“打不过。”雷公说。

“现在是真打不过了。”电母接着雷公说。

琴琴买了一个小灯笼。

“这灯笼真不错。”风伯说。

“确实，这灯笼让琴琴变成了嫦娥。”明明说。

“那我就变成玉兔。”孙孙说。

“据说月宫里有玉兔和蟾蜍，那我就变成蟾蜍。”明明说。

“合着月宫就在你们学校实验室。”电母说。

大家都笑了。

“在这河边拍个照吧。”孙孙说。

“去那边，咱四个也拍。”雷公说。

风伯雨师雷公电母走去了别处拍照。

夜幕之下，琴琴举起灯笼，灯笼的光照在了她的脸上，或许唯有在这明暗之间，此夜才有意义吧。

愿此夜，永不落幕。

再试一试（44）——五圣归降

“你们是谁？”明明大声呵斥。

按照以往来说，在梦中和菩提老祖他们通讯是最容易的，可是这次，出现在明明面前的不是菩提老祖，而是一片茫茫的黑暗。明明感受到，在这黑暗当中，潜伏着一些危险分子。

“如果你们再不出来，我就把这里毁灭。”明明再一次警告。

一个黑影在明明背后十米现出了人形，明明立刻转身，冲上去一拳将其打散。

又一个黑影现出了人形，明明又是一拳将其打散。

无数个黑影现出了人形，被明明逐个打散。

黑影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把明明层层包围，殊不知，他们的身上早已经留下了明明的法力。明明双眼缓缓闭上，黑影身上的法力被尽数引爆，巨大的爆炸将这黑暗粉碎。

没错，明明从一开始就想毁灭这里。

梦中醒来的明明及时向其他凡圣千里传音告知这异常的情况，但是琴琴孙孙佳佳黄黄凌凌却迟迟没有回应。

明明借助东南风用法力搜索她们五个的踪迹，竟然没有搜索到。

明明出门去找她们，直到一股东南风吹来一张纸，上面写到：兰孙等五位凡圣已归降天界，你等尽快投降，勿要抵抗。

明明火上心头：“什么破边界感，我对你们拿出真心，你们有对我拿出真心吗？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你们最好以后碰到那种不顾自己死活只知道为你们卖命的白痴！”

共工篇

再试一试（45）——曦曦

“烛明啊，你们最近怎么样啊？”

面对狐仙亲切的询问，明明又一次无奈的说出了“没有进展”四个字。

兰孙等凡圣集体归降天界，正神和民仙的力量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是法力无法改变的事实。而在学校里，收受贿赂，无法无天，一年前和明明握手的领导全被处分走了，没人能坚定的说哪个辅导员哪个小组长哪个领导是个清官，这是法力能改变却无力改变的事实，它让明明无数次骂出“苟者狗也”的凡圣粗话。

身心俱疲的明明正无力的躺在床上看手机。

“你下午有什么打算吗？”

是曦曦发来的，一个乒乓球很厉害的女生。

明明立马坐了起来，回复到：“还没有。”

“我感觉今下午没什么事情”，曦曦说，“想放松放松。”

“要不我们去外面逛逛吧。”明明说。

“去哪里啊？”

明明把长清乐园的位置发给了她。

“这有点远啊。”曦曦说。

“不远，有公交车。”明明说。

“霜霜去吗？”

“霜霜回家了。”

曦曦没有了动静。

许久，明明给曦曦发消息：“你在……”

“我在考虑去不去，毕竟我一个女生，不安全，其实我还挺想去的。”

“我保护你的安全。”

就这样，下午五点，他们两个坐上了向西去市区的车。

车上，明明说的话比这几个月都多，他很兴奋，十分兴奋。他曾以为自己的精神可以不再依赖任何联系，可是他错了，他本就不是一个苦行僧，孤独、压抑可以轻而易举的将他击垮。太师父走了，大师祖也走了，失去了精神支柱，仅剩的三位凡圣之间的联系也瓦解了。直到坐上了车，明明紧皱的眉头才彻底放松下来，悲伤、叹息烟消云散，幽默、快乐重新占优，啊！这才是原来的烛明上仙啊！

下了车，他们两个去到了天下第一笼吃饭。饭是好饭，只可惜曦曦吃不了太多，但这不影响他们说出诸如“不想当厨子的大夫不是好的医生”这种五志之喜的语言。

吃完饭，他们去街上四处逛逛。在这片地界，大学城往南去灵岩寺的路上根本看不到楼的身影，大学城往西去黄河的路上过了某个界线也是一片的村庄，人不能总是沉浸在商业街纷繁的灯光下，需要去人间各处亲身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两百块钱意味着什么，才能理解杀害法官的农民工到底有着怎样的愤怒。

“你想要什么？”曦曦拿起一瓶饮料，然后转头问明明。

“这个吧。”明明刚拿出手机，曦曦就吧两瓶饮料的钱全付了。

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离开商店，他们去到公园里休息，这时，天空发出了滚滚的雷声。

“要下雨了。”曦曦说。

“莫急，让我来。”明明说。

“什么？”曦曦疑惑的看着明明。

明明闭上眼睛，向天上千里传音：“下来！雷公！”

雷公应声而下，重重且稳稳的落在地上。

天上突然掉下个人，把曦曦吓了一跳。

“烛明上仙应该知道这是我的日常工作，也是天界的一般安排。”雷公说。

“当然知道，但我就是要让你等会儿再工作。”明明回到。

“我们现在师出有名，不像以前，请您不要干扰我们。”雷公说。

“烛明上仙，我们大可不必这么……”风伯千里传音还没说完，就被明明掐断了。

“既然这样，那只能实力决定一切了。电母！”雷公喊完，电母开始增加空气中的电荷，把公园里的人全都电晕。

明明把自己手中的饮料打开向上一泼，饮料马上便分成无数水珠，围绕曦曦运转，保护曦曦免受电荷攻击。

曦曦看到无数水珠围绕着自己运动，感到不可思议。

明明和雷公打了起来。几年来，明明经过了无数历练，雷公早已不是他的对手。短暂的近身缠斗后，雷公抓住机会，把明明踢飞。明明控制姿态浮空，同时聚合法力，把一个巨大的风球狠狠地砸向地面的雷公，巨大的风力吹散了空气中的电荷和围绕着曦曦的水珠，也把雷公狠狠的吹在墙上。

“上仙为何如此不留手？”雷公问，他感受到了明明法力的可怕。

“天界夺走了半数以上的凡圣，我何以留手。”明明回。

如此，本该应时而至的降水延迟了几个小时。

明明和曦曦继续逛街。

“他是谁啊？”曦曦问，刚刚看完一场激烈的对战，她还意犹未尽。

“天界的雷公而已。”明明回。

“天界？”曦曦继续问。“你想知道的话等有时间我给你介绍，目前你可以理解为神仙。”

“那你也是神仙？”

明明叹了一口气，说：“神仙又能怎么样呢？法力又不能解决一切。每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我都在想，半年过去了，以我现在的能力，我能解决那些问题了吗？答案毫无疑问，都是不能。所以我感觉，我也挺没用的。”

曦曦说：“不要这么想啦，我们一没有钱，二没有权，总有些事情是我们没办法解决的。神仙又怎么样，神仙想下雨也得等着。”

“说的也是，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秋——”明明说完，曦曦和明明都笑了。

再试一试（46）——红月

八月十五的晚上，明明和曦曦复习完离开教学楼在路上走着。这本该是个月光明媚的晚上，奈何月亮被乌云挡住。

“这不对啊……”明明说。

“怎么了？”曦曦问。

“根据计算，今晚应该晴空万里月光普照才对。”

“可能你算错了吧。”

“霜霜，注意警戒，今晚很不对劲。”明明给霜霜千里传音。

“你在跟霜霜说话吗？”曦曦问。

“准确来说，这叫千里传音。”

“有法力真好，什么都能干。”

“要不给你点儿？”明明笑着说。

“算了算了，不麻烦你了。”曦曦也笑了。

就在他们谈笑风生间，乌云散去，月亮的光芒照耀大地，明明转头看去，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因为……

他看到了一轮红色的月亮。

明明立刻摆好架势，把曦曦挡在身后。果然，几秒钟后，街上的学生陆续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吼叫，然后发疯一般的互相攻击，血色和月色混杂在一起。

明明见状，径直冲进混乱的人群，一番点穴，把人们尽数放倒。曦曦看到明明成功脱身，也是松了一口气，然后偶然间一回头，一个人正发疯的朝他扑来。震惊、慌张、恐惧，所有的情绪一窝蜂的走遍她身上每一个毛孔，直到明明一脚把那个人踢飞。

“曦曦！呃……我是不是来晚了？”霜霜看到地上躺着的全是人。

“或许……不晚……”明明说。接着他转身便两手抓住了曦曦的两个手腕。此时的曦曦也已经开始发疯，势大力沉的要掐明明的脖子。

明明把曦曦的力量别开，曦曦扑倒在地上，但接着又一个前滚翻站了起来，继续朝着明明和霜霜扑过来。

明明和霜霜来回躲避，不敢贸然进攻，毕竟这是曦曦，不是街上那些随随便便的人。

终于，万番躲避下还是百密一疏，曦曦抓住机会，两手向着明明脖子抓了过去，明明虽然抓住了曦曦的手腕，但还是在曦曦势大力沉的扑杀下节节后退，直到后背顶在路灯上。

霜霜见明明节节后退，上去抱住曦曦想控制住她。此时，曦曦两手瞄准明明的脖子，霜霜抱住曦曦，明明后背顶在路灯上两手抓住曦曦手腕，三个人形成了力的平衡，开始僵持。

“怎么办！这是曦曦，不能动手！”霜霜喊。

“没办法了，用那招吧。”明明说罢，闭上眼睛，随后睁开，他的眼睛发出蓝光，他想通过对视进入曦曦的意识，铲除让曦曦发狂的因素。可是好几秒过去了，曦曦的力量越来越大，明明却根本无法进入……

意识的空间里，曦曦睁开眼睛，呈现在她面前的是另一个自己。

“你是谁？”曦曦大声质问。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

曦曦跟明明摆架势一样摆好架势。

“厉害厉害，只看了一遍就学会了，你不是神仙真是屈才了。”

“你想干什么！”

“我可以成为你法力。”

“什么意思？”

“有了法力，尤其是有了我作为你的法力，你绝对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正神。”

曦曦收回了架势。

“想通了？”

“我想知道，有了法力、成为正神可以干什么？”曦曦问。

“你可以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

“杀人放火也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不想。”曦曦说。

“你说什么？”

“我想像明明和霜霜那样，能够把更多人护在身后。”

“你确定烛明逐霜……明明霜霜就不会杀人吗？”

“他们杀人绝对是为了保护其他人，而不是随随便便肆意妄为。”

“说的好听，没了我，没有法力，你只有被保护的份儿。”

“没关系”，曦曦说，然后转身背对她，接着抬头看着意识空间中茫茫的黑暗，“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有能力保护其他人的，正如孩子们相信流星会实现他们的愿望。”

“流星实现过你的愿望吗？”

曦曦闭上眼睛，说：“没有，但或许今天……”然后睁开眼睛，一颗流星真的朝着她飞来，重重的落在意识空间中两个人的中间。

曦曦转回身。流星的光芒散去后，他们才发现这是一柄枪。

枪尖发出了强烈的光芒，随后霜霜和明明的投影出现在了那里，霜霜朝着曦曦挥手，明明死死盯住那个冒牌货。

投影散去，化作光点回到了枪里，曦曦走上前去，拔出插进地面的长枪，直直的朝着对方投了出去……

明明和霜霜还在坚持。终于，曦曦恢复了意识，喘着气虚弱的倒在霜霜身上。

明明喘了一口气，说：“幸亏新泰长老来的及时。”

再试一试（47）——新泰长老

明明和霜霜来到餐厅时，曦曦正和一位老奶奶聊天。

“莫非您就是新泰长老？”明明问。

“正是老朽。”长老笑着说。

霜霜和明明坐下，霜霜问：“您吃饭了吗？要不我们请您吃点儿。”

“我可吃不下这餐厅那么油腻的饭，逐霜上仙就不必破费了。”

“逐霜上仙？”曦曦从没听过霜霜这个称号。

“是我啦。”霜霜笑着说。

“长老知道那晚上的月亮是怎么回事吗？”明明问。

“对呀，我问了黄黄她们，她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月亮会变红。”霜霜说。

“对呀长老奶奶，这是怎么回事啊？”曦曦问。

“实不相瞒，老朽也不清楚。”新泰长老喝了一口水，“但老朽有一个办法，需要烛明上仙帮忙。”

毕竟长老的办法比较危险，晚上，明明离开了学校，去到了商业街。

他去家家悦买了一罐啤酒，然后上了二楼。

明明酒量并不大，但最近他烦的不行，怒火驱使下，他决定喝点儿。

他坐在二楼一片没人的地方，慢慢的喝着啤酒，半罐啤酒下肚，如长老所料，出现了另一个明明带着戏谑的表情围着自己踱步。

“烛明上仙，是什么让你坐在这里独自喝酒？”他戏谑的说。

“要你管。”明明说。

“你什么都改变不了，无论是你的眼睛，还是你的大脑，甚至于，你的朋友。”

“你说够了没。”明明问。

“当然没有，以你现在的能力，你什么都做不到。”

“所以呢？”

“所以”，他凑了过来，“你需要我帮你报仇吗？”

“请问”，明明慢慢抬起头露出杀意四起的眼神，“你是在问我吗？”

一瞬间，明明逮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按在了桌子上，他开始挣扎，但每一次挣扎都被明明反复控制住，紧跟着机关枪一样的进攻。

终于他挣脱出来，和明明近身缠斗，可他面临的，是喝醉了的烛明上仙。喝醉了的烛明虽然怒火中烧但更加冷静，他的每一招都被流畅的化解。

处于下风的他伸手去掐明明的脖子，却被明明首先掐住了脖子。“记住自己的主子是谁！”烛明上仙边说边转圈把他扔飞出十几米远，转圈时顺势拿起剩下半罐啤酒一饮而尽，接着像甩鞭子一样把易拉罐朝着他扔过去。

他用自己最后的力量在地上滚了一下躲过易拉罐的攻击。易拉罐砸在地上，留下一片碎掉的地砖。

明明呼吸一口气，向他走过去，然后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悬空：“你是什么人？”

他一言不发。

明明用力掐他的脖子。他想要哀嚎，但是发不出声音。

“既然这样，受死吧。”

“烛明上仙手下留……好吧还是晚了一步。”长老千里传音。明明已经把他杀了。

“很好，下次别让他喝酒了。”霜霜说。

“怎么样奶奶？”曦曦问。

“没事，至少我们收集到了一些资料，胜利，终将属于我们。”新泰长老说。

再试一试（48）——曦和上仙

某日下午，太阳还没落山，淡红色的月亮已经升起。

霜霜正在图书馆复习做题。

渐渐的，周围的环境变得模糊起来，东摇西晃，色彩的边界渐渐模糊不清，并开始混合，最终杂乱无章。

霜霜仍在聚精会神的做题，丝毫没有意识到周围环境的改变。

“真专注啊，你……”霜霜的幻影说。

霜霜毫无反应。

“呵呵，风光一时的逐霜上仙，竟然被这几道题给困在图书馆，真是让人贻笑大方。”

霜霜依旧毫无反应。

她弯腰凑过去，说：“你以为你现在复习，立刻就能记住了吗！”然后她挺直腰板，猖狂的大笑起来，然后又弯腰凑过去，说：“你……”

“你挡住我的光了！”霜霜叫到，然后狠狠的敲她的头顶，把她吓得一激灵。

缓过来的她站好整了整衣领，接着说：“临时抱佛脚，怎么都……”

“又对了一个。”霜霜说。

听到霜霜的声音，她低头仔细看了看霜霜，发现她根本没听自己说话，一直在专心做题。

她恼羞成怒，抓住霜霜的衣领把霜霜拉到自己面前，大喊：“我跟你说话呢！你很狂啊！”

突然，霜霜右手抓住猛力抓住她的左手腕，“不狂”，霜霜说，“如何被称作上仙！”说罢，便把她扔出十数米远。

霜霜走过去，抓住她的脖子把她提起来，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她，手越来越用力，直到她喘不上气，发不出声音，开始哀求霜霜饶命。

霜霜没有松手，只是冷冷的说：“把一切复原。”语气里带着三分薄凉四分睥睨和一分的毫不在意。

渐渐的，周围的环境被复原了，模糊的色彩有了明确的边界，并回到自己原本的位置。

“上仙……饶命……”随即，她没有了气息，连肉体也消散殆尽。

霜霜重新坐回椅子上，深呼吸一口气，闭目养神。

五秒钟后，明明打开门。“霜霜。”

霜霜应声而去。

“怎么样，长老奶奶。”曦曦问新泰长老。

“可以了，资料收集的足够了，逐霜上仙就是靠得住。当然，烛明上仙也很厉害。”

“他们都有称号，我也想有一个。”曦曦说。

“要不你叫……敏捷小松鼠？”明明笑着说。

“你好好给人家取”，霜霜说，“要不你叫……曦和？”

“曦和上仙，不错不错。”明明说。

“霜霜真会取名。”曦曦笑着说，然后转头问新泰长老：“那个红月亮分析的怎么样了奶奶？”

“或许天界的飞凌上仙知道事情的原委。”

“凌凌？”明明问。

“对。”新泰长老说。

再试一试（49）——共工复活

“咚咚咚……”

飞凌上仙家响起了敲门声。

上仙坐在椅子上用法力开门，潍城博士坐在上仙旁边。

进来的是新泰长老，还有明明霜霜曦曦。

“恭迎长老和诸位上仙。”潍城博士说。

“不必多礼，博士，既然您和飞凌上仙坐在一起，您应该知道我们的来意。”新泰长老说。

“诸位但问无妨，我必全盘告知。”博士说。

“凌凌竟然不在天界住着？”明明问。

“我不喜欢住天上。”凌凌笑着说。

“不是，跑题了，那那轮红色的月亮是怎么回事？”明明继续追问到。

“对啊，那坨月亮让人发狂，我们在的街上都血流成河，那我们不在的地方呢！”霜霜也追问到。

“稍安勿躁，两位，请容我细细道来。”

“博士不像是要有所隐瞒的意思，你们两个先别生气，听博士说。”曦曦在后面拉着两个人说。

据博士所说，抚琴兰孙阖佳玄黄四位上仙正在想尽办法复活已死的上古水神共工。

“共工？他很厉害吗？”明明问。

“烛明上仙不要轻敌，就是那个怒触不周山的共工，敢问烛明上仙能徒手毁灭一座大山吗？”博士笑着说。

“那那轮红色的月亮也是她们四个的杰作？”霜霜问。

潍城博士点了点头。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明明继续问。

“有没有可能这不是屠杀，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祭祀。”博士说出最后两个字后，一切都明了了。

“她们怎么复活共工？”明明又问。

“我能复活井龙王，想必复活共工对她们来说不是难事，而且还给共工祭祀法力。”

明明不再问，霜霜也面露愁容，长老沉默不语。虽然还没听完明明霜霜与其他诸位上仙共同作战的传奇故事，曦曦也明白了明明和霜霜的反应。

许久，明明摆头对霜霜和曦曦说：“我们只杀共工。”

“在哪里？”明明转回头问博士。

“你们学校体育馆。”

路上，明明马不停蹄的从往体育馆跑去。就在快要跑到体育馆的时候，一个被祭祀的灵魂飞过了明明身边，眼看就要被吸进体育馆大门了，明明用法力要把他使劲吸出，可共工是上古的水神，法力高强，终究还是把那个灵魂吸走了。

明明在体育馆门前喘着粗气停了下来，“可恶”二字脱口而出。

“没事，里面的人都被长老打晕搬走了。”霜霜走过来，说。

“我们进去吧。”曦曦走过来，说。水是趋下闭藏的，共工一定是在体育馆最下层复活，于是他们三个踏进了负一层乒乓球场。

明明霜霜曦曦蹑手蹑脚的走进了乒乓球场。突然，场馆的大门发出了吱嘎吱嘎的响声，他们回头看去，大门瞬间关闭。然后，场馆的中间爆发出一簇紫色的火苗。明明赶快用法力击碎大门的玻璃，随着法力的运行，玻璃碎片整齐的排列在他们三个面前。最后，紫色的火苗变的浅蓝。

“紫外线有害健康。”明明说，说完，他打散整齐的玻璃碎片，用法力驱使碎片向火苗射去。

就在碎片穿过火苗之后，一块块的玻璃竟然变成了玻璃粉尘。接着，蓝色的火苗重重的砸在地上，向各个方向迸发出蓝色的火焰。即便是使用法力防御，强烈的火焰

还是迫使他们闭上了眼睛，而当他们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火苗所在之处，已经是复活的共工。

再试一试（50）——水来土掩

乒乓球场，复活的共工站在原地还没有睁开眼睛……

就在明明试探性的向前上步的时候，共工突然睁开了眼睛，那股压迫感让明明顿了一下，但随即明明便作下背水一战的决定，快步上前一拳直击共工面门。

就在要打中的时候，共工突然以他的小臂和明明的小臂成九十度直角的架势轻松抓住了明明的手腕。明明立刻曲臂以求挣脱，却根本无法成功，直到共工原地不动轻而易举的把明明推飞到后面的墙壁上。

霜霜本想召唤她那名叫傲霜三七的四足两翼巨龙，奈何场地太小只得作罢，随即聚合风球推向共工。

共工右手斜劈下来，风球瞬间溃散后又重新聚合，向霜霜飞来。霜霜推开曦曦，用法力防御，最终还是被吹在明明旁边的墙上。

曦曦被推开后，一个侧翻摆正姿态的同时右拳猛击地面，把所有刚刚被火焰倾覆的乒乓球台震起来，用法力驱使它们砸向共工。

共工见这么多庞然大物飞过来，左右开弓，一拳一个，乒乓球台碎的碎飞的飞，并且把最后一张球台扔向曦曦，好在霜霜和明明及时恢复并赶过去一人出一拳把飞来的球台打碎。

到了现在，共工决定展示他的全部实力。他抬起右脚。一跺脚，大学城全部水管同时破裂，二跺脚，长清湖水应召而动汹涌翻滚，三跺脚，济西湿地公园大雨磅礴巨浪滔天。这才是共工真正的力量，这才是水神真正的力量。此时此刻，各路诸水向着共工涌来毁灭了经过的一切。

“这么下去整个济南城都会覆灭的，不能让他继续下去。”明明说，说罢，明明拿出他那重达千斤的酒葫芦直直的向着共工扔出去，然后冲向共工，打算以命相博。霜霜和曦曦也冲了上去。

他们三个和共工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搏斗的过程中瓢泼大雨淌进了乒乓球场。搏斗过后，他们三个用法力和共工争抢雨水，最终共工只拿到了水的四成，他们三个有六成的水。

见优势在我，明明霜霜曦曦用法力控制雨水向共工发起进攻。三人异口同声：“去！”一声令下，滚滚潮水向共工袭去，共工以自己的四成水流抵抗，后转被动为主动，变客场为主场，势压明明霜霜曦曦，汹涌的水掀起大浪，向他们三个打来，明明立刻转身背对着浪把他们两个挡在身下。

但是大浪没有打下来，曦曦从明明身下探出头，她看到一座土墙出现在面前。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各位上仙。”新泰长老从窗外探出头来说。共工接着一个浪往窗外打出去，新泰长老赶紧抱头蹲下躲在窗外的墙角里。

长老扔进来的，是泰山的黄土。

见到泰山黄土，水神共工突然仰天怒吼，水仿佛凭空变出来一样，越来越多。

霜霜明明曦曦一起把右手放在土墙上，土墙分散成土壤，也是越来越多。

共工指挥水流，向曦曦他们三个涌来。

曦曦他们三个，用法力驱使土壤袭去。

土和水的对抗中，共工先占优势，而后转为颓势，最终滚滚的黄土击垮了共工，从黄土中翻身而出的共工，迎接的是明明霜霜曦曦三人合力的天降一击。

再一次，水神共工，卒。

“共工毁坏的所有东西，泰山黄土会修复的。”长老说。

再试一试（51）——欢声笑语的一个晚上

共工的事情过去几天了。

虽然复活的进程被终止了，但这不代表共工不会在别处复活。但是，这和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明明需要做的，是安然的享受现在的时光，不被打扰，不必忧烦。

晚上六点，坐在图书馆的明明收到了霜霜的消息。

“你在练针灸吗？”霜霜问。

“我在图书馆。”明明回。

接着霜霜连发了三个泪眼汪汪的表情。

“你怎么了？”明明问。

“没什么，就是想找你打球。”

“好。”

“真的吗？我在体育馆等你。”霜霜兴奋的说。

明明到了体育馆。

“嗨。”

“嗨，你终于来了。”霜霜说。

“咱们去里面吧。”

明明拿出球拍。

“你还没完饭吗？”明明看见霜霜还在吃肉夹馍。

“昂——没有，我打算看英语来着，但越看越打盹，我打算打会儿球再去看。”

“六点四十五去怎么样，我七点要去找曦曦。”

他们在体育馆打起乒乓球。

霜霜球技见长，四场下来已经最高能和明明打到八比十一了。

六点四十五，他们两个动身去找曦曦。

路上，霜霜问明明：“你带针了吗？”

“带了，怎么了。”

“能不能借我一根，我扎一下还不打盹。”

“好。”

到了地方，曦曦还没从楼上下来。

“哦，针。”霜霜对明明说。

明明去拿针，刚拿出来，曦曦就从楼上下来了。

明明直接上手扎了自己的合谷穴一针，把霜霜和曦曦吓了一跳。

“不疼吗？”霜霜问。

“不疼啊。”明明说。

“我能扎你一下吗？”曦曦问明明。

明明直接伸手给她。

曦曦很顺利的扎了进去。

“我能扎吗？”霜霜说。

明明也伸出手去。

可是霜霜做了很久的思想准备也没扎的下去。

“你扎快点儿，越快越好，慢了才疼。”

曦曦在旁边期待的看着霜霜动手。

明明不停的鼓励霜霜，让她放下心理负担。

终于，霜霜扎了下去。

“再扎，还不到。”

“还不到！”霜霜扎了很深了。

“到了。”明明说，然后霜霜松手。

“不疼吗？”霜霜问。

“不疼啊。”明明说。

见明明反复说不疼，曦曦也坐下扎了自己的阴陵穴。

“其实我们可以来点儿厉害的。”明明说。

“什么厉害的？”霜霜曦曦齐声问。

明明让霜霜伸手，拿出一根针扎进了她的合谷穴，然后明明对曦曦说：“试一试用法力打通霜霜的经络。”

“通过一根针？”曦曦诧异的说。

“没错，试一试。”明明说。

曦曦三指捏住针柄，把法力顺着针打进霜霜体内，法力顺着霜霜的经络反复游走，把霜霜全身打通。刹那间，霜霜精神焕发舒畅了许多。

“真好，我竟然不打盹了。”霜霜说。

“疼吗？”明明曦曦问。“不疼。”霜霜说。

“也就是说，你不怕扎针了？”明明问。

“怕。”霜霜说。

他们三个都笑了起来。

欢声笑语中，天空的乌云也消散了。

再试一试（52）——“现在，贫道就是霜霜。”

“不好了！”曦曦慌张的跑向乒乓球场，明明正在乒乓球场休息。

“怎么了？”明明问。

“长清湖水变混浊了。”

“你怀疑是……”

“对。”

这几天依旧会出现红月亮，也就是预示着，共工还没有被消灭，他在某个地方潜伏、潜伏，最后一触即发。

“怎么办？”

“我有个办法。”明明抬起头说。

“你说。”

“从某种层面上讲，只要我们能定位到共工在哪里，就可以对他发动远程打击。”

“我们需要卫星？”

“不不不”，明明摇摇头，“无论是造一台卫星还是侵入卫星，以我们的能力都不足以做到。”

“那……用法力能做到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毕竟只要确定了两个维度，我们就可以定位平面上任何一个点。”

“我们可以用法力设计两个正交的维度！”曦曦恍然大悟。

“也不用正交，只要两个向量不平行，就可以张出平面上任何一个向量，在球面上也是可以的，这样我们就能确定所有的位置。”明明解释到。

“那么把我们当作三个点，以我为原点，以你们为向量终点，我们就有了两个向量了。原来如此。但还有一个问题，我联系不上霜霜，千里传音也不行。”

“我也是，但这不重要，只要我们两个的向量方向是确定的，你跟霜霜和我们向量平行的概率就是一个无穷小，可以忽略。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扩大确定量。”

“何出此言？”曦曦问。

“因为我们要定位，就必须用法力缩放向量，缩向量不需要那么多的法力，但放向量却需要很多。假设说向量伸长一倍需要增加一倍的法力，那么初始向量越长，我们的效率就会越高，高效率可以让我们留出足够的法力对共工发动打击。”

“妙啊！”

“事不宜迟，我先去也。”说罢，明明把法力聚合成剑的形状，然后他手握剑柄，法力散去，一把剑成形，他接着把剑向上扔去，宝剑翻滚几圈后稳稳的浮在了低空。

明明跳上去，御剑向北飞行。

几小时后，明明千里传音：“够远了吧。”

“够了，你都飞到北京去了。”曦曦说。

“好，现在就差霜霜了。”

“二位上仙稍安勿躁。”明明和曦曦听到了莘县道人的千里传音。

“莫担心，这是霜霜的师父，莘县道人。”

“哦，你好道人。”曦曦说。

“上仙好，现在我将向你们细细道来霜霜的一举一动……”

想象的世界里，大明湖入口锁了，霜霜正站在大明湖入口处。

霜霜说：“现在，贫道就是霜霜。”

“曦曦我害怕！”明明说。

曦曦已经笑得停不下来。想象的世界继续，霜霜抱起胳膊，戏谑的说：“就这，也想难的倒贫道？”

“够了，不要再夺舍霜霜了。”明明说。

曦曦好不容易才不笑了。

想象的世界继续继续，霜霜走上前去撬锁，也正在这时，一个保安发现了霜霜，霜霜会怎么做呢？

“等会儿，这保安怎么跟我长的一模一样？”明明问。

“当时天太黑，我没看清那个保安的样子，凑合凑合吧。”

保安说：“嘿！问你小子话呢，你是来做什么的？”

“你让他说话文明点儿。”明明说。

“好的好的。”

保安说：“嘿！问您小子话呢，您是来做什么的！”

曦曦又笑得停不下来了。

“算了，凑合凑合吧。”明明说。

一个保安发现了霜霜，霜霜会怎么做呢？

“总不能向保安求饶吧。”明明说。

霜霜说：“保安大叔，我上有老下有小，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才来干这行的，你就放过我吧。”

保安说：“不可能，我有一颗正义的心，不可能让你走！”

这个计策不对，换一个。

曦曦好不容易停下不笑了。

“总不能威胁人家吧。”曦曦说。

霜霜说：“如果你再不让开，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保安说：“不可能，我有一颗正义的心，你就算威胁我，我也不可能让你走！”

“好吧，软硬不吃是吧”，明明说，“直接动手。”

霜霜确实是这么做的。

两个小时之后，霜霜走过了那片小路。

“等会儿，那片小路要走两个小时？”曦曦说。

“应该加点儿奇奇怪怪的东西。”明明说。

这两个小时里，在这片小路上，霜霜先是踩到了一块儿西瓜皮摔倒了，然后摔丢了方向，在这里迷了路，反正捣鼓了好一阵，最后走过了那片小路，找到了一块儿空旷无人的地方。

“不错不错，也就是说霜霜准备好了。”

“那是。”霜霜千里传音。

“霜霜！”曦曦兴奋的喊。

“那来吧！”明明喊到。

他们三个聚合分别法力，然后曦曦把法力一部分传给明明，一部分传给霜霜，这样，两个互不平行的向量便形成了。

很快，他们确定就了共工的位置。

“来吧，让我们给共工天降一击！”

他们三个把法力对着共工的方向朝天扔去，三股法力在天空中聚合成一股强大的法力，然后猛然降落在济南的南部山区，向四面八方迸发出强大的冲击力。

使共工复活的难度又上升了。

再试一试（53）——酣畅淋漓的乒乓球比赛

明明应霜霜之约来到了乒乓球场，霜霜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从这场比赛的选手就可以看出，这必将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

第一局，霜霜首先发球。一个侧身直线急长球让明明措手不及，回球冒高，霜霜直接上步扑正手得分。第二球，霜霜依然侧身发直线急长球，明明早有预料，回球到霜霜正手位，霜霜果断上步扑正手到明明正手位。明明一挡，然后退步，霜霜继续进攻顺势后退，明明也进攻，两个人形成了激烈的对拉，在这场拉锯战中，霜霜略胜一筹，明明击球下网。在第一句中，霜霜占尽优势，用六分钟，以十一比三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明明稳定心态开始反攻。明明多次使用下旋球针对霜霜搓球不稳的劣势，霜霜虽然积极调整，但还是无力回天败下阵来。明明以十一比六赢下第二局。

第三局，霜霜开始全力反攻，在前几球屡屡得手。明明见状，使出了自己拿手的推挡技术，多次将霜霜的前冲弧圈球挡回。

比赛进入了白内障阶段，双方比分交替上涨，飙升到十比十。在这关键的时刻，霜霜竟然一改以往猛烈进攻的打法，出其不意的发了一个长下旋球，让明明措手不及。明明在霜霜的压迫感之下选择静观其变沉着应对，下一球发了一个左侧下旋斜线短球，但是从球台右侧飞出，让霜霜措手不及。比分来到了十一比十一，这一球，霜霜由改回了自己迅猛的打法，又发了一个急长球，频繁的变化让明明应接不暇精神混乱，最后明明发球失误，以十一比十三败下阵来。

比赛进入到了第四局，明明和霜霜都已经开始精疲力竭，已经不像最开始那样能够打出强烈的进攻和繁多的变化，到了第五局，更多的他们像是在硬撑自己的身体，汗水哗哗直流，肚子开始饥饿。

显然在逆境中，两人都打出了自己的风范，这种风范超过了很多人。不过，明明更胜一筹，连赢两局，把大比分拉到了三比二。

霜霜已经被逼到绝境，她开始猛力搏杀，打出了五比零的开局。明明调整呼吸及时应对，七比二，八比四，九比七，一直到十比九。

经过多次的搏杀，霜霜开始虚脱，最后发球失误，让明明赢下了第六局。

本次比赛以明明对霜霜四比二结束。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霜霜说。

“可惜我们的曦和上仙不在，看不到这精彩的对局。”明明说。

“等她好了，我们三个可以再比一场。”霜霜说。

“还是让他先好好歇着吧。”明明发自肺腑的说。

再试一试（54）——“那个叫艾绒的家伙”

明明走到学校的湖边。

他停下了脚步。

“该停手了，兰孙上仙。”

兰孙上仙转过身来，说：“不可能的，以你现在的能力，杀了我应该轻而易举吧。”

明明深呼一口气，说：“既然你想，那我就成全你。”说罢，明明拿出酒葫芦朝孙孙扔了出去，孙孙一躲避开酒葫芦的攻击，然后烛明上仙手指一回，酒葫芦掉头又朝孙孙追击而去。接着孙孙经烈火缠身化作一只火凤往天上飞去，酒葫芦则瞄准孙孙紧追不舍。

经过一番追逐，孙孙调转矛头往明明的方向飞来，但出人意料的是，明明没有躲避，而是操纵酒葫芦加速追孙孙。孙孙果断更改战术，一个拉升转到酒葫芦后面撞向明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烟尘蔽月。几秒后，明明抓着酒葫芦被从烟尘中带飞了出来。然后明明也操纵酒葫芦拉升，在一定的高度，把酒葫芦扔向烟尘的中心，又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烟尘遮蔽了所有星星。

明明稳稳的落在地上，烟尘散去，孙孙依然站在那里。

“你打歪了。”孙孙说。

“我必须打歪。”明明回到。

烛明上仙转身离开，去教学楼找曦和上仙。

“刚才怎么了？”曦曦问。

“没事，跟孙孙打了一场。”

“你们见面了。”

“见面了，她不想停手。”

“先干正事吧。”曦曦教明明一指禅推拿法和滚法。示范后，明明拿过米袋练了起来，曦曦拿出针灸包也开始练习。

许久，明明越发的熟练。

“不错，推的可以。”曦曦说。

明明却叹了口气。

“是关于兰孙上仙的吗？”

“是的。”明明说，然后摇了摇头振奋精神：“算了，不管她们了，你要问啥？”

“我看视频上是这么扎的，可我扎不进去。”

“我来试试。”明明拿过针，手指垫在针的右侧开始进针，真的扎不进去。但明明没有退针，他用法力把针尖磨细，然后成功的扎了进去。

“是针的问题。”明明说。

“原来如此。对了，你会温针灸吗？”

“不会诶。”

“温针灸需要艾绒，我们没有。”

“不急，我明天去买。”

第二天黄昏时刻，明明来到了长清市区。

看着远处的夕阳，明明说：“又要变天了啊。”

他去到药店，但是没有任何一家药店有艾绒。

他给霜霜和曦曦千里传音：“我们的任务失败了，我们至今没有找到那个叫艾绒的家伙。”

“哈哈哈笑死我了。”霜霜说。

曦曦也笑了，说：“那我从网上买吧。”

“好吧，现在该去完成第二个任务了。”

他来到便利店，问了问店长，然后千里传音给霜霜：“芒果奶糕明天才来。”

“真不巧。”霜霜说。

“要不我明天再来一趟，我发现这里的炉包很便宜。”

“我从网上买吧，谢谢你。”霜霜说。

明明又看了一眼夕阳，说：“不过，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再试一试（55）——出发前的派对

在霜霜的邀请下，包括明明曦曦的四个人来到了乒乓球场打球，但霜霜和明明忽视了一个问题——曦曦社恐。

无奈之下，曦曦把明明拉到远处一张桌子上打球。

乒乓球一来一回，曦曦放松了许多，看曦曦放松了，明明说：“诶，别光顾着社恐啊，你看跟咱们一起来的那两个人，是不是有点奇特。”

听到这，曦曦用手抓住球，然后看向霜霜那边，明明站到曦曦这边来。

“看出来了没？”明明问。

“看出来了，他们头发都湿漉漉的。”

“没错。酒葫芦，去。”明明小声说，说罢，酒葫芦便从球场高处冒出来到球场中央浮空。

“你要干什么？”曦曦问。

“没什么，把这里的人都弄醉了，好干事情。”明明说。

然后，酒葫芦向空中喷射出高浓度酒，顿时，整个球场弥漫着酒的气味，酒气被人们吸入口中，人们一个个的瘫软倒地，失去意识。

“动手，霜霜。”明明喊。

霜霜两掌打在那两个人身上，紧接着两个人应声倒地，同时两个魂灵飞出肉体，被球场中央突然出现的黑洞吸走。

“有杀气。”明明把曦曦挡在身后。

“他来了。”霜霜严阵以待。

共工再次现身。

但共工没有犹豫，直接冲破防盗窗飞走了。

“看来他并不想和我们纠缠。”霜霜说。

现在，全新的任务——征伐共工，已经开启。

“既然这样，征伐共工之前，让我们办一场/*凡圣粗话*/的派对。”明明喊。

灯关了，倒在地上的人们一个个带着醉醺醺的面容突然睁开眼睛，起身喘着粗气。

聚光灯打开，照着站在球场中间的明明。所有人的目光聚集过来。明明大手一挥，一台打碟机出现在明明身前。在法力的帮助下，从没打过碟的明明熟练的打起碟来。

人们沸腾了起来，发出了热情的欢呼。

霜霜的歌声出现在场馆里，另一个聚光灯打开，照亮了霜霜。霜霜的歌声是那么优美，那么令人陶醉。

人们随着音乐跳跃，欢呼声响彻云霄，现场再次沸腾起来。

最后一个聚光灯照亮了摆好姿势的曦曦。

在音乐声和歌声中，曦曦自信的跳起舞来。曦曦的舞步是那么韵律十足，那么节奏鲜明。

音乐、歌声、舞步，派对的所有元素都已经具备，整个派对最精彩的部分，已经到来，欢呼、跳跃、热情遍布整个场馆。

明明从未如此兴奋，霜霜从未如此欢快，曦曦从未在陌生人面前如此自在。

过了许久，歌声结束，派对也落幕了。人们重新醉倒在乒乓球场的地板上，而烛明、逐霜、曦和三位上仙，将踏上征伐共工的旅程。

再试一试（56）——红纪之地起惊雷

霜霜曦曦明明坐在傲霜三七背上在天空盘旋，想尽一切办法搜索共工的踪迹。

终于，他们发现了共工，于是他们紧急降落。

地面，共工淡定的走进了融创茂，然后消失在了人群中。

他们三个也进入了融创茂，左看右看，看不见到底哪一个是共工。

一想到共工巨大的破坏力，曦曦就开始着急。身经百战的明明和霜霜耐心的告诉曦曦要冷静。

曦曦冷静下来后，明明开始用法力通过地面感知整个商场，果然，他成功找到了共工。

确定共工的具体方位后，他们三个迅速有条理的穿过人群，往已确定的方向跑去。

“发现共工了！”明明对霜霜和曦曦说，然后拿出酒葫芦就朝共工扔了出去。共工慢慢的回过头来，商场四下的卷帘门瞬间关闭，酒葫芦砸在卷帘门，并嵌在了上面。

漆黑的商场内，明明一拳砸开卷帘门，带着霜霜和曦曦冲了出去。而就在第四个人想出去的时候，卷帘门恢复了原形，把他牢牢困在里面。

“三七！”早已在空中就绪的傲霜三七吐出了一个能量球打在地面上，共工一个后跳躲开。接着霜霜抬手向共工打出一道闪电，共工扔出水球化解。明明扔出密密麻麻针尖一样的冰块，共工鼓动风力吹开。曦曦借着共工的风力又加上了自己的风力向共工呼啸吹去，共工用风力对冲，被逼得后退数十米到了空旷的地方。

他抬起头，以他为中点的等边三角形站着的曦曦霜霜明明，手持风雷雨三气，同时向他发动攻击。

共工所在之处，剧烈的冲击波向四面八方散开。

“我要淹没你们！”

“你不能！”明明从后面擒住了共工的脖子，霜霜和曦曦，一个一拳带雷，一个一拳带风，重重的打在共工的肚子上。

四个人就这么定住了十几秒，然后霜霜才慢慢抬起头，说：“他死了吗？”

“他死了。”明明说。

曦曦也抬起头，确定了以后，说：“他真的死了。”

然后，共工的肉体四散而开，化作了一个小小的光球，这是共工最后的法力。

“打散它吧。”曦曦说。

可就在这时，一阵狂风刮来，把光球向西吹走，他们三个摆开架势抵挡狂风。风力停止，曦曦最先收起架势，问：“这是什么情况？”

霜霜沉默不语。

明明说：“这是迭代的生风机关。”

“其他凡圣参与进来了？”曦曦又问。

“看来是的。霜霜，霜霜……”

“嗯？哦，怎么了？”

“继续追击吧。”明明说。

他们三个坐上傲霜三七继续追击，到了红纪之地。

“找到了。”明明说。

“你们还是晚了一步。”兰孙上仙走出来捡起光球，阖佳上仙紧随其后。

“孙孙，佳佳……”霜霜看着眼前两位正神，感情复杂。

“她们就是兰孙阖佳两位上仙……”曦曦想。

“放手，你们快放手吧。”明明说。

“不可能。”孙孙说。

“绝不能让共工再伤害任何人！”明明坚定的说。

曦曦有被振奋到，右手放在左上方，然后使劲向右下方一甩，顺手一抓，一根长棍便出现在她的手中，这是她的法器，虽然没有酒葫芦精密，没有傲霜三七帅气，但很实用。

曦曦站到霜霜前方，和明明站在一起。孙孙吞下光球，获得了共工的法力，全身散发出冷焰。佳佳走上前和孙孙站在一起。

明明首先出手，穿掌近身孙孙。佳佳上前保护孙孙，被明明收掌后推开。明明转身一拳打出，却被冷焰逼退。曦曦举棍摔来，被孙孙用法力轻松格住。接着孙孙轻轻一跺脚便地动山摇，随即冷焰增强寒气逼人。

佳佳趁势上前扫堂腿要攻击曦曦，却被曦曦用棍戳中喉咙，不得不退。孙孙见状，手一指，用法力把曦曦击退。曦曦持棍格挡，后退数米。佳佳趁势用法力发出气流冲击，后退的曦曦站稳后转身一周把棍扔出，把气流戳散直捣佳佳而去。孙孙又是手一指，用法力把棍子击飞，保护了佳佳。

孙孙聚合法力起跳，在共工法力的辅助下，于空中经烈火缠身化作一只无比巨大的火凤，直冲明明和曦曦而来。明明冲到曦曦的身前，用法力把酒葫芦猛力向着火凤扔出。半空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冲击波传遍整个山东。

爆炸产生的烟尘中，酒葫芦飞了出来，嵌在明明脚边的地砖里。明明精疲力竭的单膝跪地。

霜霜沉默不语。

虽然共工的法力被消灭了，但是不管是孙孙还是明明，亦或是佳佳，这场战斗没有胜者。

由于共工的法力，孙孙没事，和佳佳一同离场。

明明休息好后，也和曦曦霜霜一起离场。

“啊，没事就好。”霜霜露出了笑容。

“对方也没事，双方都没事。”听到明明这么说，霜霜真正的笑了。

“话说，我是说如果，如果有一天，孙孙她们重新回归了凡圣的队伍，你会接纳他们吗？”霜霜问。

“会的。”明明虽然说话没有力气，但也没有犹豫。

“曦曦感觉怎样？”霜霜问。

“感觉太舒畅了！”

终章

再试一试（57）——活力十足的青青

又是一个无事发生的白天，霜霜出去玩了，曦曦在忙，只剩下明明百无聊赖的坐在电脑前面。明明可以背书，但是这周的事情已经做完，如果去做下周的事情，那么提前做完有什么意义呢？霜霜和曦曦不在，明明也像蔫儿了的黄花菜，感觉自己好像跟不上时代，马上就要歇菜。他确实想霜霜和曦曦，但是，再怎么想他们也不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就在这时，一个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好久没去弘阳广场了。

在确认霜霜和曦曦没有什么需要捎的东西后，明明给他的朋友青青发微信：“去弘阳广场吗？”

说到青青，那是刚来济南的时候因为吹喇叭认识的一个男生。当时青青拿着一个喇叭，或者说一个唢呐，然后巧了，当时明明也沉迷于吹喇叭，然后他们就王八瞪绿豆瞪对眼儿了，渐渐熟悉起来。

“弘阳广场？那是哪里？”青青回消息了。

“不远，坐地铁就去了。”明明回。

此时的青青也正百无聊赖的躺在床上看手机，看到明明盛情邀请，立马就同意了，然后急急忙忙的穿上衣服去找明明。就这样，他们出发前去弘阳广场。

地铁上，明明很能说，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今天的青青更能说：“……我们那个老师是这么说的……何首乌在唐代以前都没有生发乌发的功能……这就是一个文化药性的问题……当时龙胆泻肝丸出事儿的时候就有人叫唤中成药都是……我只能说他们在那里叫唤……”

明明耐心的倾听着。

而下了地铁，青青依然有说不完的话：“……有道是中国的导演散是满天星……但聚是一坨/*学生粗话*/……你看焦点访谈中国诗词大会哪个不是精品中的精品……你在看春晚……哎呀……没眼看……不是我说他……是真没眼看……”

青青从下楼一直说到了走到印象济南。

印象济南商圈里，欢快的喷泉正和着卡门序曲灵动的舞蹈。他们走进了超意兴，舒坦的吃了一顿饭，然后四处逛了逛，看了一些花和草，转了一圈弘阳广场各楼层后，青青提出要去文化馆。

说走就走，他们走进了不远处的文化馆。馆内，无数艺术品等着他们品鉴，无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着他们吸收，他们耐心的走在文化馆的走廊里，直到明明看见一个黑影从眼前闪过。

“稍等片刻，我去去就回。”明明说。

“好的。”青青以为明明去上厕所，但是明明走出走廊后立刻用法力加速，眨眼间，明明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五十米每秒。他冲出文化馆，冲向印象济南，又冲向地铁站。那个黑影上了车，他又冲上车，反正一定要把他抓住。

终于，明明不但迷昏了车上的所有乘客，而且和黑影的距离已经不足一米。

“说，你是谁，不然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再怎么说明明也是身经百战，他一眼就看出了黑影身上携带者法力。明明伸手拽下他的黑色袍子，但袍子下面什么都没有，他回头一看，一根黑色的短棒正直直的朝自己飞来，他急忙躲闪，然后他发现车后驾驶室和车前驾驶室都有一个窟窿，也就是说，短棒不是车内谁扔出来的，而是从车外贯穿整俩列车。

更惊险的是短棒贯穿了车辆的驾驶室，列车停止了运行。后面的列车正在驶来，不久后就会追尾，就会车毁人亡。

“就这，还想难住我？”其实明明并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知道所有的东西出了故障，拍一拍几乎就能回复，这么大的贯穿看来是需要更强有力的撞击了。

明明摆好架势，用法力加速往前驾驶室撞过去，又把驾驶室撞出一个人形的窟窿，然后撞破玻璃冲出列车，沿着地铁轨道跑到了下一个站台。

五秒钟后，列车开始了运动，追尾事故没有发生。

明明则以极快的速度跑回了文化馆。

“我/*青青粗话*/，这才过了一分钟。”

再试一试（58）——豪迈奔放的晶晶

早上，明明睡到九点才起床。他走去阳台，发现昨天那一抹法力正缓缓渗入操场。明明立刻警觉起来，困意瞬间消失，他穿好衣服下楼，缓步向操场走去，尽力不发出声音，以防打草惊蛇。

操场上，霜霜和小伙伴们正在上明明熟悉的老师的飞盘课。霜霜见明明走了过来，和明明打招呼。这声招呼暴露了明明，那一抹法力偷偷逃走了。

明明走过去加入了他们的飞盘运动。中场休息时，明明对霜霜说：“我昨天碰上点儿事情。”然后详细的说明了昨天在弘阳广场发生的事情。

“他进操场了？”霜霜问。

“已经跑了。”明明说。

“他是谁？”霜霜又问。

“你们在聊什么啊？”霜霜和明明的朋友晶晶走了过来，她是一个扔飞盘很厉害的女生。

霜霜给明明使了个眼色。

“说吧。”明明说。

“没啥，就是明明昨天碰到鬼了。”霜霜说。

“鬼？在哪里？”晶晶问。

“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去抓鬼。”明明说。

“你要去抓鬼？我跟你一起吧。”晶晶觉得明明在说笑，可能是要去哪个地方玩。

“好啊。”明明说。

明明和晶晶骑上车子去抓鬼了，他们去到了商业街。

“你的意思是鬼在商业街？”晶晶下车后问。

“是的，先吃点儿饭吧，吃饱饭才有力气抓鬼。”明明说。

他们去到了一家中式快餐厅，买好饭，明明先端着饭落座，就在这时，一个人站在了餐桌另一边。

“敢问来者何人？”明明首先开口。

“小神文昌帝君。”

“就是那个掌管考试学业功名禄位的文昌帝君？”明明问。

虽然明明从没见过帝君，但以他之见，文昌帝君必有渎职大罪，于是他问帝君：“敢问帝君，你知道如今天下有多少人因为考试学业走向死亡吗？”

“小神知晓。”

“知道你还无动于衷！”明明怒火中烧，大喊到。

晶晶听到明明大喊吓了一跳。

“小神只是一介书生，今日前来只为劝诫烛明上仙归顺天界。打斗之事，有南斗六君来处理。”

听罢，明明掀翻身前的桌子，文昌帝君见状，用力往下一按，桌子又回到了原位。明明趁势抓住帝君的胳膊，把他扔出餐厅。

餐厅外，南御南极长生大帝玉清真王的手下司命星君接住了文昌帝君。

“怎么了？”晶晶走到明明身边问。

“他来了。”明明说。

“那个鬼？”

“对，那个能打的。等我一会儿。”说罢，明明猛的冲向司命星君右拳打去，星君左手挡开明明的胳膊，明明收回右手左拳又打去，被星君抓住。

“汝等凡圣拥有打败共工的实力，已经对正神界造成威胁，小神奉长生大帝命令，如果今天不能劝降上仙，就只能送你下地狱了。”

“想得美！”明明右手抓住星君的手调转矛头右脚猛攻其腹部，把司命星君踢开。随即继续上前左右开弓攻其上路，却一招一式都被星君挡住。然后明明主动上前以肘迎击，星君连续闪避尽数躲开。

司命星君果然武功高强，意识到这，明明开始冷静下来。

明明下沉重心，斜对星君，星君果断进攻明明上路。明明彻底放低身姿，扫堂腿进攻星君下路，星君跳起躲避的时候，明明突然往上一推，把司命星君推飞进餐厅，砸坏了两台桌子。星君从桌子的废墟上站起，看四周都在看他，他果断使用法力往地面放电把人们电晕。

就在晶晶要晕倒的时候，司命星君立即掐住了她的脖子。

“烛明上仙，立刻束手就擒。”

“卑鄙！无耻！”说罢，明明向前击出一个耀眼的光球。

见明明依然进攻，司命星君把晶晶挡在自己身前。

但是那个光球却拐了个弯，飞向了晶晶的手腕，然后晶晶气化成了无数的水滴，又在明明的身后聚合。回过神来的晶晶看向自己的手腕，多出一串晶莹剔透的珠子。

明明给的这串珠子带有他的法力，刚刚晶晶在慌乱之中使用了法力把自己变成了无数的水滴进而脱身。

司命星君没有了筹码愣在原地，明明直接进步冲拳，受伤的星君逃跑了。

“你要不跑我今天就要你老命！”明明朝他大喊。

吃饭的时候，晶晶问明明：“也就是说你和霜霜都是神仙？”

“可以这么说。”

“那那个司命星君为什么要跟你打起来？”

“可能是因为那么厉害的共工都让我们对付了，他们觉得我们可能对正神界造成威胁吧。”

“那他们岂不是还会再来？”

“所以最近我得保持戒备，你得带好手串。”

然后明明喝了口粥，说：“这是个危险无可置疑，但这也可能是个机遇。”

“嗯。”晶晶说，说罢，他们两个把粥一饮而尽。

再试一试（59）——挥出剑气的镰刀

“生日快乐，明明。”曦曦给明明千里传音。

“天呐，你真的卡零点给我发祝福。”明明回到。

“哈哈你们都没睡啊，生日快乐明明。”霜霜也说。

明明要感动死了。

这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明明和晶晶、青青、兆宏、玉隆一共五个人结伴爬山。

当日，已经立冬，但气温高达二十度，天气晴朗，又不是烈日高照，属实是一个爬山的好天气。

明明再一次来到了那气立神机的双龙山，感到一股怀念之情油然而生。曾经，明明和诸位师祖在这里打败了雷公电母风伯雨师，挽救了即将被洪水淹没的大学城。如果不是隐藏身份的需要，明明巴不得告诉所有人这传奇的故事。现在明明再次来到这里，他的身后，又是另一群意气风发的人。正所谓双龙山上出英雄，说的是啊。

明明手拿一把镰刀，和众人一起踏上了征服双龙山的旅程。

这天的双龙山，秋高气爽，漫山秀丽，山上那一抹红色，为已经到来的冬天，增加了几分生气。一路上，青青总能发现一些神奇的植物，不在土里就在头上，侧柏遍布的双龙山，有着自己独有的财富。

兆宏和玉隆两个登山爱好者，则是兴高采烈的大步走着。走一路山，看一路景，在山间地头感受着秋冬之交的新鲜清气，实在是一件美事。

明明走在前面，他已经对这座山了如指掌，对每个山头，他都如数家珍，他给所有人播报所处位置的情况。如果不是控制住了自己，明明简直想带着霜霜的照片一起上山，来补偿霜霜缺席本次登山的遗憾。

晶晶失策了，她穿的衣服太厚了。伴随着气温的逐渐上升，她有点儿喘不动气。但是在手串的法力加持下，走到山腰的时候，她渐渐适应了这身闷热的衣服，甚至于感觉有点儿冷。

“冷？”明明问，他也感觉有点儿冷。

气温确实在下降，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他来了。”明明说。

一个人突然从天而降，稳稳的落在了他们的面前。

在青青兆宏玉隆正困惑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明明和晶晶首先行礼。

“敢问来者何人？”明明问。

“本神司禄星君，奉长生大帝命前来捉拿汝等？”

“啥？”青青发出了听不懂的声音。

“你的名号我们知道了，但能不能抓住我们”，晶晶摆开架势，“就得看你八字硬不硬了！”

明明也摆开架势。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说罢，司禄星君睁开眼睛。只见在他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所有的植物都发疯一般的生长起来，转眼间，五米高的树长到了五十米高，低矮的植物放烟花一般的飞速四处蔓延。

“都过来！”明明大喊，随即和晶晶一前一后把他们三个挡在中间。

晶晶浮空聚合法力，然后向周围不停喷射出汹涌的水柱，疯狂的植物退却了，可是马上又以更快的速度长了起来。

“怎么办，他们越长越快了。”晶晶说。

“诶，克木的不是金吗？”青青说。

“对诶，明明不是有镰刀吗？”兆宏说。

“要不用镰刀试试。”玉隆说。

“好！”明明把法力聚合在镰刀上，然后用镰刀挥出一道剑气，剑气所到之处，只剩下百草的残骸。

“啊！有用！”青青兴奋的说。

“交给你了。”明明把镰刀交给青青，自己冲上去和司禄星君打了起来。晶晶刚想冲上去，就被突然长出来的植物给拦住。

“什么！”明明大惊。如果是晶晶和自己一起来对付司禄星君的话那必胜无疑，但现在晶晶和自己被兵分两路，打星君打不过，对付植物不好对付，形势极为不利。

“这些植物割不完啊。”青青说。

“我们必须想办法出去帮明明。”晶晶说。

“哇塞，那人差点儿把明明撂倒了！”兆宏说。

“是不是只要我们或者明明有一边能够打赢就行？”玉隆说。

“是，只要一边赢了，另一边必赢无疑，诶，我有办法了，明明，你的镰刀。”青青喊。

“给你了！”明明喊。

“给我了？诶，这镰刀？”

众人低头看去，镰刀竟然变得锃光瓦亮，甚至发出明亮的银光。

“这是烛明上仙的法力！”晶晶说。

“烛明上仙？”青青再一次发出了听不懂的声音。

“就是明明！”

“嗷，我知道了”，青青举起镰刀，使劲的挥了出去，顿时，所有疯长的植物被割倒，囚笼被打破了。“是这样吗？”

“走，青青，去帮明明。”

“好。”

就这样，司禄星君被打跑了。

中午，她们五个去到了餐厅吃饭。

“哇塞，刚才砍树砍的太解压了。”青青说。

“不只是砍树，或许你还可以和琴琴比比。”明明说。

“琴琴？”青青又一次发出了疑惑的声音。

“他的宝剑里面就有我的法力。”明明解释到。

他们在餐厅聊得饶有兴致，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登山。

晚上，明明把酒葫芦里的别墅布置了布置，然后给琴琴千里传音：“你我诞辰之日，何不来酒葫芦聚个餐。”

琴琴如约而至。

“来，你尝尝。”琴琴说。

“不错，这个虾皮饼干真不错。”明明说。

琴琴坐下，笑着说：“哎，好久没来这里了。”

“你要想来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明明也笑着说。

“哎，今晚真好。”琴琴说。

“确实，又是一个无事发生的夜晚。”明明伸了个懒腰说。

“希望以后每个夜晚都能像今晚一样。”琴琴说。

“借你吉言，让我们为今晚干杯！”说罢，他们两个碰了一下茶杯，随后将里面的热茶一饮而尽。

再试一试（60）——“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你了”

又是一个无事发生的晚上。

明明霜霜晶晶正打车准备出去唱歌。等车的时候，霜霜问起了南斗六君的事情。

“不得不说，这南斗六君确实有点儿水平。”明明说。

“哎对，那个叫司命星君的只用一只手就能把我提起来，明明打了好久才打赢。”晶晶说。

“那那个叫玉清真王的南极长生大帝岂不是得厉害到翻云覆雨只手遮天。”霜霜说。

“岂止，狐仙说玉清真王动动手指就能移平一座山。”明明说。

“啊，蔡蔡的云君那么大也移不动一座山啊。”霜霜说。

“对呀，那就算我们打败了南斗六君，但如果有一天真的跟玉清真王打起来了，我们岂不是一点胜算都没有。”晶晶说。

确实，目前来说他们没有一点胜算，但以后有没有胜算，跟现在又有什么关系呢。

到了地方，其他小伙伴还没有来，晶晶和霜霜坐在大厅里聊天。

“霜霜你怎么知道南斗六君的事情的？”

“明明跟我说的啊。”

“难道你也有法力？”

“对呀，你不是也有吗？”

“我的法力是从明明给的手串得到的，不能算是我的。”

明明走了过来，说：“抚琴上仙的法力同样是来自于外物，在你手里就是你的。”

兆宏带着他的小伙伴来了，他们所有人去一个房间里唱歌。

不得不说兆宏唱歌是有点儿水平的，不但音色浑厚，而且声音响亮，其他几个小伙伴个个都是唱歌的能手，一个个都是麦霸。

大家唱的非常开心，也就在这是，明明听到了来自延寿星君的千里传音：“小神延寿星君，前来挑战烛明上仙。”

“我若不应战，汝将何为。”

“看门二人，必死无疑。”

“是个难以拒绝的条件。”然后，明明对在场的各位表示自己去上厕所，并且给霜霜和晶晶使了一个眼色，然后出门应战延寿星君。

霜霜和晶晶明白了明明的意思，把大门用法力加固了好几层。

明明来到大厅，延寿星君首先行礼，明明随即两掌打晕了服务台的两个人，然后拳心朝上举拳预备摆好架势。

明明首先进步一搂，接着一拳攻去，星君抓住了明明的手，明明顺势反缠星君手腕，控制住星君的胳膊，星君没有后退，反而下势进步，猛戳明明腹部。

明明被戳的后退几步，打扑打扑衣服，延寿星君也打扑打扑衣服。就在他们打扑衣服的时候，一队人从他们的房间里出来，从他们两个中间穿过，从门口走了出去。这队人走出去之后，明明果断进攻，直杀星君咽喉，星君后撤躲避，明明乘胜追击，星君继续躲避，然后抓住明明进攻的破绽，一招打中明明的腹部，明明继续进攻，又被星君打中颈部，明明又继续进攻，这次直接被星君打飞。

落地后的明明顺势推门装作无事发生的进入房间。霜霜和晶晶看明明回来了，也说要去上厕所，然后出门迎战延寿星君。

门外，星君端庄的站在那里。

霜霜出门之后，先向着延寿星君行礼，星君回礼。

晶晶刚走出门，延寿星君直接向二人冲了过来，准备速战速决。

而就在这时，才关上门的晶晶突然回头，星君就被一个巨大的水球包裹住。霜霜随即施展法力把水球冻住，然后一拳贯穿把冰球打碎把里面的星君打飞。

“不错不错，两位的配合简直绝妙。”延寿星君说，随即毫发无伤的站起来。

“我说星君啊”，不知何处传来了狐仙的声音，“你还是回去吧。”

“是狐仙大师。”霜霜兴奋的说。

“黄岛狐仙不在狐仙洞待着，怎么来济南了？”星君说。

“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他们吧。”狐仙对星君说。

“大师您让开，我们要干掉他！”晶晶说，随即聚合法力，打出一股强有力的持续性水柱喷射。星君一手接下晶晶的攻击，另一手扶着身后的墙壁。

这是晶晶用尽自己全部力气打出的攻击，所以并不能持续多久，但在水柱攻击结束的同时，霜霜右手举起，随即一道闪电从他的右手发射出来，直击星君心脏。星君也打出一道闪电对冲掉霜霜的攻击。大厅内发出了巨大的响声。

“停下！你们是要拆了这里吗？”狐仙说罢，晶晶和霜霜停手。

“小神只是秉公办事。”延寿星君向狐仙道歉后说。

“我还是那句话，看在我以前救过你们南斗六君的面子上，你就放过他们吧。”狐仙继续说。

“行吧。”说罢，延寿星君走了。

明明也从屋子里走出来向狐仙行礼：“敢问大师所言为真？”

“为真，我确实救过他们六个”，然后狐仙继续说，“明明啊，我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你了。”

再试一试（61）——黄岛狐仙的法力，由我接手

几天后，明明霜霜晶晶和狐仙在酒葫芦里聊天。

“这酒葫芦竟然别有洞天。”晶晶说。

“这是明明的杰作，刚进来的时候我也很惊讶。”霜霜说。

“大师您说您救过南斗六君是怎么回事啊？”明明问。

“这可说来话长了，但说起来，他们六个曾经只是普通人，被神仙所救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吧。”

“普通人？”霜霜惊讶的说。

“这么厉害的普通人？”晶晶说。

“那您说这是最后一次见我是什么意思？”明明问。

狐仙让霜霜和晶晶出去，自己要和明明单独聊聊。

许久，明明也出来了。

“大师呢？”见狐仙没有出来，霜霜问。

“大师仙逝了。”明明说。

“啊？”

“这是民仙最后的计划，从今天起，黄岛狐仙的法力，由我接手，黄岛狐仙的职责，由我承担。”

当初弥勒佛提出民仙收徒，无非就是要利用民仙让神界在人间培养代理人，而民仙最后的计划，便是帮助诸位凡圣打败神界，在人间实现人治。为此，民仙必须成为首先牺牲的那个。

“啊！道人！”霜霜惊呼。

明明晶晶和霜霜一起，去到了莘县。他们来到了莘县道人的住处，道人正在跟一个人打斗。

“益算星君别来无恙。”道人喘着粗气说。

“道人不愧是道人，果然老当益壮，你今天就死在这里吧。”说罢，益算星君朝着莘县道人冲了过来，然后被明明半路截胡。

“你想得美！”明明挡在莘县道人身前。

“烛明上仙好身手！小神请教了！”

明明和益算星君打的难解难分。

“道人你没事吧。”霜霜跑过来说。

“我没事，对了霜霜……”

“你也要死吗？”霜霜的眼睛湿润了。

“这是我们的计划，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计划。”

晶晶跑过来，看到霜霜正在大哭。

莘县道人看了看正在和益算星君斗法的明明，明明抽出空也看了看莘县道人。

“从今天起，莘县道人的法力，由霜霜接手，莘县道人的职责，由霜霜承担。”然后道人闭上眼睛消失了，他的法力融入了霜霜。

“霜霜……”晶晶拍拍霜霜的后背安慰霜霜。

“益算星君！”霜霜大喊，“受死吧！”然后霜霜朝着星君一跃而起，一拳打在星君胸口处。

星君被打的心跳骤停昏迷了。

“走吧。”霜霜说。

“去哪里？”明明和晶晶问。

“道人临死之前让我去救菩提。”

民仙开始实施他们最后的计划，作为和民仙走的最近的正神，菩提首当其冲。

他们又去到了黄岛。此时的菩提寺正被度厄星君和上生星君围攻，菩提以一敌二难以招架。在两位星君即将结果菩提的时候，明明和霜霜挡在了菩提的身前防住了星君们的攻击，晶晶则聚合法力释放水柱把两位星君击退。

“菩提的性命由我保护！”明明朝两位星君大喊。

“这是狐仙的法力……”度厄星君说。

“走吧……”上生星君说。

再试一试（62）——平度真君的职责，由我承担

“当我们赶到的时候，阳信老姑已经死了。”酒葫芦里，明明对蔡蔡说。

“我知道了。”蔡蔡说完这四个字后一言不发。

“晶晶呢？”霜霜问明明。

“这次行动太危险，我让她先回去了。”明明说。

沉默了许久，蔡蔡说：“从今天起……”

明明和霜霜朝蔡蔡看去。

“阳信老姑的法力，由我接手，阳信老姑的职责，由我承担。”

他们三个去到阳信，收拾了老姑的遗物，然后启程前往平度，迎战诸位天神。

平度，孙孙和玉清真王来到了平度真君的住处。

“孙孙来了。”真君说。

“真君在上，今日我们来取您的性命。”玉清真王说。

“料到了”，真君面带着微笑说，“动手吧孙孙。”

孙孙犹豫了。

“你现在是正神。”玉清真王说。

经过了反复的内心挣扎，孙孙最终还是杀死了平度真君。

“从现在开始，平度真君的法力，由我接手。”孙孙说。

“真君！”刚刚赶到这里的霜霜蔡蔡明明朝里屋喊到。

“真君已经死了。”玉清真王主动从里门出来迎接三位上仙。

“卑鄙！无耻！”蔡蔡大声呵斥玉清真王。

“今天我们必须要了你的老命！”明明喊到。

孙孙也从里门出来。

“是兰孙上仙亲手杀死了平度真君。”玉清真王说。

“孙孙！你怎么能这样！”霜霜喊。

“因为”，孙孙走到霜霜他们三个那边，“从今天起，平度真君的职责，由我承担。”

“你这是要背叛天界了，兰孙上仙。”玉清真王嗤笑着说，“当年背叛民仙，现在你又要背叛天界。”

“没错，我就是要背叛天界。”

玉清真王发出了一阵笑声，然后低声说到：“去死吧。”然后，一阵狂风从玉清真王身后刮了出来，孙孙霜霜蔡蔡明明使用法力制造了一个流线型防御屏障，防住了玉清真王的狂风。

“雕虫小技。”说罢，玉清真王一跺脚，整个平度爆发了强烈的地震，猛烈的地震波震碎了孙孙他们的屏障。

“看你后面吧！”霜霜说。

玉清真王回头一看，傲霜三七已经在空中积蓄好了法力，朝着他怒吼出一道法力冲击，激起了无数扬尘。

现在轮到四位上仙了。

明明拿出酒葫芦直直的朝着玉清真王扔了出去。玉清真王左手防住傲霜三七的攻击，右手把酒葫芦打碎，然后左手一推，把傲霜三七的进攻反弹回去，直接把傲霜三七打回原形。而他的头顶，云君一拳打了过来，被玉清真王双手防住。在云君和他角力的时候，孙孙纵身一跃经烈火缠身化作一只火凤，朝着玉清真王俯冲下来。

玉清真王蓄积法力，把云君打散，然后徒手抓住了兰孙火凤的脖子。孙孙让自己身上的火焰烧的更加旺盛，然后张开翅膀，把玉清真王包裹了起来。

至此，玉清真王受到重创，再起不能。

此后，平度真君兰孙上仙孙孙、莘县道人逐霜上仙霜霜、阳信老姑荇蔡上仙蔡蔡、黄岛狐仙烛明上仙明明，继承了民仙们的法力与责任，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保佑着天下苍生。

漫谈

再试一试（杂谈）——杂谈

“拜见上仙。”

“不必多礼。”

“谢上仙。”

“汝为何而来？”

“我来向您求的一方安宁。”

“何出此言？”

“我和一个朋友提出绝交了。他经常做一些越界的事情。”

“他是在破坏你们的关系吗？”

“不是，我很感谢他曾经为我们做过的一切，也永远不会忘记。”

“也就是说，并不是他导致了你们的绝交。”

“难道您是在说，是我导致了我们绝交？可他经常做一些越界的事情啊，他做这些事情也给我造成了困扰。”

“他为你做了多少事情？”

“很多。”

“你为他做了多少事情？”

“我为什么要为他做事情，是他侵犯了我的边界感。”

“也就是说，论付出的话，是他付出的多。”

“可我没让他付出呀，他在侵犯我的边界感。”

“在他眼里，你们是什么人？”

“他说他的世界里只有我们，这很自作多情。”

“那在你眼里，他又是什么人？”

“一个普通过客。”

“也就是说，他更重视和你们的关系。”

“可是我没让他这么重视呀，他不停的在越界。”

“这已经是你第四次提到越界和边界感的问题了。”

“可事实就是这样，他就是在越界，在侵犯我的边界。”

“他这么重视你们，他就没有边界感吗？但是他愿意为你们敞开心扉，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对他敞开心扉？”

“他还未经我们同意偷偷的弄了 44 个网页、74 篇公众号、1174 张照片和 73222 字的故事，这很冒犯。”

“如果我是一个凡人，我会被感动死的，绝大多数人也会因为有这么一个重视自己的朋友被感动死的。”

“我没让他弄。”

“不是你撞的你就不去扶了吗？”

“……”

“所以说，破坏关系的不是他，付出少的一方不是他，轻视友情的也不是他。”

“可侵犯边界感的是他。”

“但敞不开心菲的是你。刚才本仙就已经说过了，他愿意放弃自己的边界，为你们敞开心扉，你们为什么就一定要强调边界，不能为他敞开心扉呢？”

“可他是男生，我们是女生。”

“他都不在意你们是女生，你们为什么要在意他是男生？”

“我们……”

“你们的友情本身就不平等，你们的付出不能与他的付出相匹配，你们的真诚不能与他的真诚相匹配，他的眼里只有你们，但你们的眼里只有自己。更重要的是，他能包容你们无数次，但你们只能包容他寥寥几次，所以是你提出的绝交。”

“我……”

“友情的不公平，不能埋怨无私的他，只能苛责自私的你。最重要的是，你们所谓的边界感，本就源于你们的自私，但是你们还以边界感为理由，轻而易举的否定了对方的付出，这叫忘恩负义。”

“……”

“难道你们真的觉得，仅凭一句边界感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忘恩负义吗？”

再试一试（亦是）——亦是杂谈

“拜见上仙。”

“不必多礼。”

“谢上仙。”

“你为何而来。”

“我来向您求得一方安宁。”

“何出此言。”

“我有一个疑惑。”

“但说无妨。”

“我的朋友们和我绝交了，她们说我越界，说我自我感动。不知我的所作所为是否和那些拥有家长权威的家长等同。”

“你觉得什么是家长权威？”

“就是家长在子女面前所谓的绝对权威。”

“它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不认错和乱认错。”

“什么是不认错？”

“就像当爸妈的把孩子逼出精神病来之后，大喊：‘我养你你还那么多意见！’”

“那什么是乱认错。”

“就像当爸妈的把孩子逼出精神病来之后，悲伤的说：‘我错就错在让你去看病。’”

“也就是说，家长权威觉得自己不会犯错？”

“然也。当爸妈的不是神，一定会犯错。”

“如果你变成了这样的家长，你会怎么样？”

“我会自掘坟墓，是真真正正死亡意义上的自掘坟墓。”

“你刚才说，你的朋友和你绝交，说你越界，说你自我感动。为什么你会觉得你的所作所为会和家长权威等同。”

“自认为不会犯错的家长，他们控制子女，逼迫子女，威胁子女，精神绑架子女，在意图不被满足的时候，他们只强调自己的付出，只强调‘我是为了你好’，从不顾自己付出的实际效果，从不顾‘这真的对你好吗’，他们很可能越界，但他们一定自我感动。”

“你控制过你的朋友吗？”

“没有。”

“你威胁过你的朋友吗？”

“没有。”

“你精神绑架过他们吗？”

“没有。”

“那你何必觉得二者等同呢？”

“可他们觉得我唠叨，觉得我跟个父亲一样，觉得我很烦。”

“如果你真是一个父亲，那你也是个没有权威的父亲。在你们的关系中，你从来都不认为你是至高无上的，事实也是如此。既然连权威都没有，那二者便不可能等同。”

“那我为何烦恼？”

“你烦恼在你对你的朋友敞开心扉，但她们却不肯对你敞开心扉，你的付出理应得到她们的回应，但她们却没有回应。”

“所以……”

“所以你不能和家长权威划等号。”

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1）——明明晶晶平地震

这里是众泉水汇聚之地——济南。

在这里，众神谢幕，人治始兴。它美好，亦不太平；它兴旺，亦有挑战；它盛大，亦将热烈。济南西部边陲，有一个无名小镇，这里坐落着济南中医学院。今日傍晚，学院里两名学生坐上了小镇的公交车，开始了他们的出行。

“终于上车了。”明明用他浑厚的男性嗓音说。

说到明明，同学们只知道他是一个来自青岛的潍坊复读生，同学们不知道的是，明明乃黄岛狐仙其人，亦是烛明上仙。他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保佑着天下苍生。

而与他同行的那位女生，名叫晶晶，不久前在明明和南斗六星的大战中，晶晶得到明明以法力制作的手串，亦获得了烛明上仙的法力。

“咱们还有多久才到啊？”晶晶问。

“大概二十分钟吧。”明明说。

今晚晶晶要外出买衣服，明明为其引路。终于，他们来到了服装城，这里琳琅满目的衣服让晶晶目不暇接，于是晶晶开始一件一件的试衣服，啊，这座服装城终于遇到了真正理解它的人。

然而晶晶试衣服的过程中，大地突然开始震动。明明意识到大事不妙，晶晶亦有这种感觉。“你看这件怎么样？”晶晶问明明，言外之意，就是情况如何。

“这件没刚才那件好看（情况不容乐观）。”明明说。

“那这件呢（有办法吗）？”晶晶说。

“这件倒是不错（我试试）。”明明说，说罢，明明开始不停地用脚尖敲击地面，用法力安抚躁动的大地。

然而这并不很管用，虽然大地的震感瞬间消失，但明明用法力感知到一股力量在驱使大地躁动不安。

“我去试试衣服。”晶晶走进了试衣间。

关上试衣间的门后，晶晶把法力聚合在手串上，须臾，手串上的十颗珠子互相分离，漂浮在晶晶的面前。“你们去看看什么情况。”晶晶说完，十颗珠子悄无声息的飞出服装城，搜寻着周围的异常情况，终于，它们发现路边的一棵大树在随着地震有节律的摇晃，这绝对是地震的来源。于是十颗珠子一颗一下，把那棵大树打成了筛子。

地震停止了。随后晶晶买了两件短袖和两条裤子，和明明一起离开了服装城。

明明和晶晶走到那棵被打成筛子的大树旁边。

“出来！”明明厉声说到。

萤火虫大小的大树精灵们从树皮下胆战心惊的飞了出来。

“你们在干什么！”明明呵斥到。

大树精灵们吱吱呀呀，表达着自己被湿虫袭扰的痛苦。

“诶？病者一身尽痛，发热，日晡所剧者，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可与麻杏苡甘汤。”晶晶说。

“是诶。”明明遂变出砂锅开始熬药，待药物熬好放凉，明明把药液泼向大树，无数的湿虫尸体呜呜泱泱的掉了出来。

解决了地震的问题，酣畅淋漓的明明和晶晶打车回到了学校，此时是晚上九点半。

自由自在（2）——乒乓球场的一次闲谈

这天晚上晶晶难得的有了空闲，于是在群里约霜霜打乒乓球，而且果然不出所料，明明看到她们打球的消息，也去到了乒乓球场。

奈何这几日被正神的事情搞得心神俱疲，明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坐着看他们两个打。

“你是说正神也盯上你了？”霜霜问。

“你的意思是正神已经打上你的注意了？”明明问。

“对呀，前天他们还派了个人来招安我。”

“他/*凡圣粗话*/，想/*凡圣粗话*/了吧。”明明愤愤地说。

“哎呀你们别急啊，至少现在没有正神是吧。”晶晶安慰他们说。

“也是，不过前几天我和毓秀神女抟鹏将军出去玩的时候还打败了一个叫九天雷祖的正神。”

“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霜霜从未听过这两个名号。

“抟鹏将军你们见过的，就上次跟我们一起打羽毛球那个。”明明说。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啊。”晶晶说。

“你有对付正神的计划吗？哎呦好球！”霜霜说。

“目前还没有，但是我警告了正神界，如果他们敢踏足济南，杀无赦。”明明说。

“合着那天是你喊的”，晶晶笑着说，“我当时快睡着了让你给喊醒了。”

三个人都笑了。

“对了，霜霜看到没，晶晶这身衣服是那天晚上买的。”明明说。

“哎呀，你不说我还没看见。”

“哎呀，这么大身衣服你没看见。”晶晶笑着说。

“哎呀，这回看见了。”霜霜也笑了。

打完球他们三个去餐厅吃饭。

“你们看。”明明翻出一张照片来。

“这是你扎的吗？”晶晶问。

“对，这个阿姨膝盖不好，我给他扎了四针。”明明说。

“效果怎样？”霜霜问。

“他当时说膝盖好点了，但今天又不好了。”

“你扎的哪里？”晶晶接着问。

“太冲行间侠溪足临泣。”

“什么证？”晶晶又问。

“我也不知道，老师就这么扎的。”

“你这……”霜霜无语了，“一个中医竟然能不辨证。”

“我们又没学针灸，我这扎针都是跟老师学的。”

“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先辨证再扎。”晶晶说。

……

聊着聊着他们谈到了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

“你们怎么认识的？”霜霜问明明。

“就之前一块儿上课认识的。”明明说。

“哎对了，什么时候让我们去看看你们的房车怎么样？”晶晶说。

“行啊，等什么时候有空就带你们去看。”

“他们不会有意见吧？”霜霜又问。

“他俩？他俩不可能有意见。”

“你确定？”霜霜不太相信的说。

“我当然确定，之前毓秀神女迷路的时候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他俩不跟你们一样有那么多顾忌。”

“原来是这样。”晶晶说，“等会儿你们去哪里？”

“我要回趟家，三教封了，我无处可去了。”霜霜说。

“霜霜回家，就像坐电梯去四楼一样简单。”明明说。

“真好，我也想半小时就回家。”晶晶说。

自由自在（3）——莱西太傅

严寒的冬天过去了。

这天，晶晶完成了她的工作，于是沉迷乒乓球的她，再一次把明明叫了出来。

打球的过程中，他们顺便聊天。

“你最近怎么样？”晶晶问。

“最近不太好，差点让那些正神气死。”明明说。

“这次是哪个正神？”

“北极紫微大帝。”

“他干什么了？”

“他纵容人口买卖，还滥行杀生，把一个女孩给杀了。诶，好球。”

“啊？这不胡闹嘛！”

“这事儿给我是越想越气，总有一天我要好好收拾了这个欠收拾的东西。”

“哎……”

“不说他了。你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最近济南的泉水纷纷异动。”

“是谁说的？”

“我说的。”明明笑了出来。

“哎呀，你……”晶晶也笑了。

“几天前我和毓秀神女抟鹏将军去黄河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去年我们在大明湖杀了一条白蛇，几天前我们杀了一头猛虎。他们分别和白泉黑虎泉有关。”

“照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其他泉水也会异动。”

“不排除这种可能，并且很有可能。”

“那我们岂不是得准备起来了？”

“目前还不用惊慌，我们三个会出手的，不过说起来，你认识莱西太傅吗？”

“莱西太傅？那是谁？”

“是莱西的民仙。”

“民仙？民仙不是已经灭亡了吗？”

“只能说是平度真君莘县道人他们四个灭亡了，也不能算是灭亡，我们继承了他们。或许莱西太傅能教你更多东西。”

“你教我的应该够了吧。”

“不大够，现在泉水异动，你得多学点东西为好。”

“好吧。”

他们又打了一会儿球，明明累了。

“请问我能跟你一块儿打球吗？”一个老人走了过来。

“当然可以老师。”

“我不是老师。”

“哦，当然可以爷爷。”

晶晶开始打球了。

“你打的很厉害啊。”那个爷爷说。

“哎呀，都是明明教得好。”

“既然这样我们来点儿更好玩的怎么样？”

“好啊，您想怎么打？”

“来，接球。”

一瞬间，那个爷爷打出了一个飞快的球，晶晶被动防御，顶住了这一球。接下来又是好几个攻击力非常大的球，没办法，晶晶只好使用法力，进行防御，伺机进攻。终于，晶晶找到了机会，将对方一击击杀。

晶晶大口喘着粗气。

“不错不错，晶晶果然深得烛明上仙法力。”

“啊，您认得我？”

“太傅，你别戏弄她了。”

“啊，您就是莱西太傅？”

“对，我就是。”

“太傅果然还是人老心不老。”明明说。

“上仙放心，我会把我所有的一切，全部教给晶晶的。”

“太傅是住在学校了吗？”晶晶问。

“我不住在学校，但我确实在你们这个兔子都没有的荒郊野岭住着。哎你们这地方，真奇怪，我提个意见，他们竟然对提意见的人有意见。”

“你直接往省政府提，你别给这帮子人提啊。”

“那不行，总有一天我要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自由自在（4）——太傅指点晶晶

晶晶来到了和莱西太傅约定的地点。

“诶？明明没来吗？”晶晶问。

“这个时候烛明上仙应该已经打进紫微大帝的地盘了。”太傅说。

“啥？”

“不要紧，烛明上仙法力高强，没事儿的。”

“那就好，话说太傅约我到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指导我吗？”

“当然，不知晶晶是否能够彻底掌控自己手中的法力了？”

晶晶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能掌握十分之六七了吧，很多时候我还是会忘记我还有法力。”

“十分之六七可不行。如果不能百分之百的掌控法力，就极有可能被利用。”

“太傅所说的利用是指什么？”

“你看这里。”

晶晶看向太傅的手，自己的手串竟然不知何时被太傅窃取。

“而现在”，太傅说，“我可以使用你的法力”，太傅让自己分散成了无数的水珠，又在晶晶身后聚合成形，“就像现在这样。”

“敢问太傅我该如何掌控自己的法力？”

“你和抚琴上仙一样，法力来自于外物，除了多加使用，别无他法。”

“可我也用过很多次了，但现在依然无法掌控。”

“等你把这串珠子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之后，你就能掌控了。”

几天后，明明霜霜晶晶兆宏在操场玩飞盘。

“前几天我听太傅说明明杀进天界了。”晶晶说。

“啊？”霜霜感到震惊，她对明明说：“你自己单杀天界？”

“哪能我自己单杀天界？当然是跟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一起。”

“哇塞，就你们三个人诶。”兆宏说。

“只能说那北极紫微大帝太气人，不过好在最后是他及时醒悟，我们没说打的他死我活。”明明说。

“那你们……和好了？”霜霜问。

“也不能说是和好，最后紫微大帝把自己关在院子里，然后院子里夸夸夸好几道天雷降下来。”

“挨，那你们呢？”晶晶问。

“我们在院子外面，享受着他给我们准备的大餐。”明明说，“对了，晶晶跟太傅学的怎样？”

“那天莱西太傅说让这串手链成为我的一部分，但我现在还感觉不对。”晶晶说。

“是哪里不对。”兆宏说。

“就……”，晶晶说，“就总感觉它是外物，嗯对，它是外物。”

“外物啥，给你了就是你的。”明明说。

“哎呀，是我的我也得跟它增进增进感情吧。”晶晶说。

“要不你试试让它消失？”霜霜说。

“这可以吗？”怀疑自己的那一刻，晶晶的手串成功消失了。

“诶，这不是可以了？”兆宏说。

“啊！那我岂不是没法力可用了。”正说着，晶晶又把手串变了出来。

明明笑了，“看来这个手串认识你了”，他说。

“对呀，现在你可以跟我们一样了。”霜霜兴奋的说。

“可以飞吗？”兆宏问。

晶晶试了试，自己真的漂浮了起来。

“不错不错，太傅教学生就是厉害。”明明一边鼓掌一边笑着说。

然后他们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极限飞盘运动。

自由自在（5）——青青明明游明水古城

明明给青青发消息，问他去不去明水古城。青青爽快的答应了。

于是三天后，两个人坐上了前往章丘的火车。

在火车上，青青谈起了他最近碰到的一件事情。

“说起来，最近向阳的病情又加重了。”青青说。

“向阳？向阳是谁。”

“昂，我的一个病号。”

“他怎么了？”明明问。

“她已经好久不来月经了，按说女性在三十五岁后卵巢功能才开始下降，绝经年龄应该在四十九岁才对。”

“月经的问题，不是应该从肾虚肝郁血虚来考虑吗？”

“我就是这么考虑的”，青青说，“但没用啊。”

“要不你让她去我那里，我给她看看？”明明说。

“是我医术尚浅，有赖你了。”

半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明水古城。

两个人在古城走着，整座古城给他们一种马上就要黄了的感觉，最近的招牌都是去年的，不过好在古城的水还是能看的，又绿又清澈，只是上面漂浮了一层柳絮，看着有些别扭。

“这柳絮飘得好烦人。”明明说。

“嗯？需要用镰刀吗？”青青手拿镰刀跃跃欲试。

“哈？你从哪里弄来的镰刀？”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就是一变就变出来了。”

“看来这把镰刀喜欢你”，明明说，“但以你现在的法力，貌似不能一改整座景区，你需要吸收点法力。”

“从哪里吸收法力？”

“最近济南泉水异动，你直接从泉水里吸收吧，也让泉水们安静点儿。”

首先，青青和明明去到了梅花泉，那个比趵突泉还热烈的泉水。青青刚把手伸进泉水，一股感受直冲他的脑海，吓得他急忙把手拿出来。但缓了一会儿后，他又重新把手放了进去，耐心感受着来自泉水的法力，让法力进入自己的肉体。

然后，青青和明明来到了金镜泉，那个在烈日下金光闪闪的泉水。青青把手放进泉水，一股清凉瞬间传遍了他的每一寸肌肤，烈日当空，青青舒服的感受着泉水的力量。

接着，青青和明明去到了墨泉，那个水深如墨的泉水。这次不需要伸手，远远的青青就感受到那零点三方每秒的泉水蕴含的法力。获得墨泉的法力后，青青感到全身的经络都通畅了。

最后，他们来到了百脉泉。百脉泉者，百脉一宗，泉水呈水珠状从池底漂浮而上。这泉水做好的法力让青青入了神，他闭上眼睛，张开双臂，右手拿着的镰刀现出金光，他睁开眼，把镰刀使劲一挥，仿佛劈开千斤重物，刹那间，明水古城狂风四起，所有的柳絮一并被青青肃清。

“不得不说，这地方真不错，唯一的缺点是可能要黄了。”明明说。

“这么好的地方，我很不希望它黄。”青青说。

“不过没啥，就算黄了，这里的法力已经为你所用了，黄了也没事儿了。”

“哦，老天，它可千万别黄啊，它要黄了我得找相关部门好好沟通沟通。”

自由自在（6）——明明和青青的闲谈

这是一个晴朗的傍晚，青青正在学校小门口的各个摊贩手中物色自己的晚餐。就在他刚买下一杯西瓜汁的时候，明明发来了消息：“去超意兴吗？”

青青果断的说好，然后在小门口等待明明。明明到来后，两个人骑车前往了超意兴吃饭。

吃饭的时候，两个人谈到了向阳。

“对了，话说向阳的病治好了吗？”青青问。

“哦对，你不说我还忘了告诉你了，向阳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明明说。

“啊？”

“向阳是上古之人。”

听到上古之人四个字，青青又清楚又迷惑的说：“上古之人，你是说其知道？”

“不是”，明明说，“她早就死去了，我们所认识的向阳，只是过去那个人的投影。”

“也就是说向阳死了？”

“也不能说是死了，只能说是消失了，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说到这里，青青明白了过来：“哦，原来是这样。”

“向阳的事情已经解决了，说起来现在该说你的问题了。”

“我？”

“对啊，你明水古城那一镰刀切到正神界的尾巴了，最近来了好几个正神问我你的名号。”

“我好像没有名号。”青青说。

“那现在起一个吧。”明明说。

“我的法力是你给的，你帮我起吧。”

“既然这样，那叫青禾如何？”明明说。

“青禾，青禾上仙吗？”青青说。

“是的，青禾上仙。”

“真是不错的名号”，青青说，“哎，光说我了，你最近怎么样？”

“我？”明明说，“还那样，和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周游四方顺便去了一趟红纪之地。”

“红纪之地的药材应该不错吧。”

“确实不错”，明明说，“他们的龙眼肉甘甜可口，补益之力甚佳，不一样的是，这次没有争斗，就是和毓秀神女去逛了一圈。”

“我还没去过红纪之地，之前那里发生了什么？”青青问。

“之前……”明明说，“之前我与曦和上仙在红纪之地战胜了拥有共工神力的兰孙阖佳两位上仙。也就是去年的下半年的事儿，当时的动静你应该有感觉。”

“合着那个巨大的震动是你们弄出来的。”

“应该就是了。”明明说。

“那这么看来在红纪之地也是有着一段故事的了。”

“对的。”明明说。

“说起来名号的事情，晶晶是不是还没名号？”

“晶晶？晶晶自己起了，叫紫晶。”明明说。

“紫晶上仙，也不错啊。”青青说。

吃完饭，两个人在商业街逛了一会儿，待天色渐渐昏暗了下来，两个人骑着车离开了商业街。

啊，这又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没有风波，没有浪潮，没有打斗，没有交战，有的只是两个拥有法力的普通人，和一片万家灯火的居民区，以及几个学校，和一条繁忙的大学路。

这和谐的日子，这美好的夜晚，以及那无事发生又丰富多彩而惊险刺激的人间，希望它能维持足够长的时间吧。

自由自在（7）——太傅遇险

这本该是一个安静的白天。

莱西太傅踉踉跄跄的从厂房中跑出来，他把手放在地上一只已经死亡的麻雀身上，给了他另一次生命。“去找晶晶，让她来救我。”太傅说。

鸟儿飞走了，太傅也倒在了地上。

此时的济南，晴空万里，阳光高照，晶晶正和霜霜在操场遛弯。太傅所托付的鸟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济南，落在了晶晶的头顶。

晶晶见一只麻雀落在自己的头顶，抬手就要把他赶走。

然后麻雀开口了：“晶晶，莱西太傅需要你。”

“什么？太傅！”晶晶诧异的说。

据麻雀所说，太傅前往协和医院看病，偶遇一个姓董的大夫做手术把手术刀落在了患者体内。就在两方为此争执不下的时候，董大夫突然冷笑一声，威胁到要让患者付出代价。听到董大夫这么说，莱西太傅果断出手，打断了董医生的门牙。可谁知董医生身后有坐鹿罗汉保佑，于是莱西太傅和坐鹿罗汉在医院里进行了一场大战，最后太傅败下阵来。

听到这个消息，霜霜召唤出她那名为傲霜三七的四足两翼巨龙，带着晶晶一起飞往北京。

“霜霜，你说太傅不会有事儿吧。”晶晶说。

“不会，太傅身经百战，不会有事儿的。”霜霜说。

终于，他们抵达了北京，一番辗转，他们到达了协和医院，两个人走在医院里，寻找着莱西太傅的踪迹。

“看得出来坐鹿罗汉已经控制了这里，太傅既然能用一只麻雀给我们发信号，想必是已经逃到了医院楼外，但我们却找不到太傅的踪迹。”霜霜说。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晶晶问。

“既然在外面找不到太傅的踪迹，那我们进楼吧。”霜霜说。

“你是说……直接进入坐鹿罗汉的陷阱？”晶晶问。

“没错，就是要直接进去。”

霜霜和晶晶进入了医院的大楼，他们一层层的搜查，希望能够找到坐鹿罗汉或者是莱西太傅的踪迹。

“诶，霜霜你看，这有一个姓董的大夫。”

霜霜看去，晶晶正指着墙上的宣传栏。

“那我们去看看吧。”霜霜说。

他们去到了董医生所在的科室，此时的董医生还没有回到诊室，想必是正在和坐鹿罗汉毁尸灭迹。

想到这里，晶晶越发担心起来，于是她大喊：“姓董的！出来见我！”

这一喊把医院所有人都吓得不轻，包括董医生。

董医生从诊区的暗门刚走了出来，晶晶就一把掐住他的脖子，质问他道：“你把太傅藏到哪里去了！”

但董大夫没有惊慌，也没有害怕，他说：“小姑娘，说大话是会害了自己的。”

“哦？”晶晶用法力给诊区刮了一趟穿堂风，然后董大夫面露惊恐，他知道此时掐住他的也是一个神仙，并且法力不逊于坐鹿罗汉。

“请紫晶上仙放过他吧。”坐鹿罗汉走了出来。

“想得美！现在就立刻告诉我太傅的下落！”

自由自在（8）——真正成为了凡圣

听闻晶晶一定要追问莱西太傅的下落，坐鹿罗汉说：“紫晶上仙可否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莱西太傅公然伤害罗汉保佑的人选，与正神界作对，他该死。”

“你！”晶晶愤怒的说：“果然，正神界在保佑人间的事情上，不但做的不好，而且还不称职。什么样的人都能得到罗汉保佑的话，那么这个保佑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说罢，晶晶一把将董医生扔出窗外，几秒钟自由落体后，董医生坠亡。

“善哉！”坐鹿罗汉默念。

“罗汉莫非还想与我们一战。”霜霜说。

“既然你们杀害了我保佑的对象，那我是一定要与你们一战了。善哉。”

“少在这里善哉！”霜霜一拳打了过去，把罗汉打飞数米。罗汉凭借自身的内力，稳稳的站在地面上。

霜霜继续进攻，一直把罗汉逼出窗外。离开了大楼，坐鹿罗汉的鹿和逐霜上仙的龙在空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双方打得不分上下。而地面上，逐霜上仙和坐鹿罗汉则打的有来有回。

晶晶见霜霜牵制住了坐鹿罗汉，自己打开了诊区的暗门，果然，莱西太傅倒在里面。晶晶立刻拿出针来，一下子扎在了太傅的人中上，太傅触电一样的反弹了一下随即醒来。

“你没事吧太傅！”晶晶喊到。

“我没事儿了，晶晶果然来了。”莱西太傅说。

“太傅没事儿了，那我去帮霜霜了。”

“好。”

晶晶从窗户跳下来，和霜霜一同与坐鹿罗汉作战。

“神鹿下来！”坐鹿罗汉喊到。神鹿应声而下，其触及地面的那一刻，整个北京城爆发了巨大的地震。

“既然两位上仙使出了真本事，那老衲便不再留手了。”坐鹿罗汉说。

地震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坐鹿罗汉感受到一股来自镰刀的巨大法力，将神鹿瞬间划伤，随即地震停止。

“嗨，你们好。”

“是青青！”霜霜喊。

“青禾上仙也要与正神界作对吗？”坐鹿罗汉恶狠狠的说。

“好像我本来就在和正神界作对。”青青说。

“罢了，罢了。”坐鹿罗汉说：“既然这样，老衲只能让你们葬送在这片土地上了。”

“您好像不能。”晶晶说。随即罗汉周身出现了六颗珠子，变化为六根缆绳，把罗汉紧紧的捆住。

“您将不能再次胡作非为。”晶晶说。

“您的行为已经表明，正神界的所作所为不但做的不好，而且很不称职。”霜霜说，“我们会把您送回正神界，晶晶的这些缆绳会在六天后解开，希望这六天您能好好反思自己。”

成功营救了莱西太傅，太傅决定请霜霜晶晶青青吃饭。

“对了，青青怎么也来北京了？”太傅问。

“我来北京旅游，恰好看到你们。”青青说。

“看得出来，青青和晶晶也拥有保佑天下苍生的能力了。”太傅说。

是的，从烛明上仙获得法力的紫晶上仙和青禾上仙，真正成为了凡圣。